



极简宇宙

除了频率，宇宙什么也不是

The Resonance Key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Vibration, Consciousness,
and the Zero Point Grid

[美] 玛丽·D. 琼斯 / 拉里·弗拉克斯曼 著 蒋红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极简宇宙: 除了频率, 宇宙什么也不是 / (美) 琼

斯 (Jones,M.D.), (美) 弗拉克斯曼 (Flaxman,L.) 著 ;

蒋红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14-08165-0

I . ①极... II . ①琼... ②弗... ③蒋... III . ①宇宙学
— 普及读物 IV . ① P15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2) 第088300 号

The Resonance Key

by Marie D. Jones and Larry Flaxman

Copyright 2009 by Marie D. Jones and Larry Flax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New Page Books.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The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c/o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1-697

书 名 极简宇宙: 除了频率, 宇宙什么也不是

著者 [美] 玛丽·D. 琼斯/ 拉里·弗拉克斯曼

译者 蒋红

责任编辑 刘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146 千字

版次 2012 年7 月第1 版 2012 年7 月第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165-0

定价 3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极简宇宙》（The Resonance Key: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Vibration, Consciousness, and the Zero Point Grid）是一本开拓思维的力量，能够让读者踏上一个充满古老智慧和前沿理论的探索旅途，这些理论涵盖一系列广阔的主题，如物质的振动本质，振动的治疗作用，超自然现象与振动的联系，零点能量以及意识的发展等。书中包括许多独特的见解、轶事和引文。这本书对于那些想要知道思维的终极秘密和宇宙的基础结构的人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马克·J. 赛弗尔博士（Marc J.Seifer），

《内在之旅：从弗洛伊德到葛吉夫》

（Inward Journey: From Freud to Gurdjieff）作者

玛丽·D.琼斯（Marie D.Jones）和拉里·弗拉克斯曼（Larry Flaxman）将最前沿的科学研究独特地集合起来，探索了关于大脑和人类意识、远古文明是否拥有共振和振动频率知识的可能性等问题，他们完成了一部引人入胜且具有高度可读性的作品，对现实本质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这本书不仅仅是作者为缩小科学和超自然现象的差距所做出的勇敢尝试，它本身也是一部十分有趣的读物。

——布莱尔·霍顿（Brian Haughton），

《超自然力量指南》（Handbook of Paranormal Powers）作者

这本书是一次关于我们的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既刺激又充满生气的探索，探索了现实存在的人类意识和更大的真实之间独特的、如和声般的关系。

——迈克尔·海耶斯(Michael Hayes),

《神秘的DNA密码》（The Hermetic Code in DNA）作者

作者基于各种各样的背景，用明晰的思维，有条不紊地研究了共振现象及其与超自然现象之间的关联。作者进行了深邃的探索，戏剧般地改变了关于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观点，开辟了一条通向新的未知世界之路。这本书具有互动性，并带有作者个人的风格，任何读者都会不自觉地感到是在和作者一起进行令人兴奋的探索。

——杰·阿尔弗雷德（Jay Alfred），

《我们看不见的身体》（Our Invisible Bodies）作者

理解共振是理解现实本质的基础。通过探索金字塔，共振武器，共振治疗，幻觉的产生，遇鬼事件，超自然电子异象和其他超自然异常现象，琼斯和弗拉克斯曼引领读者对共振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探索。共振就是打开这些秘密之门的钥匙！

——罗伯特·M.肖赫博士（Robert M.Schoch），

《超心理学革命》（The Parapsychology Revolution）作者

献给

马克思（Max）和玛丽·爱莎（Mary Essa）

【致谢】

在此，玛丽和拉里想要感谢莉莎·哈根（Lisa Hagan），一位非常杰出的代理人、朋友和助手，感谢她对我们的工作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同时，也要感谢迈克尔·派（Michael Pye）、劳瑞·凯利（Laurie Kelly），以及在新页图书公司（New Page Books）工作的所有员工，你们都是最棒的！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研究，并且将它展现给全世界。同样也要感谢在沃里克联合公司（Warwick Associates）工作的优秀员工们，感谢你们对本书极好的宣传和推销。当然，也要感谢苏珊妮·韦弗（Suzanne Weaver），感谢她了不起的网页设计。

玛丽在此感谢：

我的妈妈米莉（Milly），以及我的爸爸约翰（John），感谢你们从未嘲笑过我的梦想，即便是我在后院弄出了数个大洞，拿着小锤在纽约爬贝尔山闹出滑稽无比的尴尬，也从未对我的一些离奇的想法表示过怀疑。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妹妹安吉拉（Angella），我的弟弟小约翰（John），以及我其他的家人：温妮（Winnie），艾弗伦和金（Efren and kin），阿兰娜（Alana），艾伦（Aaron）和阿瓦金（Avakians），拉克特一家（The LaContes）。此外，还要感谢所有支持我并且相信我能达到目标的朋友和同事。感谢我的读者朋友，感谢通过广播收听我们书内容的朋友，同样，也感谢今天到这听我演说的朋友们。我很感激这一切，甚至超过了你们所看到的。没有读者，一名作家就仅仅只是一个会把字写在纸上的人。是你们让这一切在我身上成为现实，是你们让我成为一名作家。最应该感谢的是让我心灵产生共鸣的、我的最重要的伙伴——马克思（Max）。你是一个十足的怪才，只有上帝知道你来自什么星球，但是你每天都鼓励我，让我思考，并提醒我生活是如此美好。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虽然你才八岁。我亲爱的朋友兼搭档——拉里·弗拉克斯曼，在我整个杂乱无章、起起伏伏的写作过程当中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们彼此相识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但如今却一起达到了如此成就！将来，我们的合作关系将更加紧密，我们所有的目标都会实现。以前从未想象我会和一个搭档一起工作，你的出现，证明我以前的观念是多么错误。

拉里在此感谢：

下一本书，我将写下更多的感谢！因为在我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有太多人给予我帮助，需要整整一本书才能记下他们的名字。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你们相信我，一直激励我，你们不仅是我的英雄，而且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感谢我的弟弟约翰（Jon），从你身上，我学到了精力充沛、魄力，以及乐观的信念，这些，都只能是弟弟能给予的东西。感谢我的妻子，艾米丽（Emily）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并且理解我的繁忙，尤其是在我夜以继日地写作的时候，而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粉丝们，特别要感谢使我在这一领域获得成长的批评家们，谢谢你们！是你们让我坚定了立场，保持了清醒，并且勇往直前。最真挚的感谢要送给我的“小搭档”——我的女儿，玛丽·爱莎（Mary Essa）。和你在一起的每一秒，不仅让我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也让我意识到自身的可贵。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什么东西可以渗入到灵魂深处。不管我们是一起看《卡由》（Caillou），《神龙传说》（Dragon Tales），或者《贝贝熊》（Berenstain Bears），或是在公园玩耍，或是阅读《神奇南希》（Fancy Nancy）和《探险者朵拉》（Dora the Explorer），抑或仅仅是闲逛和逗玩小狗嘟嘟和小猫咪时，我都会对生活充满新的希望，充满感激。我爱你，我的女儿！

天才不是靠高智商或者想象力，也不是靠两者的结合。天才的成就是靠爱，爱才是成为天才的核心因素。

——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最后，我一定要特别感谢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兼搭档，玛丽·琼斯。我拜读你的著作，接触和认识你，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谁又会猜到我们竟相处得如此融洽，并且最终一起努力将我们共同的理念与成果公之于众。至于你的孩子，我该从何说起呢？马克思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那无穷的幽默和灵感。他的一些问题（“‘鬼魂’会排便吗？”）确实给我们的创意带来启发。你的理解、激励和帮助都十分有价值。希望我们能长期保持这种良好的合作。

目录

【序言】

【导读】

【引言】

第一章 什么是频率？

第二章 共振复兴的背后

第三章 是共振建造了金字塔吗？

第四章 超自然频率

第五章 禁忌的频率——共振的阴暗面

第六章 有益的振动：共振的治疗作用

第七章 现实生成器：大脑既是感知器也是接收器

第八章 超意识现象

第九章 现实的基础结构

第十章 网格里的“鬼魂”

第十一章 在网格中漫游：振动、意识和零点网格

【关于作者】

【序言】

数月前，玛丽·琼斯和拉里·弗拉克斯曼让我给他们的书《11：11，时间的暗示》（11：11 The Time Prompt Phenomenon）作序，因为拉里是我的朋友，我有责任试着去看懂这本满是图表、图片和数据的手稿。并且，拉里是和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合作，这位数学家使用了一种高远而不晦涩的方法去探索“时间暗示现象”。

我很惊喜地发现这部合著是一本十分精彩的读物，它将复杂的理论用通俗且详尽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后来，我在一次脱口秀采访中见到了玛丽，我发现她不仅是数学家，而且对人文学科也颇有研究。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作者非常优秀，擅于将极其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读者便于理解。总之，阅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一次很好的“振动”。

在《极简宇宙》这本书中，琼斯和弗拉克斯曼解释了这样一个深奥且复杂的问题，即我们对评价某人或者某物的“振动”时的理解。书中提到了宇宙给我们发送的“振动”不仅仅是来自沙滩男孩歌曲中的一段歌词，或者是来自我们年轻时为装酷而说出来的话。

这种振动即是共振，一种同时发生的频率，一种集中的引力，“去认可或者证明之前不存在的东西。”

琼斯和弗拉克斯曼告诉我们，振动即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共振频率，意识是我们内心力量所创造的一种工作方式，而零点网格则是创造一切“潜在的水池”。

我们每个人散播出的能量将决定它自身的结果，因而我们就成为了自己命运的发生器。摘抄一段来自作家桑德拉·安·泰勒（Sandra Ann Taylor）的话：“正是我们自身的振动和我们的意识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了我们需要证明的东西……信念，思想，现实物体。所发出的即是我们所收到的。”

而我们的现实世界，则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经过循环往复所创造出来的，如全息的网格，并且其能够通过学习神圣几何学而得到最好的理解。这些网格是由声、光和色彩组成的矩阵，是由我们实际地经历时间和情感而产生的。现实世界是永不停止的过程，由改变、生成和扩张所

组成。一成不变的现实永不存在。

琼斯和弗拉克斯曼主张，零点网格是一切物质形式，思维和行动的存储器，是我们必须去探寻的地方，在那里，观念成为实物，灵感变成发明，作者提醒我们，一切物质都始于思维。我一直都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最初的意义，那就是原住民和土著的文化有一个现象，他们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谱写了歌曲，为创造，为生存，为死亡。很多古老的文明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相信远祖们用歌曲创造了世界。

对人类声音的认识经常使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圣约翰（St.John）在《圣经》开头第一段所讲到的：“太初有道（word）”。对此，鲁伯特·谢尔德拉克（Rupert Sheldrake）曾做过评注，在他看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最初，即是伴随着意识、意义和振动本质的宇宙创造过程。”

现实世界即是精神的产物。琼斯和弗拉克斯曼认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处于自身的意识之中，并与我们所希望创造的发生共振。

玛丽和拉里，你们再一次深深地震撼了我。你们的新书使我充满了“畅快的振动”，让我对这个世界唱出了我的心声。

——布拉德·斯蒂格（Brad Steiger）

关于超自然现象的170本书的作者/合著

【导读】

新物理学将不得不解释“意识领域”的问题，并可能会涉及到这样一个观念：智慧和意识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需要一个物质形态。

——克劳德·斯万森（Claude Swanson）

《同步宇宙》（The Synchronized Universe）

连贯的时空结构从理论上使在一定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实时通讯成为可能。从实践上，这就意味着一个广阔的未探索的领域，因为非线性结构的时间概念，对于传统的西方科学架构来说完全是相异的。

——梅万和博士（Mae Wan Ho）

《彩虹和虫洞》（The Rainbow and the Worm）

你是否曾躺着仰望那璀璨星空，思忖你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作为人类永恒疑问的一部分，你考虑的可能不仅仅是你的生命所处的位置，而且也是现实世界的本质。

现实世界真的只是简简单单地如我们双眼所看到的，在我们的三维世界之中？它只是简单地由我们传统的五感——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所组成？是我们的身体感知定义了现实的本质，还是另有其它？或许答案就在两者之间，很可能，它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更有意义且更为重要。

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里面来一会儿，而不是仅盯着外部。

如果真正的现实本质就像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地由不同层面的现实组成，当剥开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有创造力的、有自我再生能力的网状核心，一个包含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的基础结构。

它就是一切事物的来源，相互联系着，处于一个网状结构当中。

当现代的理论物理学家寻找一个统一的“一切的理论”，这个理论会将四项基本的自然力量压缩为一个在数学上合理的真理。那些勇于探索

新超自然现象的人们，也开始致力于寻找一个有聚合力的理论，这一理论将帮助我们解释大量的未知现象，UFO，“鬼魂”，喧闹鬼，神秘生物，神秘的能量漩涡，千里眼，心灵感应，超感视，念力，心灵传输。

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它们从哪里来？是怎样一种物理机制促使他们在我们的三维世界中显现？尽管这些现象的动机、方法和推理可能不同，而科学家和超自然现象研究者最终都努力地去探知同样的事实，回答同样的问题。

现实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感知和经历现实世界的时候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随着一些前沿学科如量子理论，大脑研究和意识研究的最新发现，一切超自然理论或许会更加接近于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更激动人心的是，同样的理论或许是物理学家和别的科学家们试图了解宇宙是怎样运转的真正的圣杯，更别提了解我们人类是怎样运转的。在这一切令人兴奋的背后，就是本书作者所称的“一个R开头的词”：共振（Resonance）。

共振的定义是两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当一个发生振动时，引起另一个物体振动的现象。这听起来或许很简单，在某些情况下也确实如此。想象一下，一个人敲击音符能使酒杯破碎，原因是这个音符的频率和玻璃的自然频率一样。我们或许看不见，但是世间万物都处于运动的状态之中，这种运动在固体物上就体现为振动。当一个物体和另外的物体保持一致时，所产生的振动就称之为共振。共振现象存在于很多平常的事物当中，比如电吉他产生的回啸，用微波炉烘焙食物等。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及超自然研究者将共振视为一个可能解释终极问题的假说，具有解释一切的潜在可能。这一综合理论或许能够消除科学现象和超自然现象之间的隔阂，抑或能进一步解释介于它们之间的现实的每一个方面。这一理论集中于物质的振动性质，涉及自然和“非自然”世界，以及集中于和声学 and 声音学。实际上，正如我们将展现给你的那样，共振几乎和已报道的所有种类的神秘现象之间都有一种特殊的联系。

但如果说共振是能解释一切的基础理论，或者至少是解释我们认为的异常的或者超自然现象的最好理论，那么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现实、感觉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共振能够证明超自然现象，而意识

是否是其所依赖的途径？从我们所经历的最平凡的到最神奇的事情，共振又是否能证明现实世界的每一方面？

作为神志清醒的、有知觉的人，我们是否有发言权说我们自己在或者不在经历着超自然？难道那些事件完全是我们的主观臆造？或者，如作者所相信的那样，我们的个人意识与某种更宏大的、产生一切物质和形式的现实有所关联？大量的意识能不能产生超自然现象的波动，一种如“传染病”般的共享经历？现实和意识之间是否有解不开的联系？

问题。我们都有诸多的问题。法国著名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提醒我们：“用问题而不是答案去判断别的人。”

历经十年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证据，那就是意识的本质与下列因素有关联：一个是意识显现的程度，一个是大脑中活跃地聚合于同步状态的神经元数量。

这种状态一般只持续数毫秒，然后这些神经元再重新聚合，进而出现连续不断变化着的意识。有没有可能我们所看到的超自然现象，即是大脑正经历着某种特殊的瞬间的大量神经元的聚合，恰恰是在这一时间产生了一个变化了的感知状态。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确定一个系统在何种范围拥有意识的条件。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意识是由我们大脑的某些部分产生的，如丘脑皮层部分，而不是其他部分，如小脑。

我们还需要理解为什么意识（consciousness）在失眠的时候，在做梦的时候，在没做梦的时候，即在完全没有意识（awareness）的时候与平常完全不一样。

但仅仅是意识与现实的显现有关联吗？苏格拉底（Socrates）曾经说过，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相反，泰勒斯（Thales）、普罗提诺（Plotinus）和其他泛心论者（Panpsychism），则将意识和意识的经历视为现实世界的基本特征。

通常我们认为，一切物质的产生可归结为粒子的运动，从而由下至上产生一系列的因果反应。但还有另外一种世界观问道：是否真的是意识产生了一切，正如许多形而上学的研究团体所提出的那样？也就是说，意识是不是产生一切的基础？

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的自由意志是确实真实存在的，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行动的时候，我们是在与因果力（causal power）发生作用，引起事物产生的是我们的意识意志。物质从基本粒子上来说，原则上可能仍然是产生事物的原因，因而存在着之上的原因，但同时，另外还有一种之下的原因，即是产生创造力、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的我们的意识。

现实世界是包罗万象的，然而又仿似蒙上了面纱，似乎一直不能被我们完全理解。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是始终不变的：共振和“一切事物”之间的联系。本书的作者是《黑客帝国》（Matrix）三部曲的超级粉丝，或许在尼奥（Neo）虚构的冒险中有一丝真相。正如孟菲斯（Morpheus）所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在此之后，就无法回头。你若吃下这粒蓝色的药丸，故事就将结束，你将会从你的床上醒来并相信你想要相信的。你若吃下这粒红色药丸，你会一直待在这梦幻世界里，我会带你看看这个兔子洞有多深。”

你愿意吃下哪一粒药丸？

【引言】

在本书正文的内容中，你将看到有许多零散的观点贯穿始终。这就意味着一些经过挑选的作者的真实经历，且与之前所讲的一些概念有关的内容将会在书中有所描述。尽管我们不能提供不可否认的关于振动意识和零点网格的证据，但我们提供了来自实在经验的证据，这种证据在现实世界里非常之多。大多数充满怀疑的和热心的科学家都能够证明和想象出来。你们若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则必将明白。

第一章 什么是频率？

我将花费所有的时间来研究共振，我号召大家跟我一起这样做。

——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

还记得那些低档的投币振动床吗？20世纪70年代，它们在几乎所有汽车旅馆中都非常流行。当有人呼叫你时会不停振动的数字寻呼机又如何？是否曾有无数的白痴，在半夜大声放着最新的嘻哈热曲并开车呼啸穿过你居住的街区？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在振动着。从看不见的光子聚合构成了我们用来看书的灯光，到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一切事物都存在着振动、频率和共振。我们所感知的固体物也不例外，在其之下全是振动波和微粒。即便是下降到亚原子这个层面也是如此。它们的存在就像海洋的浪花般跳进跳出。

根据物理学，共振被描述为在某个频率的最大振幅产生震荡的一个系统趋向。尽管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过分简化的定义，共振的确还有更多的意义。振动频率的科学同步并创造了放大现象，不管它是声音、能量还是力度。人类的行为告诉我们，共振是人们之间发生的信念、目标和共性的同步化。我们跟这些产生“共振”。我们对她或她“感到美好的振动”。希望我们跟自己的配偶或者伴侣“在同一频段上”，或者“乘着同样的波长”。

而在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振动现实的概念背后，有着一个令人震惊的联想，那就是共振或许是让我们的现实世界变成真实存在的真正原因。对一些事物来说肯定如此，但是如果所有的事物都有它自己的频率，并且匹配不同的频率产生特殊的变化，并对环境产生影响，我们禁不住去想，或许我们所看到的、所碰到的、所听到的和所经历的一切，都源于共振发生时产生的不同样式。

那么，如果说共振如此重要，那准确地说它到底是什么？又是谁发现了它？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伽利略（Galilei）在1602年首次对共振进行了实验。他使用一个摆锤，测定它的摇摆速率和推动摆锤从一边摆动到另一边的时间，若跟它的自然间隔一样，就是它的共振频率。不幸的是，他关于摆锤的摆动总是在一个固定时间的理论，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现代，在操场的秋千上，如果你推动一个坐在秋千上的人，跟着它的自然摆动间隔一样，这个人就会摆得更高。若推得更轻或者更重就会干扰共振频率。这是因为当秋千的摆动和它的自然振动速率一致的时候，其所承受能量被放大了，当它们不“同相”的时候，推动的反作用力减少了摆动的能量。而当秋千远离你时推动它则毫无用处。因为没有能量转移到秋千本来的振动产生的运动当中。秘诀是，要在秋千每一次往返运动中适时地推动，才能得到最大的冲击力（希望不要因此让你的孩子飞得过高，跃过横栏坠在沙地里）。

共振概念简单地讲就是当物体产生同步的时候，它们连贯地似水般流动。当不同步时，它们会强迫地消耗掉更多的能量，而由此阻止共振产生。有趣地是，伽利略也是首位研究声音频率的科学家。他用不同的速度刮擦一个凿子，将各种不同声音的音高和凿子蹦跳的间隔连接起来，从而测定它们的频率。他在他1632年的《关于两个首要的世界系统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一书中记载了这一发现。伽利略的成果为后来的音流学（*cymatics*）发展产生了帮助，音流学就是研究与物理形态有关的振动现象，这种物理形态产生于某种特殊的导体发出的声波的相互作用。

音流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为我们将要探讨到的其他一系列理论建立了基础。

已故博士和研究员汉斯·珍妮（Hans Jenny）在1967年发表了他的一部双语著作《音流学：波和振动的结构和动力》（*Cymatics: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Waves and Vibrations*）。在这本书中，珍妮跟两百年前的克拉尼（Chladni）一样，给我们看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把多种材料如沙子、铁屑、水、粘稠物等放在振动着的铁片或者薄膜上。短时间里，各种不同的形状、动态、样式出现，从近乎完美的整齐和固定到混乱的、有组织的，不断运动着。

珍妮将这一新研究领域称之为音流学，它来自于希腊文：*kyma*，意思是“波”。音流学在广义上也可以被定义为研究振动怎样产生和影响形态、形状和运动过程。

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现象。基本的和具有生产力的动力存在于振动之中，振动用它的周期性并使用其两极支撑这一现象。在一极形成了象征性的形态，在另外一极则是运动，即动态过程。

在这三个领域中，振动及其周期性是其基域，形态和运动是其两极，一起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有时某一方面能够占据主要地位。难道说这种三位一体与科学的一致性有关？的确如此，美国的磁极和音乐治疗家约翰·比列（John Bealieu）说道。在他的书《音乐和声音的治疗艺术》（Music and Sound in the Healing Arts）中，借鉴珍妮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三体结构理论，并把它和科学家们通过研究亚原子粒子得出的结论做了一个对比。“在音流学和量子粒子之间有某种相似性。在两种情形下，看起来都是固体形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振动产生的波。它们都是由振动的原理所创造和构成的。伟大的秘密是并不存在真正的固体！所有看起来固态的事物都是由潜在的振动产生的。”

在量子学领域或者振动领域之中的、在波和形式之间的统一性或者说潜在的振动特征，这种特征被我们理解为现实世界，他们断定这些粒子或者外形，振动或者运动就是证明现实的两个极点，这个现实就是：振动。

在我们进一步理解共振的时候，我们必须花点时间弄清楚驻波的概念。驻波就是一个稳定的波遇到了一个“反射障碍物”或者另一个波。入射波和反射波在同一速率运动，但是因为它们朝着反方向运动，其中一个波的波峰和波谷对另一个波的波峰和波谷产生了干扰。波峰和波谷形成了一种图案，这种图案被称为“节点”或者“反节点”，是由一些静止的点和波峰、波谷组成。

最强的驻波发生在波与波之间发生发射时，并且匹配完全正确的尺寸和形状，让入射波与它们自己的反射、再反射之间产生同相性。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频率就是一个物体内的振动而生的共振频率。一连串不同波长的音波发生反弹，反射和再反射，就产生了我们所听到的敲击音叉时的声音。音叉在一个特定的音高发出声音，取决于声波在一秒内从物体的一头到另一头来回往复传送的次数。同步或者同相的声音伴着相匹配的共振频率，实际上产生了更大的波形或者振动，直到“阻尼”产生，从而终止整个过程。（想象一下：一名歌剧演唱家用她的高音震碎了一块振动着的玻璃，而使它停止振动。）



自然共振

整个自然界都存在着共振，在很多人造器具中也是如此，一些自然

的和人造的共振包括：

1. 乐器和声带产生的声学共振。
2. 现代钟表的计时机械装置；机械表中的摆轮和石英表里的石英晶体。
3. 芬迪湾的潮汐产生的共振。
4. 月球和太阳系的一些气态巨星的轨道共振。
5. 耳蜗的基底膜的共振，这种共振能够让人们区分出不同声音的频率和音调。
6. 安置在镍锌铁氧体细杆上，用做调幅广播天线使用的共振拾音器线圈（比波段要小得多）。
7. 调谐电路上的电子共振，使私人电台或者电视能够被收到。
8. 光学谐振腔创造的激光光束。
9. 一定乐音的音高使水晶酒杯震碎（符合它的共振频率时）。

由维基百科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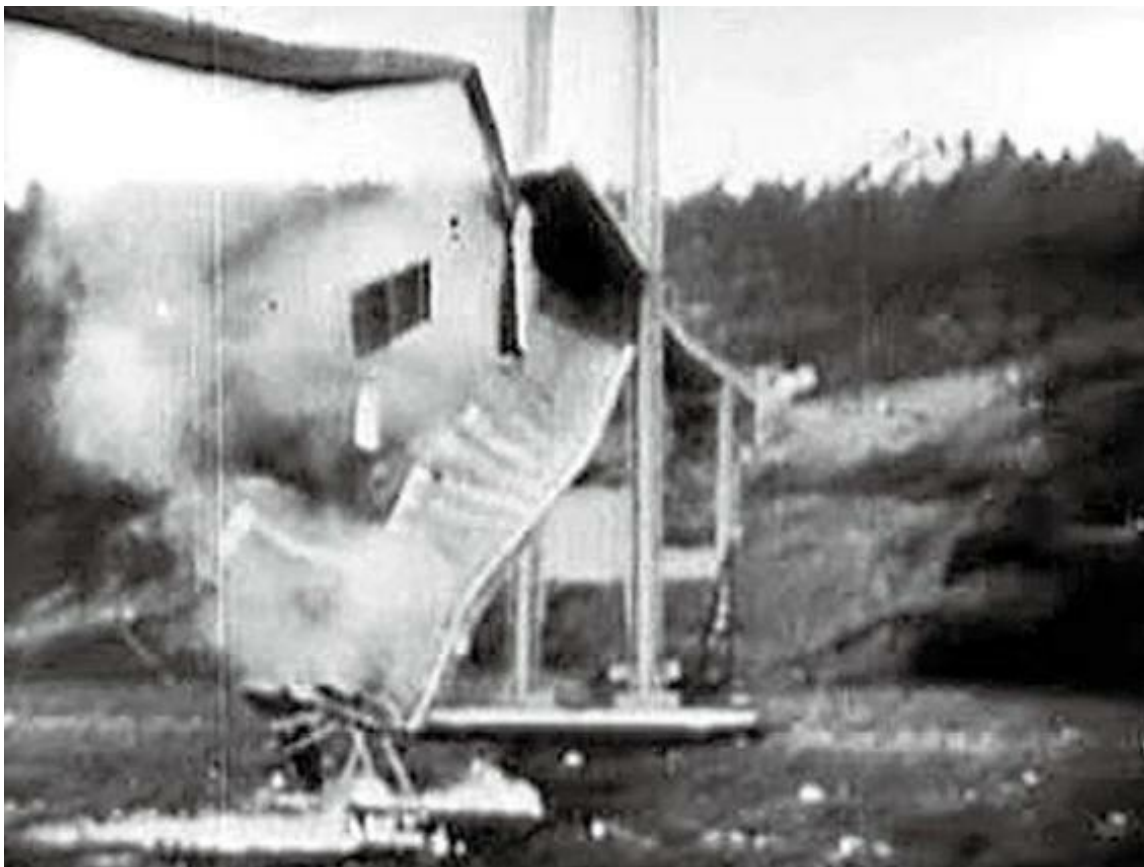
如果所有这些科学让你感到饥饿，别担心！你会发现共振与你烹饪的食物也有关联。比如，你知道了了不起的方便小堡垒——微波炉——在工作时并没使用外部热能吗？你又相信共振是其原因吗？想吃一块又厚又多汁的美味牛排？把牛排放在微波炉里面，微波辐射自炉体内部产生。采用和牛排中的水分子同样的共振频率，从内部加热和烹饪牛排。怎么可能呢？尽管这美味的牛排在我们看来是固体状，实际上它是一团蕴含水分的不停振动着的分子。微波产生的能量（因此，振幅——即振动运动的程度，是由交替着的振动波从中间位置到最大值偏移的平均值计算出来的）加热并将这块生肉和水变成美味多汁、令人垂涎的上等腰肉牛排。

在所有共振类型中，“力学共振”（mechanical resonance）是最复杂

的共振类型之一。力学共振描述了一个力学系统，当它的振荡或者振动频率跟其它自然的共振频率相同时，如何能够吸收更多的能量。一些事物的确拥有不只一种自然共振频率，特别是谐波，它就由多种频率组成。

另一个关于机械共振的有趣例子，来自一则军队行军穿过一座桥梁的轶闻。行军时用紧密的步子会产生跟桥的自然振动一样的共振频率，从而可能造成桥梁坍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军队在行进时被命令用随意的乱步而不是紧密一致的步伐来避免共振造成破坏。不管他们用一致的步伐行进是否会弄垮一座桥，我们知道此类事件的确曾有先例。

图1-1 塔克马大桥。塔克马大桥在1940年11月垮塌，据传是由于机械共振所致。（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1940年11月，华盛顿的塔克马大桥（Tacoma Narrows Bridge）垮塌的部分原因，被认为是其自身的共振频率和刮过的大风的共振频率产生了一致。这一大桥垮塌事件实际上在工程学中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一

些本科的物理课本中，这一大桥垮塌事件被当做初级强迫共振的案例。风提供了外部的周期性频率，这一频率跟建筑的自然频率相符。从那时起，大桥垮塌的真正原因就被认为是气动弹性振颤。大桥垮塌事件使人们加大了对大桥的空气动力学和气动弹性学的研究，并且影响了其后所有长跨度的大桥设计。

伦敦的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一座由钢铁制成的吊桥，横跨于泰晤士河（River Thames）上。在2000年6月正式开放的那天，超过8万多人挤上千禧桥，造成了桥身摇晃，也正是这个原因，这座桥仅开放几天后就关闭，禁止通行。建筑工程师们指出横向振动（结构上的共振反应）是关闭千禧桥并改进的原因。伦敦的人们也给千禧桥取了“摇摆桥”这样一个绰号。

甚至建筑物都会因机械共振而倒塌。有许多人认为我们敬爱的杰出科学家之一，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是共振实验的先驱者之一。特斯拉是塞尔维亚人，是世界知名的机械工程师和电力工程师，他时常被敬称为现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以及发明家。特斯拉在他纽约的实验室里创造了力学振动机，这个设备导致了当地一些建筑物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摇晃。也正因为此，纽约警察局对他的功绩也十分熟悉！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将了解更多特斯拉在共振领域的贡献。

特斯拉生前曾宣布他已经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地震机器”，而今在那些地震区域里，被改进过的建筑物都装有减震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承受由大多数地震引起的振动。震区的建筑物之所以会遭到最大规模的毁坏，实际上是由于其共振频率和地震的共振频率一致，这时的共振确实不是一个“美好的振动”。

正如建筑、桥梁、地震一样，地球也有它自己的共振频率。即所谓的舒曼共振。这个频率大约为7.83赫兹，或者说超过7赫兹一点且每秒多了一个半拍。科学家们提出，这个频率的起源地是在地球表面和电离层之间，这个极低频（ELF）波谱的峰值部分在地球的电磁学领域，是以物理学家温弗里德·奥托·舒曼（Winfried Otto Schumann）的名字命名的，他在1952年发现了这一现象。因为在极低频频段的这些电磁振动，这一地球的范围性活动如同一个“共振洞穴”。闪电和大范围的风暴在这个洞穴中激起能量，而这些能量与北美电网相联系。

事实上，还存在着一系列的舒曼共振现象。7.83赫兹的舒曼共振是因为研究员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的实验才广为人知，他做了关

于极低频信号，地球共振以及它们对阿尔法脑波频率的作用，这一成果在美国心电学会议上首次展示，并在1970后期出版。理论上说，7.83的脑波频率通常和直觉能力、超感能力相联系。但是说地球只产生7.83赫兹的共振频率是不正确的。由一系列的从7赫兹到50赫兹的不同频率组成了舒曼共振，从7.8赫兹依次逐步递增5.9赫兹（7.8，13.7，19.6，25.5，31.4，37.3和43.2赫兹）。这些共振被认为是不固定的频率，而所有的这些频率也围绕着它们的额定值浮动。这些频率的变化十分常见。例如，基波的舒曼频率在7.0赫兹到8.5赫兹之间浮动。这些频率也在不同的地质区域之间发生着变化，并且经常发生自然的干扰。

7.83的舒曼共振频率产生于这个共振洞穴之中的宇宙能量，在地球的高传导性的表面和电离层的导电层之间，产生了一个多频率的电磁脉冲。电磁脉冲将这个洞穴填满，并使之产生共振。进而，这些频率创造出了地球的“和声曲调”。

在随后的章节中将会看到舒曼共振与埃及的金字塔、神圣几何学（sacred geometry）、雷线（ley lines）和其他的一些神圣的地点以及著名的超自然现象地带的联系。它甚至可能对我们的人体也产生作用。

电磁辐射可由它们自身不同的振动频率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频率由小到大的顺序，可以分为：

- ◆ 无线电波。
- ◆ 微波。
- ◆ 太赫兹辐射。
- ◆ 红外线。
- ◆ 可见光。
- ◆ 紫外线。
- ◆ X光。
- ◆ 伽马射线。

其中无线电波拥有最长的波长，足足有一栋楼那么高。而伽马射线

则具有最短的波长，其长度比原子核还短。

两个相邻接的波峰和波谷之间的距离就是波长，电磁辐射具有波样和粒子的双重属性。在较长的时间和距离范围内测量，电磁辐射更多地显示出波的属性，在短的时间和距离范围内，则更多地表现为粒子的属性。

可见光只占了这些多种频率辐射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的可见光，生物都无法通过双眼看见。光线拥有多种不同频率的光谱，这些光谱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频率的光波，并且拥有不同的折射角度。当白光穿过多棱镜时，会被分成不同频率的光波，而光波的波长取决于多棱镜材质的折射率。

可见光的振动辐射反射到一个物体上，再照进观察者的眼中，就形成了可感知的视觉和影像。人类的大脑又对这些反射来的频率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各种不同的色度、色调、色彩，从而大多数人都能用同样的方式感知同样的物体。换句话说，就是红玫瑰在人们看起来都是红玫瑰的样子，除非有人是色盲。

或许声音领域的共振类型最美妙动人。声学是研究声音、超声波、次声波的科学。其中包括所有存在于气体、液体和固体中的机械波。声学（Acoustic）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所听到的”。对声学的研究始于公元前1世纪到6世纪之间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时期，进而也自然地开始了对音乐的研究。毕达哥拉斯对关于音程学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随后，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也对其作了进一步研究。



次声波：

- ◆ 雪崩：地点，深度，时长。
- ◆ 流星：高度，方向，种类，大小，位置。
- ◆ 海浪：海洋风暴，强度，范围，极端天气，地点，强度。
- ◆ 龙卷风：探测，地点，警报，核心半径，漏斗状，先兆。

◆ 紊流：航空器的躲避，高度，长度，程度。

◆ 地震：先兆，地震耦合。

◆ 火山：位置，烈度。

◆ 大象，鲸，海马，犀牛，长颈鹿，霍加狓，短吻鳄等是能发出次声波的动物。

◆ 一些有迁移习惯的鸟类能够听到海浪破碎时发出的次声波，这使它们能够一直沿着海岸线飞行而不偏离方向。

◆ 一头大象能够听到频率远低于人类的听力极限的声波（大约为30赫兹）。典型地，大象发出的无数低沉声音，其频率在14到35赫兹之间。大象对高压次声波的广泛使用，使得它们能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传递和接受信息，这一点是我们人类的能力无法做到的。

超声波：

◆ 动物利用回声测距。

◆ 微蝙蝠，肉食蝙蝠（而不是果蝠或者狐蝠）。

◆ 鲸类：海豚，鼠海豚，虎鲸，鲸。

◆ 两种鸟类：金丝燕和油鸱。

◆ 一些视力受损的人类也学到了这项技巧。

◆ 声纳（航海测距的缩写词）。

◆ 深海测量法。

◆ 回声测深度。

◆ 寻鱼器。

摘自网站www.hypertextbook.com



认为声音和声波震动是现实世界结构基础的观点并不新颖，这种观点到现在仍然流行。类似于视觉的感知，声音领域似乎也是处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

在自然界里，动物们通过声音来确定物体的位置。回声定位是这样一种行为机制，即通过发出声波并检测回波，来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或者导航的目标。捕鱼蝙蝠拥有十分成熟的回声定位能力，它们可以通过回声定位发现小鱼的鳍，而这些鱼鳍仅如人类头发般细小，且仅伸出池塘表面两毫米。海豚和鲸同样可以凭回声来定位，这种回声同样可归为生物声纳（biosonar），它们在所处的环境中发出叫声，并且利用返回的回声作为发现事物的一种方法，从食物到危险，再到潜在的配偶，都能够发现。鸟类和鼯鼠同样也拥有生物声纳技能，虽然可能不如蝙蝠精确。

回声也可以用来帮助导航，正如在蝙蝠的例子中，蝙蝠用回声来寻找食物一样。声音的测量是基于强度、调频（FM）、稳频（CF）、谐波成分（一个频率或者多个频率构成的一个谐波），以及音符持续的时间（一只蝙蝠回声定位发出的音符可以持续高达100毫秒）。回声定位的能力包含听觉系统（为回声定位能力而特别存在的部分），大脑里专门的感知神经能够感觉并解析这些叫声。动物大脑的各个部分都有任务，包括蝙蝠中脑的一个结构，被叫做下丘。具有回声定位能力的动物的听觉皮层，比不具有这个技能的哺乳动物的听觉皮层要大得多。

据传说，存在着人类拥有回声定位能力的实例，即盲人能使用这种能力去感测周围的情况，敲击拐杖和咔嗒声能够帮助他们在缺乏视觉感知的世界里找到方向。依靠增强了的听觉能力，他们能够通过附近物体反射的声波测定它们的距离，或者感知他们周围物体的大小。因为人类不能像蝙蝠和其他动物那样发出更高频率的声音，所以他们并不是像这些动物那样天生就拥有回声定位技能，而是纯粹来自于长时间的对比经验。

声波定位泛指使用声音来定位物体，包含声纳和回声测深，即使用回声脉冲来测量到海底的距离。超声波在医学领域用来观察人体内部。雷达通过探测无线电波的回波来探出或者精确定位一个物体。

一些奇异的生物，如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是一种在人群中

传播登革热和黄热病的蚊子，它们使用声音来吸引异性。说到使用共振来吸引伴侣，这种蚊子使用胸廓前拍打着的翅膀的共振，可以说是在唱着自己的情歌。雌性发出的“情歌”的声音频率从300到600赫兹不等，并且很容易吸引到异性，雄性也发出与之相匹配的在600赫兹幅度内的“情歌”声，营造出一种可爱的和声“来吧宝贝”。同时，它们发出的声音必须要在音调上相匹配，才能产生出美妙的音乐并且繁殖出大量携带发热病毒的小蚊子。

多年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蚊子在它们的频率范围内没有听力，但现在才意识到，对这种和声的使用，或许能在某一天让我们永远摆脱掉这些肮脏的病毒携带者。而现在，他们所研究的“和声汇聚”，并不能证明其它生物也存在此现象。

声音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甚至连研究吉萨（Giza）大金字塔背后意义的埃及古物学者，也认为声音和共振在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也是极为重要的。



关于声音

- ◆ 声音是一种机械的、纵向的波。
- ◆ 声音是通过短而快的压力转变产生的。
- ◆ 声音的速度取决于媒介物和其状态。
- ◆ 声波的振幅和它的强度或音量一致。
- ◆ 声波的频率和它的音高一致。
- ◆ 人类能够听到的高频在1.8万赫兹到2万赫兹之间。
- ◆ 频率高出人类听力范围之内的是超声波。
- ◆ 人类能够听到的低频在18赫兹到20赫兹之间。
- ◆ 频率低于人类听力范围之内的是次声波。

- ◆ 当声波传送的时候，声波的频率不会改变。
- ◆ 巨大的物体通常产生长波、低频的声音。
- ◆ 小的物体通常产生短波、高频的声音。
- ◆ 动物或电子传感器用来识别声音来源位置或方向的功能，被称为声音定位。
- ◆ 反射回来的波被称为回波。

摘自网站www.hypertextbook.com



声共振的原理如同力学共振一样，但其系统却是建立在和声和乐器之上。弦乐器，如竖琴、吉他、小提琴和钢琴，它们拥有与每一根弦的质量、长度、拉力相关的共振频率。甚至管乐器，如笛子、单簧管和小号，它们产生的共振跟管子的长度和形状有关，并且和管子尾部是否封闭有关。现代笛子是未封闭的乐器，相反，单簧管则被认为是封闭着的乐器。振动着的空气柱产生的共振与弦发出的和声类似。

声音振动，相匹配产生共振，就会发出美妙的和声。但是有害的共振则会产生出“狼的音符”，或者使乐器发出吵闹的共振音符。声音的单个音符能产生音乐，但即使单一的音符也可能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比如当麦克风在扬声器或者放大器的范围内，复制从房间另一个方向传来的声波，但在其之后有一个或者更多的波长。任何音乐家以及音乐会的粉丝，都不得不应对这种声音反馈带来的严重危险。

在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的兰凯斯特（Lancaster）镇上，就有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声学共振的例子。在这个城市之外，有一条延伸出来的大概一英里的路，每当开车经过那里的时候，就会听到《孤胆奇侠》（Lone Ranger）的旋律，因此，这条路也被称为“音乐公路”。这件怪事已经吸引成千上万的探索者来到这个地方，这些探索者也乐此不疲地开车到这条除此之外一点也不起眼的小路上（你可以在YouTube上体验！）。产生这种音乐效果是由于公路表面的凹槽，这是本田汽车生产商的一个主意，作为用来推销他们本田思域（Honda Civic）的一种办法。他们声称，在这条路上以每小时55英里驾驶这款车的时候，将会收

到最好的音效。这款车的重量和组合速度对听到这首柏油序曲来说是最佳的。类似的音乐公路现在也出现在荷兰、日本以及韩国。

大自然也有它自己的“收录机”，最著名的是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撒哈拉沙漠的沙丘之歌，是世界上35个知名的地点之一，因它的神秘音乐而举世闻名。最近一篇《科学现场》（LiveScience）的文章中写到，“歌唱的沙丘：神秘的沙漠之音”，这篇文章出自《科学现场》的作者迈克尔·锡尔勃（Michael Schirber），他报道了这个神秘之音，即由沙丘发出的响亮的、低沉的隆隆声，这种声音可以持续15分钟之长。巴黎大学的一位科学家布鲁诺·安德烈奥蒂（Bruno Andreotti），运用了一些高科技设备研究这个新月形沙丘，或者说是一个大型的呈新月状的沙丘。研究结果表明，只要风吹得恰到好处，这些沙丘每天都会“歌唱”两到三次。安德烈奥蒂和他的团队还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制造一些小型的崩塌来引起这种声音，但是，他们仍不能精确地描绘出这种声音产生的机制。

通过在沙和空气中运用振动测量的方法，安德烈奥蒂发现沙丘表面的波来自于塌陷，这种塌陷是以一种相对缓慢的速度进行，大概在每秒130英尺。沙丘表面就如一个巨大的扩音器——和沙丘表面的波一起在空气中产生声音。安德烈奥蒂相信这个声音来源于沙粒碰撞产生的“反馈回路”，而后，“反馈回路”引起声波和沙粒碰撞一致，所以，最后它们都在同一个节拍上。

沙丘发出的声音是低沉的，在95到105赫兹之间，常被描述为一些类似于低空飞行的飞机螺旋桨的声音。

此外，这个声音完全是来自于沙粒之间的相互共振，风和空气都只是恰到好处地融合于其中，才会产生如此美妙的歌曲……如果你听到类似于飞机螺旋桨的音乐，那就是沙丘之歌。

许多研究意识和人类身体的人认为，声学共振能够影响人类的器官和细胞，甚至能够影响大脑的功能。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振动、声音和改变意识形态的关系，此外，还将探讨超自然的表现形式。一个关于音乐如何影响身体的简单例子，通过西藏的可爱的唱歌塑像就能够看到。这个塑像也被称为喜马拉雅塑像。这些“站立着的铃”是由潘恰霍拉神像（Panchaloha）组成的，是由几种特别的金属：铜，锌，锡，铁和其他一些微量金属铸成的青铜合金，这些塑像产生出多声音和多谐波的泛音，这种泛音被认为能够使人进入一种高度冥想的催眠状态，一种被改变了的意识状态。

以某种方式敲击这些塑像的侧面或者边缘，就会使其振动发出声音，或者用木头的、塑料的或者皮革的小锤摩擦其边缘，也会发出类似歌唱的声音。这些塑像因为能发出复杂且悦耳的和声和轻柔的似钟声的音色而著名。这些声音常在一些特殊的仪式上用来表示时间的逝去，以及使用在特别的事件或者神圣的时刻。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歌唱塑像在喜马拉雅地区从公元前八世纪就已经使用，被用来增强冥想、神游或者祷告的效果。我（拉里）有一个古代的西藏歌唱塑像，尽管它听起来非常美妙，并且很有新世纪音乐的感觉。但当听这种声音的时候，我仍然没有上升到一种超凡的禅的状态中。

正如同歌唱塑像能够发出声音，可能使人进入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也有流言称，声音也能对人体产生一些糟糕的影响。一个令人讨厌且臭名昭著的关于棕色音符（Brown note）的传说一直持续着。正如它的名字所意味的：据传言称，棕色音符是一种特殊的次声频率，其产生的共振可能使人体的内脏产生紊乱。尽管没有科学依据能够证明其真实性，并且在《流言终结者》（Mythbusters）和《开动脑筋之科技来袭》（Brainiac: Science Abuse）节目中也测试了这一音符，表明其并没有效用。而流言认为，在20赫兹之下的高能量音波，人体感知为振动，而不是耳朵上听到噪音。棕色音符的频率范围据说是在5到9赫兹之间。本书的作者向任何读者提出挑战邀请，来证明所谓的棕色音符的真实性，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传说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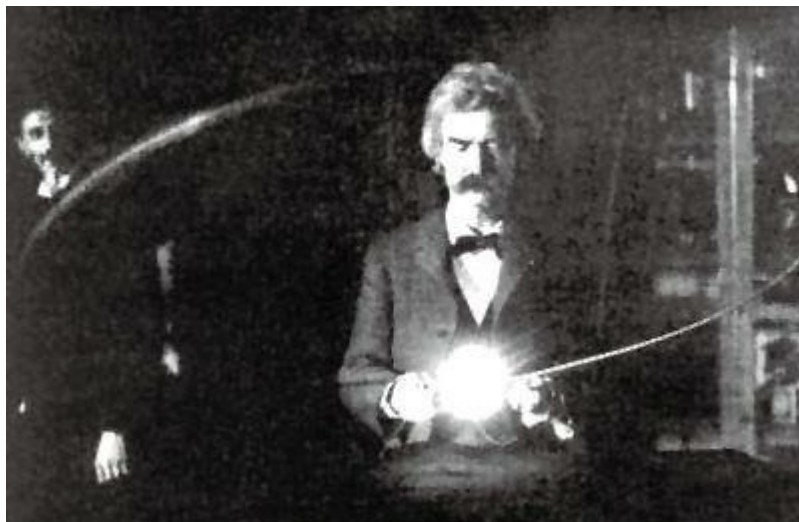


图1-2 1894年，马克·吐温在特斯拉的实验室。（图片来自互联网）

通过凯瑟琳·克鲁姆（Katherine Krumme）的论文《电闪雷鸣般的友

谊——马克·吐温与尼古拉·特斯拉》（Mark Twain and Nikola Tesla:Thunder and Lightning），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关于马克·吐温和尼古拉·特斯拉之间的一些故事。有一天，在特斯拉的实验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那就是马克·吐温。尽管吐温在实验室，但特斯拉仍继续着他钟爱的力学振动实验，并未因吐温的到来而停下。特斯拉的这个力学振动能够产生高频的交流电。此外，特斯拉对机器产生的显著的低频振动也十分感兴趣，并且他也很想知道，这些振动是否具有某种疗效或者会对健康有益。

马克·吐温想要体验这种振动的感觉，并站在了机器的平台上。特斯拉遂将振动器启动，随后马克·吐温乐在其中，并兴奋地说道：“这种振动会带给你生命和活力。”特斯拉提醒马克·吐温不要在平台上停留太久，但马克·吐温仍坚持停留在上面，并称他感到太快乐了。特斯拉再一次要求他下来，但吐温仍在平台上，直到几分钟后，吐温突然大叫道：“快点，特斯拉！它在哪儿？”

特斯拉毫不迟疑地指向了洗手间。马克·吐温也亲身体会了机器的低频振动所导致的腹泻，而这一现象实验室工作人员早已经知道。尽管我们现在无法证实事件的真相，但有可能这就是关于棕色音符（Brown Note）传说的起源。

许多声学专家认为，没有真实的证据可以证明次声波能够引起呕吐或者腹泻。相反，一些阴谋论者指出，军队对研发超声波武器一直感兴趣即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证据。但确实也有一些真实的证据存在，比如音乐会里十分大声的音乐，尤其是来自扬声器的大量的超低音，对于离扬声器很近的人们来讲，这些次声波就是造成他们肺部衰竭的原因（《连线》[Wired]杂志，2004年9月）。玛丽（Marie）的亲身经历可以证实这一点，她在1980年参加完犹大·佩斯（Judas Priest）的音乐会后就肺部衰竭，至今未能痊愈！

从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来看，次声波可能会是我们将要探讨的声频范围内最重要的声波。次声波是一种简单的声频，其频率太低以至于人类的耳朵无法听见。次声波的范围，在人类能够听到的最低极限以下，从20赫兹低至0.001赫兹。十分有趣的是，这个范围内的次声波也被地震仪器用来探测地震活动。1883年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喀拉喀托火山（Krakatoa）爆发，第一次引起了对自然发生的次声波的观测。在火山爆发期间，声波围绕着地球环绕了好几圈，并且被全球各地的气压计记录了下来。

弗拉基米尔·加夫洛（Vladimir Gavreau）是法国的科学家，他被人们尊称为次声波研究的先锋。当他在1960年研究次声波时，他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切，从内耳的疼痛到实验室器具的振动摇晃。从他的研究出发，继而发明了一种次声口哨。

在出现恶劣天气、雪崩、地震活动（如地震和火山爆发）、冰山塌陷、闪电、龙卷风，以及其他自然现象期间，次声波也会伴随着这些现象而自然发生。此外，人类制造的超音波爆声、化学制品以及核爆炸也会产生次声波。甚至柴油机和风力涡轮机也能产生次声波，这些次声波和在大型音乐会里超低音扬声器发出的导致肺部衰竭的声波一样。

动物们能够感觉到次声波。事实上，在一个地区发生地震或者其它自然灾害时，动物们能够及时感知并撤离。它们能够通过感知由一些早期预警现象发出的自然的声音来预知灾害的发生。这一现象也能在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事件中看到，当时成千上万的动物仿佛被告知一样从所处地区逃离。除了利用次声波作为一种“紧急事件告知系统”之外，鲸、大象、长颈鹿、犀牛和短吻鳄还能利用次声波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另外一些迁徙的鸟类还能利用次声波作为导航的工具。

在《自然》（Nature）杂志当中有一篇名为“动物能否预知灾难？”的研究文章表明，甚至连动物园里的动物也会对次声波产生反应，尽管它们处在城市环境中，已经对此类次声波习以为常，因而并不为所动。特别是短吻鳄能使用次声波给伴侣发信息，并通过能发出声音的下巴中的囊状体产生一连串次声。

人类似乎也能对次声产生一种内在的反应。事实上，在二战期间，人们相信纳粹的宣传专家曾使用次声波作为一种手段，在大量人群中激起他们的愤怒情绪，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听从希特勒的唆使。次声波可能是使整个国家陷入极端仇恨和愤怒中的原因之一。另外，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也会看到，次声波也与感知超自然现象有关联。听上去很诡异吧！但是，曾经在一个音乐剧院进行过一场有关人类对不同音乐类型反应的研究，根据《自然》杂志的报道表明，在聆听这种次声音乐的时候，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听众感觉到了一种“幽灵般”的感觉，包括忧虑、悲伤、恐惧，甚至能感觉到脊梁上传来阵阵寒意。

诸多研究使得在超自然现象研究领域将对次声的研究置于前端或者中心位置。但在了解这种有些可怕的现象之前，让我们来看看共振科学背后的科学家们。

第二章 共振复兴的背后

人们可以抵御敌军的入侵，却阻挡不住思想的渗透。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的父亲文森西奥·伽利雷（Vincenzio Galilei）是一名信奉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学者，他相信在音乐原理的背后是数字的艺术。他是一个音乐天才，十分喜爱音乐，此外，他对音符潜在的数字化比率也很感兴趣。文森西奥·伽利雷的这些兴趣爱好也逐渐影响着他的儿子——伽利略。在父亲的影响下，伽利略开始对这些“有声音的数字”进行研究，包括弦的振动以及同一种重物挂在弦上时振动的统一性。这些早期的钟摆实验，源于1583年伽利略在比萨（Pisa）的一个大教堂看到灯火摇晃而受到的启发。

在伽利略一生的最后几年里，他在父亲的理论基础上为摆钟设计了一个摆轮装置。此后，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在17世纪50年代完善了这一装置，使其变得更加小巧。正是伽利略所做的关于钟摆的物理实验，以及他所做的关于声音的频率和音高的大量研究，为未来的共振实验打下了基础。不经意间，他也提出了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并为后来牛顿的运动定律打下了基础，当然也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供了基础架构。因此，他被称为物理学之父、近代科学之父以及现代观测天文学之父，的确至名归。

正如其他伟大的理论一样，伽利略所做的关于共振和振动频率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后人会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充实和完善。虽然不能确切地说是伽利略发现了共振现象，但他的确是这项学科的开拓者。海恩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 1857–1894）是一位德国的物理学家，他发现并扩展了关于光的电磁学理论的研究。他是首位证明电磁波存在的科学家，他对此项研究感兴趣的原因是源于对气象学的研究。然而，他是因为对电动力学和接触力学方面做出贡献才广为人知的。最终也引起了他对光电效应的研究，而后来爱因斯坦完善了光电效应。

1887年，赫兹在《物理学纪事》（*Annalen der Physik*）上发表了关于光电效应及电磁波的产生和接收两个方面的研究和观察结果。此后，在对电磁波的研究基础上，赫兹于1886年发明了赫兹接收器（Hertz

Receiver），即由一组未经打磨的接头组成的天线接收器。赫兹还发明了一种双极发射天线，并且通过对无线电波实验，验证了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维尔（James Clerk Maxwell）的理论。麦克斯维尔和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一起，提出了横跨自由空间的电磁波能够穿越一定的距离。赫兹测量并记录了这些横波和它们的组成方向，且证实了无线电波的速率与光的速率相等。

赫兹在36岁的时候便英年早逝，即便是在他去世的时候，他也未曾想到自己的研究会对未来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事实上，他曾一度认为自己所做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但在今天，我们计算频率，或者每秒钟的周期性变动次数，都以赫兹作为计量单位。一赫兹等于一秒钟发生的一个周期性变动。这种计量体系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在1930年建立，并被国际单位制（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采用。现在这一计量单位已经在全球的日常生活和科学领域中广泛地运用。每秒的周期（cycles per second）这一术语，已经在1970年正式被赫兹（hertz）取代。

国际单位制中的频率单位（Hz）

常用的单位以黑体标注。

声音和电磁辐射都是用赫兹做单位。声波通过音高的形式被人们所察觉，每一个音高都对应一个特定的频率，这些频率的范围在20赫兹到1.6万赫兹之间。在人类的听力范围内，一般是从20赫兹到20千赫（KHz），但是，对于在1千赫到4千赫之间的声音，人类会更加敏感。

超出人类听力范围以内的有超声和次声频率，以及超过兆赫和其之外的物理振动频率。

无线电波的频率用千赫（kilohertz）、兆赫（megahertz）以及吉赫（gigahertz）来测量和记录。光是一种更高的频率，它的范围从红外线（IR）的水平到紫外线范围的太赫（THz）。伽马射线（Gamma rays）则由艾赫（EHz）来计量。

通过以上叙述，让我们感觉到仿佛任何东西都存在共振和频率，没错，事实也正是如此！甚至我们电脑的CPU也是通过兆赫或吉赫来标记其频率。大多数此类的频率都有着明显的实际含义，但正如我们接下来的章节将要探讨的一样，有的频率有“超自然”的倾向，并可能与很多无

法解释的现象有关联。

毫无疑问，真正使共振复兴的人是尼古拉·特斯拉。如今许多人依然坚信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是电力之父，但工程师和历史学家都知道，真正的电力之父应该是特斯拉。特斯拉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是认识到了交流电，而交流电要优于爱迪生发现的直流电。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将在塞尔维亚出生的特斯拉称为史上最伟大的一百位美国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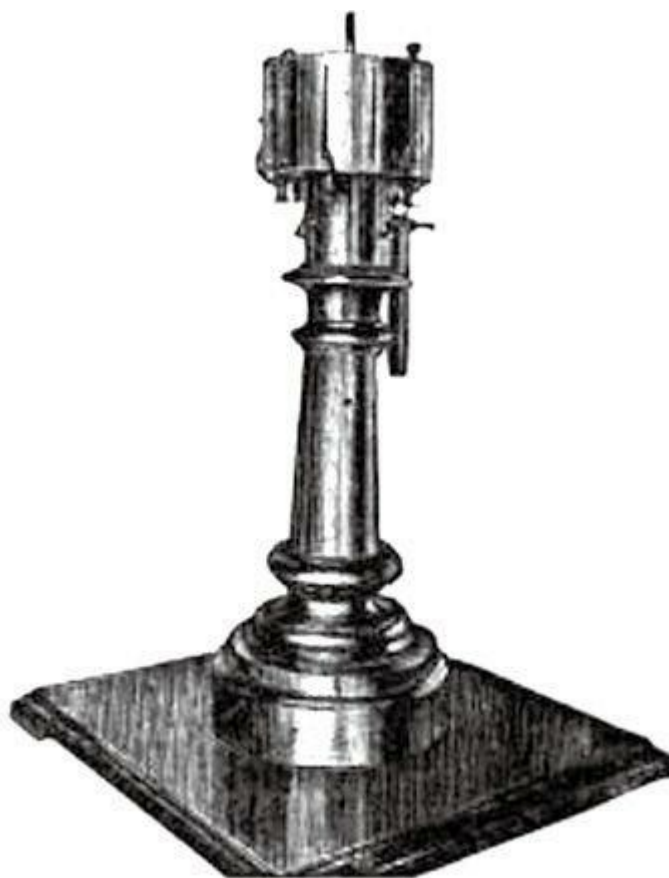


图2-1 特斯拉振动器。尼古拉·特斯拉的力学振动器，展出于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尽管他并不是共振现象的开拓者，但他对共振现象入迷般的研究，也引出了一些复杂的证明来证实共振现象运作的原理。这位神秘的天才，同时也对细菌和数字3有着强烈的兴趣，正是本着对共振现象的兴趣，使他于1898年在纽约的实验室里，开始了关于共振的实验。特斯拉在他的实验室里设置了一套小型的电气力学振动器，通过压缩空气来驱动这个振动器，并将其置于铁柱旁边。他发现，当这套设备在一定的频

率下振动时，实验室里的其他物体也会跟着移动和振动。不幸的是，特斯拉太过专注于他的这一发现，以至于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铁柱的振动已经达到了可以弄垮整个建筑物的程度。稍后，特斯拉实验引起的振动导致了周围居民自家的墙和地板都有剧烈的振动，这也使当地警察介入此事之中。看起来，甚至连倒塌下来的建筑物的砖块也会振动，特斯拉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了建筑物下深层沙质底土的共振频率。

1935年7月，《美国纽约》（New York American）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斯拉的受控地震”的文章，文中援引特斯拉所说的：“有节奏的振动通过地球几乎没有能量损失，这就有可能传达力学效应至最大地面距离并产生各种独特的效果。在战争方面，这一发明可能产生毁灭性的效果……”其他的报道将之称为“特斯拉效应”，即一定频率的电磁信号可以通过地球本身传输，传输的电磁信号又可以通过地球本身形成驻波。

《新曙光》（New Dawn Magazine）杂志于2005年4月发表了一篇名为“被抑制的研究：特斯拉科技”，文中引用了首席特斯拉研究者以及核能工程师——托马斯·比尔顿（Thomas Bearden）中校在1981年讲座上的一句话：“特斯拉发现他能够使地球上及地核中产生驻波，或者是通过岩石来制造驻波，岩石中的地上活动给这些振动提供动力，反之又能够从这些振动中获得更多的能量。”这一观点对于一个概念来说至关重要，那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得出，存在于驻波中的能量比来自于地球表面的能量要多得多。

比尔顿还称，驻波能够产生一种类似“三极管”的物质，这种物质会改变地球本身的频率、电解空气，并且可能改变天气的流动方式，如喷流的出现。“如果你将驻波逐渐地倾倒出来，你会发现，你可以改变天气的一切，左右天气的变化。它就像是一个伟大的能影响天气的机器。”在第5章里，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如何运用共振来掌控天气。

当特斯拉意识到他的实验带来了危害时，便立即停止了这个会引起剧烈震动的实验。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共振原理的探索，也没有停止对利用共振来传输和接收无线电波的研究。这些研究远早于马可尼

（Marconi）对无线电波的进一步研究。现在，学者们确认，特斯拉才是无线电波的最初发明者，而不是马可尼。事实上，194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已确认特斯拉对无线电波提出专利申请确实是在马可尼之前。

特斯拉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财富。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位有些疯

癫的科学家，有点神经质，对科学达到了如痴如迷的状态。当然，对于一位天才而言，这些特征都在意料之中，不足为奇。

正是特斯拉这种对科学的痴迷引起了交流配电系统的研究和发展。同时，也促使在某一天产生出了无线能量的传输。此外，特斯拉还被认为第一个发明了使用无线电遥控的自动车。

虽然特斯拉一再声明在他的一生中，他发明出了死亡射线（Death Ray），但至今也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一所谓的死亡射线。据称，死亡射线能够在相距250英里之外摧毁数量高达1万架的敌机。甚至在1934年7月23日出版的《时代》（Time）杂志中，对特斯拉的死亡射线做了专题的报道。据杂志所述，特斯拉称四个武器的组合将使战争达到“不可思议”的效果。文章还描述，这一亚粒子死亡射线的飞行速率接近于光速。

据称，特斯拉于1931年在皮尔斯箭头（Pierce-Arrow，一个汽车品牌）里，安装了一个每分钟转速达1800转的交流电发动机，使得轿车的速度到达每小时70英里。为了安装这一发动机，他用手插入两支棍子来驱动电机。这些棍子产生的电能和他的大型实验，即用传输塔传输无线电能的大小类似。

在20世纪之交，特斯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的实验室里着手研发他的人工闪电制造器。这个装置利用特殊的电磁感应——特斯拉线圈（Tesla Coils），发出一连串脉冲到巨大的围绕着一个中心的驻波里，他成功地无线传输了超过1万瓦的电流达26英里。据称，这个装置是建立在他对舒曼共振频率的理解基础之上，以此来帮助产生闪电脉冲的振动波。这些高频率的电磁脉冲成功地使空气离子化，并且产生如天线般的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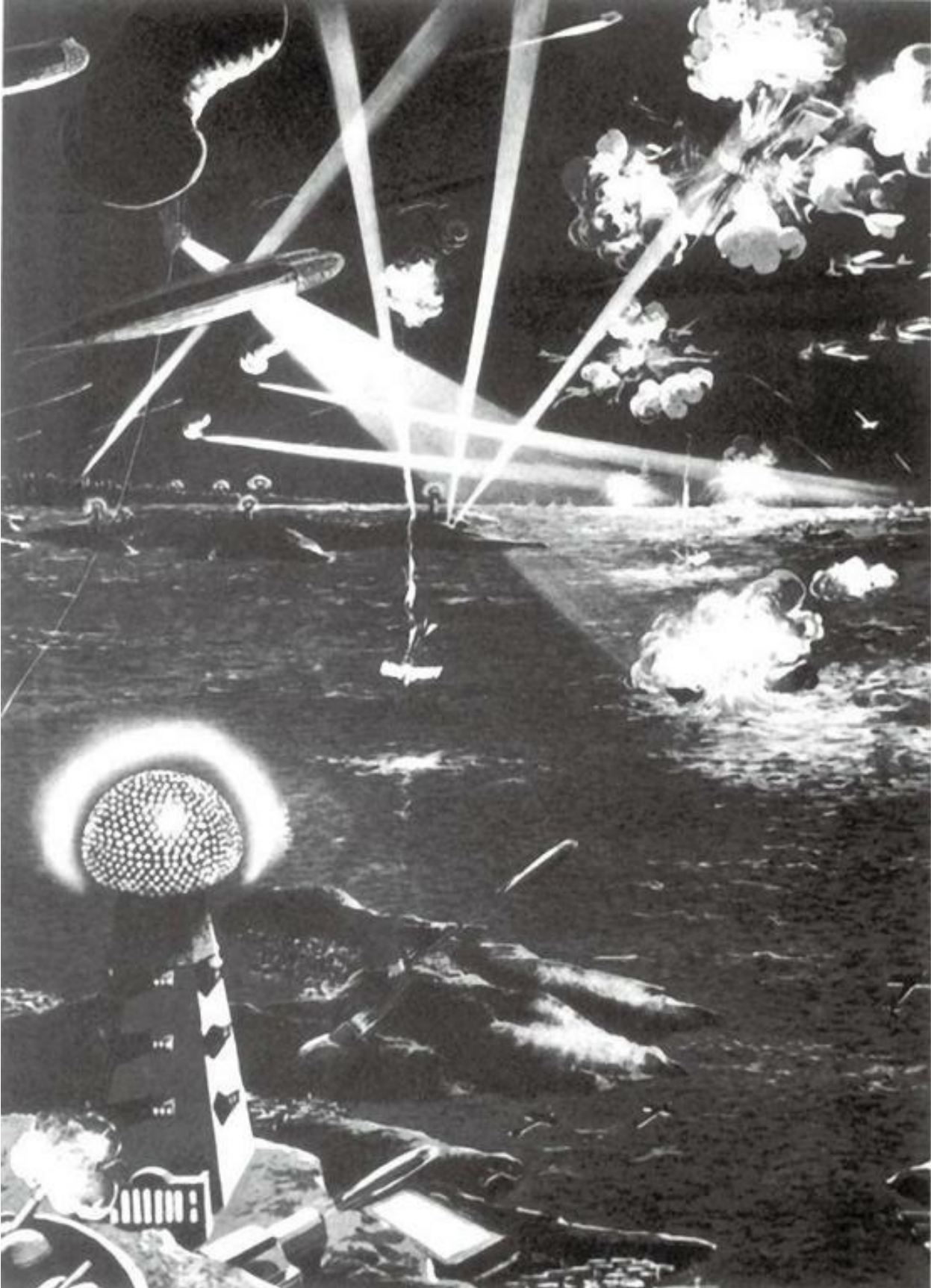


图2-2 一位艺术家呈现的特斯拉对于未来战争的构想。塔状建筑（基于沃登克里弗塔最后完工后的设计稿）指挥反抗机器人进攻的遥控防卫。正如雨果·根斯巴克在《科学与发明》杂志上该图片旁所写到的，“机器终有一死。它将正是科学的意义所在。”（根斯巴克出版公司提供）

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实验使特斯拉明白整个星球都环绕着电磁波，并促使他想要在纽约肖勒姆（Shoreham）建造一个大型的电能塔。他建造这个传输塔的预期目的是为这个世界提供自由能。不幸的是，这座传输塔被拆除了。有人传说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下令叫人做的，因为特斯拉的这一举动与他的电力工业产生了利益冲突。还有流言称在传输塔被摧毁之前，特斯拉曾有机会使用过一次，并对地球的舒曼共振产生了巨大的干扰，造成了大片大片的荒野，并与发生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产生关联。

这座塔，特斯拉巧妙地将其命名为沃登克里弗塔（Wardenclyffe Tower）。在过去的日子里，这座塔引起了一些物理学家的焦虑，也引起一些人对特斯拉的自由能理论进行重新试验。他们使一个多频率的特斯拉线圈产生8赫兹的脉冲波，这个频率跟地球的舒曼振动频率7.83赫兹相近，从而影响围绕地球的谐振腔，如同一个巨大的大气蓄电池。这个谐振腔充满了兆瓦级的自由电能，并激励了人们对特斯拉在曼哈顿所做的研究进行进一步研究。还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振动”，并且激怒了警察。

许多人相信，如果将更多的物力和财力投入到特斯拉理论的研究当中，那么他发明的无线电系统将具有满足地球未来能量需求的潜能。但是现在，在四年过后，在自由能的研究领域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人们仍在等待，等待着特斯拉的卓越才华让无线电能在这个世界得以广泛利用。



图2-3 阿肯色超自然及异象研究小组（ARPAST）成员约翰（John）和艾米·米姆斯（Aimee Mimms），在据称有灵异现象的私人住宅观察特斯拉线圈发出的电。（图片由拉里·弗拉克斯曼提供）

特斯拉的实验和发明使他跻身于科学界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同爱迪生（Edison）、爱因斯坦（Einstein）等与他同时代或者其之后任何伟大的科学家媲美。对特斯拉而言，对地球共振电磁场的操作和利用，即舒曼共振，可以引起很多有趣的事件，且有着类似于核能或原子爆炸的能量属性。虽然特斯拉并不是第一个着手共振实验的科学家，甚至对电磁场（EMF）的研究也不是第一个，但他却是这些研究者中最大胆、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如今许多崇拜特斯拉的“追随者”都认为，特斯拉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天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人们探寻是否存在“鬼魂”或者其它基于某种能量之上的特异景象时，一些顶尖的超自然研究者开始利用高压的设备进行实验，例如特斯拉线圈，他们试图通过这些高压设备来提高某处的电磁场水平。关于超自然现象，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灵魂”或“实

体”能够以某种方式在特定地点，利用某种能量去形成一种可以通过视觉或者听觉感知的表象。如果这种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摧毁，那么，一种能量的转移或者共价结合是否有可能解释各种各样的遇鬼事件？这些也许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些现象，如“冷环境”（指通过“转移”热能，使周围环境的温度逐渐降低，只剩下冷气），又如在一个超自然想象的研究过程中，电池突然快速地耗尽。

为了证实这个观点，阿肯色超自然及异象研究小组利用定制的一个具有500千伏的SSTC（固体的特斯拉线圈），进行了几个可以操控的实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线圈的形状非常适合远离线圈底座顶部产生的最高电压能量，这个集中的电场能够产生一种电离的柱状体，这种柱状体可以起到如同发射天线的作用，此外，也可以通过受指引的放电去改变或者操纵局部的电磁场。在接下来的标准线圈电离 / 消电离作用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异常影响都会显现出来，包括视觉上的、听觉上的，以及个人能够感知到的独特体验。阿肯色超自然及异象研究小组继续研究着高电磁及高电压场与所谓的超自然想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



图2-4 阿肯色超自然及异象研究小组的领导者拉里·弗拉克斯曼利用定制的特斯拉线圈，在对超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图片由拉里·弗拉克斯曼提供)

在特斯拉75岁生日的时候，为了纪念他的生日以及他的研究发明，1931年发行的《时代》杂志将特斯拉作为杂志的封面。特斯拉的研究及其后来者的研究，最终会对吉萨（Giza）大金字塔（the Great Pyramid）的共振研究产生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3章详细介绍。特斯拉的研究也深深影响着另外一位先驱——维克·坦迪（Vic Tandy）。维克·坦迪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一个更加虚幻的范围，他试图探索寻找“‘鬼魂’的频率”。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首先知道了共振能够制造地震，并可能会为全世界提供免费的电能，甚至能够在没有闪电的地方制造闪电。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共振能够制造金字塔吗？

约数

数值名称

10⁻¹ Hz dHz 十分之一赫

10⁻² Hz cHz 百分之一赫

10⁻³ Hz mHz 千分之一赫

10⁻⁶ Hz μ Hz 百万分之一赫

10⁻⁹ Hz nHz 十亿分之一赫

10⁻¹² Hz pHz 兆分之一赫

10⁻¹⁵ Hz fHz 千万亿分之一赫

10⁻¹⁸ Hz aHz 百亿亿分之一赫

10⁻²¹ Hz zHz zeptohertz

10⁻²⁴ Hz yHz yoctohertz

倍数

数值名称

10¹ Hz Hzda 十赫

10² Hz Hzh 百赫

10³ Hz kHz 千赫

10⁶ Hz MHz 兆赫

10⁹ Hz GHz 吉赫

10¹² Hz THz 太赫

10¹⁵ Hz PHz 拍赫

10¹⁸ Hz EHz 艾赫

10²¹ Hz ZHz 泽赫

10²⁴ Hz YHz 尧赫

第三章 是共振建造了金字塔吗？

公元前2560年，埃及吉萨高地（Giza Plateau）。

大约有200多人站在一起，在一块平坦的岩石周围围成一个圈，岩石的表面十分光滑，以至于能够反射沙漠里火辣辣的阳光。在岩石的中心有一个直径1米，深15厘米的碗状凹穴。一块至少50吨重的石灰石板被巧妙地嵌进了这个凹穴。

法老基奥普斯（Cheops，又称胡夫Khufu）的大臣海米昂（Hemionu）进入这个圆圈，一组卫兵和大祭司围绕在他四周，海米昂站在这块石头前，自豪地抬头望着这块石头。在他的手里，拿着为他叔叔基奥普斯绘制的他一生中最杰出的建筑图纸，在这个圆圈之外，在沙地上展示出了一副网格形式的、跟这张建筑图纸相同的图案。他闭上双眼，犹如在进行某种祷告一样，然后将双手举向天空。

祭司们围着石头坐成一圈，另外19个人则围着这个圆圈以均等的距离站定。这19人当中的13人手中拿着喇叭状的乐器，把他们举到嘴边，并且指向这块石板的方向。另外的6个人，也以相等的距离围绕着这个圆圈，他们托着放在底座上的巨大的鼓，这个鼓也对着石板的方向。其中一位祭师用手臂发出信号，然后这些人就开始缓慢地齐奏，产生了一个逐渐升高的单音调的声音，这个如脉冲般的和声，就像要使他们脚下的地球产生摇晃。

其他的祭司仍然坐着，并开始一致地大声吟唱，他们的声音逐渐增大，伴着喇叭声和鼓声，吟唱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他们继续吟唱，继续吹喇叭、打鼓，这些吟唱声、喇叭声、鼓声逐渐一致，并形成一种强大的声相，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受。过了一会，海米昂和护卫面前这块光滑的石灰石开始振动。刚开始，这块石灰石振动得很轻微，到后来，逐渐振动得越来越剧烈，整块石头的周边都在不停地摇晃跳动着。随着打鼓的速度越来越快，喇叭声音也逐渐加大，并且穿越空气产生共振，这块石板也不停地在这个凹穴中摇动，好像它想从中挣脱出来。

海米昂的护卫怀着敬畏的心态逐渐远离这块振动的石头，只剩下海米昂这位建筑师站在旁边，他闭上双眼，将双手举向太阳。人们惊奇地发现，这块光滑的石头正慢慢地升上空中，逐渐远离地面。一个响亮而

浑厚的共振声音从石头里发出来，犹如是加入了这场乐器的合奏。几个人走上前，只用了几块简单的木块以及滑车，费了很小的力气，就把这块石头搬运到了海米昂指定的地方。突然之间，这些鼓和喇叭变得安静，人们的大声咏唱也变成轻柔的呢喃，共振的声音也变得柔和。伴着一声雷鸣般的巨响，这块石头应声落下，震撼了人们脚下的土地。

五天之内，他们在吉萨修建了大金字塔。

这些虚构的描述只是作为对大金字塔、巨石等一些古老遗址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可能性之一。虽然研究者们希望用声音悬浮和声学共振的概念，来解释如此巨大的物体是如何被搬运到指定地点的，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确切的理论证据能够充分地解释这些伟大的建筑是运用了何种工程技术完成的。古往今来，许多试图找寻这些建筑物秘密的人都失败了，这些建筑物对人们来说，依然充满了神秘色彩，因为没有人能够将这些气魄雄伟的建筑再次建造，并这般完美。

大多数理论都把重点放在对各种各样建筑方法的研究上，这些方法包括水力升降机，对斜坡和平衡力的利用，当然，也包括古老的方式，即靠劳动者的血、汗水、泪水来完成（通常是由奴隶来完成）。

上述的这些技术方法，没有一个能够充分解释如此巨大的石头是怎样被分割，怎样被移动，以及怎样被运输到山上。比如Puma Punkhu的重达100吨的砂石，在位于离海平面大约1.3万英尺高的玻利维亚（Bolivia）山上。又如秘鲁的萨克赛瓦曼（Sacsayhuaman），是由许多重达120吨的砂石筑成的墙体，而要想把这些石块运送到目的地，必须翻越千万里的山岭和峡谷。即便是利用当代的技术，都难以完成如此伟绩。

或许，古代文明的金字塔以及巨石构成的建筑并不是由人们的血汗铸成，也不是利用滑道或杠杆铸成。或许，这些神秘的建筑物的建成没人们想象得那样复杂。有可能声音即是造成这些巨石移动的原因。

声音悬浮和声波共振这些观点并不新颖，它们也不是来源于古代的传说、神话或者幻想。事实上，利用声音的振动来抬升物体的方法被一些机构认真地运用着，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据称，在1990年早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通过一家名为Intersonics的私人公司，实验了一个声音悬浮和定位装置。这一真实的专利简介可以在以下网站看到：www.freepatentsonline.com/EP0484734.html。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005年5月1日的《技术简介》（Tech Briefs）上报道了有关机械和自动化的问题，证实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在着手对“声波电钻”的研究。“声波电钻”即一种由超声波和声波振动结合的装置，它可以像电钻钻通水泥板那样，穿透各种各样的材质。

如今，这种“声波电钻”的缩小版原型已经公之于众。稍后，一个大型一点的“声波电钻”也可能将制造出来，这个较大的“声波电钻”能够穿透混凝土、岩石和沥青沙土混合物，以及其他坚硬的材质。或许早在公元前2560前，人们已经设想出类似于“声波电钻”的工具，并将其制造出来，利用这个工具来分割巨大的石板，用以修建金字塔。历史上许多其他巨石结构的建筑物，可能也是利用此类工具修建而成。

现代技术对声音悬浮和声波悬浮的运用主要与“无容器加工”（containerless processing）有关。这种方法包括对一个样品进行融化和凝固，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样品都不会和装它的容器发生一点接触。这样的技术已经使用在了两艘航天飞机所载的陶器样本上。

很显然，声音悬浮不过是共振机制的一种。利用两种相互干扰的声波产生相反的频率，制造出一个共振区域，从而发生悬浮。理论上，要想移动悬浮的物体，只需要简单地改变这两种声波，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

声音悬浮的概念非常接近于共振物理学的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约翰·恩斯特·华瑞·基利（John Ernst Worrel Keely, 1827-1898）提出的。基利的一生几乎都用在了检测声音移动物体、改变物体性质的功能上。基利被众所周知是因为他发明了一套奇妙的机器，用于证明他的理论。其中包括有据称能粉碎岩石的装置，即是为美国海军（U.S.Navy）发明的一种振动大炮，以及一种能粉碎石英和其他坚硬岩石的技术。

基利是一名孤儿，从小由他祖父母抚养长大。1872年，基利在音叉振动的基础上发现了动力产生的原理。基利指出，通过共振，音乐的振动能够达到原子爆炸时的频率。他还建造了一些据他所称能够证明他的振动技术的机器。但是他因为连年的法律纠纷和财务困扰，以及有人对他提出诈骗罪的指控，最终使得基利隐藏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使他不能像爱迪生和特斯拉那样与人们分享他的发现。

基利的研究范围相当广，包括对负引力（negative attractive force）的研究，或内破力（implosive force）的研究以及与光和暗辐射力的随

遇平衡有关的“同化律”的研究。此外，基利也相信所有显现出来的力就如同一个漩涡一样，并且振动的能量通常以旋转、纵向、横向这三种向量显示出来。基利提出的一些理论在他的时代有一点超前，特别是他曾称，当脑电波达到一个特殊频率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脑电波来控制他的机器。那样的话身体就如同一个收音机，能够发出一些“以太电流”。

遗憾的是，基利逝世后，他的大多数仪器和设备要么是被没收，要么就是被证明并不像基利生前所称的那样运作。甚至于现在，许多科学家仍把基利视为和特斯拉一样，都是难解的迷。但是基利开启了科学/哲学的分支，如今，这些分支学科被称为“振动物理学”或“共振物理学”。这些都是许多研究者希望在将来能够得到更多重视的研究领域。

粉碎一小块石英听上去可能比升起一块70吨重的花岗岩或者石灰石要容易（更不用说把石块精确地挪到一个指定位置）。无论如何，的确有目击者称曾经看到这种现象轻而易举地发生。

亨利·克杰森（Henry Kjelson）是一名瑞士的工程师。在他的书《失落的技术》（The Lost Techniques）中，有大量关于声波悬浮的事例。书中提到他的一位朋友加尔（Jarl）医生，这位医生在一名年轻的西藏学生的请求下，到西藏地区去治疗一位大喇嘛。在那儿，加尔医生进入了一般旅游者进不去的私人领地，包括寺院外的一片倾斜的草地，在这片草地上他看见了声波悬浮的景象。

加尔医生被带到这块草地上，看见了一块中心有一个中空洞穴的巨型石板，这个石头和我们开篇虚构情节里描述的石头类似。当加尔无比惊奇地看着这个巨石的时候，几个西藏僧侣开始站着并打着鼓，而另外的僧侣则开始吹奏一种被叫做“Ragdon”的喇叭。这些乐器的演奏者们站在恰好位于巨石63米以外，并围成90度的弧型。

接下来，他们将一个较小的石头置入巨石中心的洞穴处。加尔目睹僧侣们的演奏将近四分钟。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随着这种巨大声响的速率逐渐加快，巨石中间凹处的石块开始振动摇晃，并自己升到了空中，朝向山洞出口的平台，而这块石头着落的位置恰好就是僧侣们所预设的位置。据加尔医生描述，这些僧侣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过程，利用同样的方法每小时移动大约5到6个石块，而这种方法加尔常常听人们说起，却没有一个人曾亲眼目睹过。

在1930年，据称一位名叫琳娜赫（Linauer）的奥地利电影制作人，在西藏北边（Northern Tibet）一个较偏僻的地区也目睹了类似现象。这次是一个大型的、像锣一样的乐器，它是由数种不同的金属铸造成的合金，并且有一个看起来很柔和的黄金做的中心。另外还有一个有金属弦的乐器，这个乐器并没有人弹奏，而是自己在弹奏，这是因为鼓声的共振引起的联动。这些乐器朝着两个巨大的隔板，很显然这两个隔板是用来引导声波的传递方向，因此，这种方式能使石头没有重量，就好像地心引力仿佛已经不存在。

不管这些报道是真是假，关于悬浮科学，存在着多种说法和理论。其中一个理论称，声音共振不会引起地心引力的消失，而是对其产生反抗，产生出了一种磁力悬浮，这种磁力悬浮由合适的和声共振引起。声音共振由适当的谐波频率组成，能够产生一种悬浮的磁性。要操控这种悬浮，需要在石块前用一定的时间发出特定的声波频率，直到能感觉到一定的效果为止——或许这些效果只是一些轻微的振动，亦或摇晃。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能够增大石头摇晃的频率。一旦恰当的两个或更多的谐波排成一行，这个石头就会像脱离了地心引力一样，逐渐离开地面，或者如一些目击者看到的那样，将它自己投掷到指定的位置。

试想一下，下一次你搬家的时候，装载卡车上的东西将会是多么地轻而易举，只需要召集一些朋友，然后制造出快速而大声的声音就可以了。

有趣的是，鼓和传声板能够在二维中发生共振，并能由此产生更多的共振频率。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西藏人能够用鼓声来使石板升空。这种声波就像音叉那样，音叉的一头被固定住，并且只在某种特定的频率下发生共振（参阅第1章）。

理论上讲，一个人能够很快发现正确的声音组合，用以影响某种特殊的属性。但是，要做到这样，实际上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并且还需要了解岩石和水晶的属性。此外，还需要有关于和声学 and 声音学扎实的知识基础。换句话说，一旦找到了大块岩石的共振频率，你就能将复活节岛上的巨石像搬到你的后花园里。但首先，你或许还需要建造一个稳定的磁场，使悬浮能够在其之上产生或移动。

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掌控外部电磁场的影响，这个磁场比实验室里受限的设置作用更大。想要在埃及的沙漠里达到此目的十分困难。然而，如果一个很强的地磁格点能够产生，那么就on能够像用小商店买来的

磁铁操控回形针那样，也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操控巨大的石块。

一些研究者也提出这样的理论，即石头种类的不同将会产生很大的差异。花岗石是一种合成的石头，可能比一些简单的非合成石头更难找到恰当的共振频率，如石灰石。通过对著名的巨石、金字塔，以及由岩石筑成的建筑物所使用的石头种类的确定，就能够更明确地确定它们的矿物和化学成分，从而能够更容易地得出它们的共振频率。

或许，地球本身的舒曼共振就影响着这些雄伟而神秘的建筑物的形成。正如我们在第2章里面所介绍的，尼古拉·特斯拉在他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实验中都利用了地球频率，如他的电磁能量和电能的无线传输研究。

就吉萨大金字塔而言，埃及的祭师和法老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许就包含对舒曼共振的掌握和利用。再加上他们神圣的几何学知识，以及振动和频率的能力，特别是当这几点同时得以运用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就特别容易找到一个能产生放大的和声交点的经纬度。这个放大的和声就能用于建造。或许，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使巨石或者神圣地点之间的位置达到等距离，是为了使地球的能量场平衡稳定。

大金字塔内壁的墙面是由玫瑰色的花岗岩砌成的，因其独特的共振特性而知名。声学工程师杰里·瑞德（J.Reid）在大金字塔的上层石室里进行过一场声学实验，他发现上层石室的共振频率是121赫兹，而在上层石室内部小屋的共振频率是117赫兹。这两种频率产生轻微的抵消。而在小屋的内部记录下了最强烈的相互作用，产生出了一个近似于人类心跳的跳动频率。这仅仅是巧合吗？理论家亚历山大·普尼（Alexander Putney）在他的网站(www.humanrsonance.org/pyramid.htm.)上提到，上层石室和小屋并不是墓室，而是一个“用来稳定母亲和孩子生育分离时的生物节律”的婴儿中心。

许多研究者和游客都表示，在国王的墓室里吟唱和冥想时，人的精神和身体上都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感应。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倾斜的墙面和各种错综复杂的墙体和空隙构成的棱柱体结构，这种结构形成了一个具有共振性质的神奇结构。事实上，那些胆敢躺在国王墓室中巨大的无盖棺材里的人，都能体验到一种难以置信的超越心灵的奇妙感应。

对金字塔研究最著名的一位学者是地质学家罗伯特·肖赫（Robert

Schoch)。从1984年起，罗伯特·肖赫就是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通用研究学院（College of General Studies）的一员，且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取得了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geology and geophysics）的博士学位。肖赫之所以闻名于世界，不仅因为他是研究埃及狮身人面像（Great Sphinx）的先驱，而且他的研究也重新改写了狮身人面像研究的历史。此外，他对许多不同国家的古代文明及历史遗址的研究也使他蜚声于世界，如他对秘鲁、波斯尼亚、埃及以及日本的研究。肖赫写了许多书，包括《金字塔探秘：大金字塔的秘密和文明曙光》（Pyramid Quest: Secrets of the Great Pyramid and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和《金字塔建造者的旅行》（Voyages of the Pyramid Builders），他在自己的网站（www.robertschoch.com）中也提到，他曾在国王的墓室里遇到过这种共振现象。他提到一个狭窄的甬道和两个石室，其中一个石室位于大走廊最前端的旁边，另外一个则位于大走廊最末端的旁边。它们被称为国王和皇后的石室，且沿途都铺满了花岗石，表示从阿斯旺（Aswan）连接到尼罗河（Nile），这也是形成视觉和声音共振特征的原因。肖赫发现了金字塔的这个特征，他兴奋地说：“通过在国王的石室里吟唱和冥想，将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心灵力量，这种感觉就跟拿破仑（Napoleon）当年感受到的一样。”肖赫继续描述了国王是如何让侍从离开，并希望在夜晚独自一人留在石室里。肖赫写到：“第二天清晨，他就变得苍白，并且好像受到过某种惊吓。但直到他逝世都没有告诉任何人，那天晚上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看起来国王石室的共振频率是在F调上，而国王石室的镶板则是在A调上，即是F调的第三个小调。汤姆·丹利（Tom Danley）是一名工程师，曾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顾问。他在国王的石室里做了一些复杂的声波实验，包括测量位于石室之上五个房间的三维大小，然后在石室内安装扩音器和扬声器来制造响亮的声音。然后他开始测量这五个房间的驻波频率，他发现，这五个房间的频率都在16赫兹，低于人类能够听到的范围。丹利认为金字塔的内部大小和所使用的材料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结构体系，这一结构体系能够放大石室内产生出的声音，而其产生的频率形式就跟F调的音调结构一样。

一些古老的文字记录显示，古埃及人相信地球的共振频率是F调，而这个音调也正是地球谐波的频率。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克里斯·邓恩（Chris Dunn）——《吉萨：能量工厂》（The Giza Power Plant）的作者，以及汤姆·丹利研究组的队员鲍里斯·斯德（Boris Said）的支持。鲍里斯·斯德在他的网站上（www.lauralee.com/said.htm）引用“有人认为金

字塔的建筑结构是为了声音这一目的”，来陈述丹利在国王石室里做的实验。

也许，大金字塔是为了符合地球本身的频率的目的，或许是为了产生某种具有治愈力的能量波，以及产生一些具有其它某种世俗作用的能量。但除此之外，金字塔的建造还包括其他的声音目的。甚至可能在大金字塔里由共振频率组合的谐波和我们人类的基因（DNA）亦存在着某种联系。

苏珊·亚历山大（Susan Alexander）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家，她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化学和生物化学教授大卫·迪默（Dr.David W.Deamer）博士一起，于1999年在《医学生物工程》（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一篇文章——《DNA基础上的红外线频率，科学和艺术的结合》（The Infrared Frequencies of DNA Bases,as Science and Art）。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迪默和苏珊在1988年进行的一个真实的实验，通过测量“四个DNA分子的振动频率，然后将其频率转换为声音，再把这些声音编程到一个雅马哈（Yamaha）的合成器里，然后将这个调音系统作为原始曲谱的一个基础，取名为‘Sequencia’……”文章还提到，DNA有一个和声构造，并且我们的身体拥有“通过对音调的共振而识别身体自身电磁形式”的功能。

这就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当DNA和RNA的共振频率与红外线的吸收有关时，怎样适当地将“光转为声音”，通过观察声音转化为光谱的形态，其产生的结果“光的比例形式”又转回成为了声音的媒介。这就彰显出了它们所携带的信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高度推测出来的事物。但是一些金字塔研究者也常常提到，这种建筑结构可能使用声波共振来影响人的身体，甚至可能刺激到DNA本身。

试想，如果金字塔和其他巨石建筑的建造者知道共振能够对人类生理产生影响。那么，这是不是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国王的墓室里，当一种音调或话语在墙与墙之间产生回响时，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一种精神意识的转变。这意味着金字塔可能充当着一种类似“发电机”的角色，这种“发电机”通过共振来增加地球共振的能量，并且与地球上的其它金字塔一起发生作用。这股能量将和地球的谐波一起运转，并有着治愈的特质。如果其不能恰当地调校，这两个谐波就会制造出有害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将在第五章，谈论美军为了防御目的而在次声波和谐波共振方面做出的研究（如维持秩序、战争，以及使敌人致残）时，继续深入地探讨这一现象。

或许，当这个真实的“能源发电机”关掉后，它散发的能量甚至也将对活着的生物产生长久的影响。金字塔会不会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影响着生物的DNA结构？共振会持续不断地影响环境吗？如同一颗小石子一样，在池塘弄起涟漪，却引起千里之外发生海啸，造成灾难性的毁坏。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简单的振动或波形吗？这些是否暗示出所有的生物（甚至于无生命的物体）都在经历着某种神奇的共振，如同一个惊人的大爆炸理论——我们的DNA也有共振。

我们知道，共振能够在瞬间毁坏物体，正如共振能创造物体一样。地震中，被摧毁得最多的是建筑物，因为这些建筑物和地震波有相似的共振频率（还记得特斯拉吗？）。回想一下，地球物理学者和地震学家同建筑师以及设计师一起设计摩天大楼，在其中建造出减震系统，来减低地震波的振动影响。风也可以产生和高大建筑物相似的频率共振，这种类似的频率共振常常导致建筑物的摇晃而非倒塌。我们在舞池和运动赛场上都会感觉到振动，特别是当许多人一致地跺脚时，将会感觉到脚下的地板仿佛像要垮掉一样！

不管是为毁坏还是创造，与共振频率的符合在建筑物的设计上十分重要，尤其是对有宗教意义的空间和一些神圣的地点而言。对现代人而言，建筑物的安全和结构的完善是很重要的事，但在古代，甚至近代，许多设计师都利用神圣几何学来修建寺庙和教堂，而共振是一个场所在抽象感知中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有时，神圣几何学的影响和这些建筑本身一样神秘。有两个十分著名的地点映入我们的脑海：佛罗里达神秘的珊瑚石城堡和著名的《达芬奇密码》（Da Vinci Code）里让人难忘的罗斯林教堂（Rosslyn Chapel）。



图3-1 位于佛罗里达（Florida）霍姆斯特德（Homestead）的珊瑚城堡内部。（图片由克里斯蒂娜·鲁兹[Christina Rutz]提供）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Miami）南部大约30英里处，有一个被许多人称为不可能完成的神奇建筑物。珊瑚石城堡被认为是一名叫做爱德华·利兹卡宁（Edward Leedskanin）的拉脱维亚移民的毕生心血和结晶。利兹卡宁是一个矮小且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在整整30年中，他一直努力用一种方法来构建一座由珊瑚做成的“城堡”，而关于他如何完成这个不可思议的建筑的传说，也一直在流传。

据传说，利兹卡宁在1920年开始建造他的珊瑚石城堡，即在他16岁的未婚妻于婚礼当天离他而去之后。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一个人切割、搬运、组建了超过1020吨珊瑚，他一直致力于将这些珊瑚打造成家具和墙的形状，直到1951年他去世为止。虽然对珊瑚石城堡建成的主要理论

是用了一种先进的砝码和杠杆系统原理，但也有一些报道称，利兹卡宁是通过“唱歌”使珊瑚悬浮来完成珊瑚石城堡的修建，这不仅让人联想到大金字塔利用谐波共振来举起巨石。虽然传言一直称这项壮举仅靠人类的才智是不可能完成的，但遗憾的是，能够找到的真实证据却只有滑轮、砝码，以及三脚架，这些都是在修建珊瑚石城堡时所使用的工具。

利兹卡宁说：“我发现了金字塔的秘密，我知道了古埃及人、古代秘鲁、尤卡坦（Yucatan）以及亚洲的建筑师们，是怎样用最原始的工具搬运重达几吨的巨石，并将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上的。”有一些作家，支持是用砝码和杠杆系统来完成这些伟大建筑的观点。例如马克·莱恩（Mark Lehner），在他1997年写的《完整的金字塔》（The Complete Pyramids）一书中，就阐述了这种观点。尽管缺乏足够的力学依据，但这些关于悬浮术的流言一直在持续，特别是在使用所谓的“地球能量”和磁性的时候，这两个方面大概利兹卡宁也很感兴趣。不妨来看看这些不可思议的雄伟的高墙和巨塔：

- ◆ 一个方尖塔重28吨。
- ◆ 珊瑚石城堡周围的墙有8英尺高，且组成墙的每块珊瑚石都达几吨重。
- ◆ 在珊瑚石城堡有一个重达9吨且可以摇动的门，只需用手指轻轻一推便能将其移开。
- ◆ 珊瑚石城堡所使用的一些珊瑚石，比大金字塔使用的最大的石头还要大两倍。
- ◆ 呈新月形的大珊瑚石被置于20英尺高的墙上。

一个受过很少教育的矮小移民真的能够一个人完成珊瑚石城堡的修建吗？或许是他掌握了古代建筑物的秘密？遗憾的是，没有人看见过利兹卡宁修建这座“城堡”。根据珊瑚石城堡信息中心的情况看来，并没有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探访过这个地方，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做过任何的科学调查。虽然有报道称，利兹卡宁在佛罗里达霍姆斯特德的邻居看到过利兹卡宁用卡车搬运珊瑚石，但是没有人见过他是如何把巨大的珊瑚石搬运到卡车上以及如何修筑制造这些珊瑚石。在这个真实存在的建筑背后，我们缺乏确凿实在的证据。我们能够得知的是一些理论以及几个年轻人的谣言，正如《命运》（Fate）杂志里的一篇报道，详细地描述了

几个年轻人在夜间看见利兹卡宁使石块在空中漂浮的经历，“就像氢气球一样”。除了科学的观点以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利兹卡宁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操控一种神秘世界的能量网格来移动石头到指定的位置。凯瑟（Cathie）是国家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他认为这种网格也是产生很多UFO现象的原因，因为它能够制造出恰好地操控地心引力的“几何谐波”。



图3-2 从1920年到1951年，利兹卡宁创造了世界上最神秘的建筑成就之一：珊瑚石城堡。（图片来自互联网）

尽管缺少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是利兹卡宁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建筑，但是，他一定是受到了磁力学作用的启发。或许他是利用磁力来操控地心引力？也许，他能够改变整个地形，为了使他能够移动山，当然，这里移动的是珊瑚石。利兹卡宁甚至写了一些小册子，其中一个被称为“磁流”。在这本册子中，他隐晦地提到他所述的“悬浮秘密”，“真正的磁力是物体本身，即在金属内的循环流动。物体本身的每一个颗粒都有自身独特的磁力……它们非常小，以至于可以穿过任何东西。事实上，它们

穿过金属比穿过空气更容易。它们与地球能量的集中点相交叉.....”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观点与神圣几何学极其相似。或许，地球能量的交汇点恰好是利兹卡宁以及古埃及人能够建成如此伟大建筑的原因。他们利用地球“看不见的能量”来搬运巨大的石头。

理论家乔恩·邓普（Jon DePew）甚至称存在“珊瑚城堡代码”，这一点在他的网站（www.coralcastlecode.com）上也提到过。通过包括磁流和属性的物理实验，邓普称他已经发现了这个代码，且“我们所有的气候循环、地震、火山爆发、飓风、龙卷风、水流运动，以及地球上和其背后细小微观的单个变化”都是由两个独立的磁力或磁流所引起。

不管珊瑚石城堡是由付出血泪与汗水筑成，还是由一些古老的魔力或精妙的装置筑成，抑或是由地球的共振频率形成的强大能量构成，甚至是通过利用磁力来创造一个区域的拉力来完成这项伟大的建筑，这个旅游景点仍旧充满神秘感，不仅是因为由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且因为只有他单独一个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利兹卡宁和这座“城堡”一样神秘。

另一个与谐波共振有关联的神秘建筑物是罗斯林教堂，一个15世纪的苏格兰教堂。这个教堂是由圣克莱尔（St.Clair）家族的威廉·辛克莱（William Sinclair）所设计。威廉·辛克莱是诺曼底（Norman）爵士的后裔，并且有人称他和圣殿骑士（Knights Templar）有关联。罗斯林教堂位于一个叫寺庙的村庄大约5英里处，这里一直被认为是古代圣殿骑士总部的的位置。起初罗斯林教堂被称为圣马太大学生教堂（Collegiate Chapel of St.Matthew），后来罗斯林教堂的名声是因为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及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的盛名而来，这部电影将这个教堂与圣杯（Holy Grail）、基督和抹大拉的玛丽亚（Mary Magdalene）的血统联系了起来。

罗斯林教堂从1440年开始修建，持续修建了40年。纵观历史，罗斯林教堂一直与神秘、诡异、难解这些词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被称为隐藏着充满奥妙难以理解的知识。一些学者认为，罗斯林教堂的设计和耶路撒冷（Jerusalem）的所罗门神殿（Solomon's Temple）极其相似。

诸如罗斯林教堂之类的学院教堂，都有着其宗教和教化的目的。但罗斯林教堂却一直具有更加神秘的意义，其中许多都是由理查德·奥古斯丁·海（Richard Augustine Hay）神父在他的三卷研究材料当中提出来

的，他是关于这座教堂和圣克莱尔家族最权威的专家，他认为罗斯林教堂是一座最奇妙的作品，建造它一定有着无比的荣耀和光辉。威廉姆爵士雇佣了最好的石匠和工人，跟圣殿骑士和共济会一起创建了这个学会，直到今天，罗斯林教堂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罗斯林教堂的研究者们认为，教堂西面的墙几乎和耶路撒冷的哭墙（Wailing Wall）一样，并且学者们认为，教堂设计的初衷就是模仿哭墙。然而对游客和研究者而言，最奇妙的则是刻在石头穹顶的神秘代码，它在2005年的时候被发现，据称这组代码是某种音乐密码。苏格兰的作曲家斯图尔特·米切尔（Stuart Mitchell）发现了隐藏在天花板上的213块石雕中的神秘代码。当这些代码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形成一首伴奏曲，可以让这些中世纪的祷告者吟唱足足一个小时。

当这位作曲家又发现脚下的12根石柱能够形成一曲经典的15世纪的节拍，亦或形成一段乐曲结尾处的三个和音时，他认为这些音乐听起来就像一首童谣，而这种孩子般的旋律更适合如威廉·辛克莱这样一个只懂建筑而不懂音乐的人。米切尔的父亲托马斯·米切尔（Thomas Mitchell），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试图破解教堂天花板上的神秘代码。斯图尔特对神秘音乐符号的记录被称为“罗斯林圣歌”（The Rosslyn Motet），这也是他一直所期望的，即当用中世纪的乐器演奏时，就会在整个教堂产生共振频率，和音流学或者克拉尼图形（Chladni pattern）一样。克拉尼图形是让覆盖着一层沙子的薄板振动。薄板以复杂的方式振动，随后，薄板上便出现一幅独特的沙子图形。不同的音符振动能够产生不同的图形，如菱形、花形、钻石形、六角形等其他形状。所有这些形状都可以在罗斯林教堂天花板上的石雕上找到。

米切尔认为这些音符和与之一致的天花板上的石雕，它们绝不仅仅是巧合，或许将来某一天，总会有人通过不断对这些频率进行一遍又一遍的研究，从而开启中世纪的神秘之门。那个秘密或许是圣杯，或者是证明它存在的证据。又或者是指明传言中圣殿骑士宝藏（Templar Treasure）的位置，这些宝藏也许就在教堂里面或者下面的某个地方。

或许威廉对神圣几何学、共振，以及谐波非常熟悉，并利用它们来修建这座充满神秘感和魔幻感的教堂。这些神秘的，同时又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神秘现象，将罗斯林教堂和共济会、圣殿骑士团以及其他许多神秘社团联系在一起。这也使罗斯林教堂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和神秘地点。教堂里的两根石柱被认为是参考了所罗门寺庙门口的波阿斯和雅斤（Boaz and Jachin）石柱，并且墙上雕刻的图案也被认为是参考

了希拉姆之钥（the Key of Hiram），另外还有一些只在美国才有的植物种类的图案，而它们可能不是如宣称的那样于100年前才被发现。

在《被禁止的宗教：被抑制的西方异教》（*Forbidden Religion: Suppressed Heresies of the West*）一书中，研究者杰夫·里斯比特（Jeff Nisbit）在“达芬奇密码透析”里，写到了罗斯林教堂设计背后的另一个秘密。里斯比特指出，圣彼得雕像（St. Peter）在照片上和现实中看起来有差别，并且认为罗斯林教堂的一些元素非常新，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并不是原始的设计和建筑。他指出西洋镜的发明者——路易斯·达盖尔（Louis Daguerre），也是摄影技术的先锋，其对彼得雕像的雕刻家的创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达盖尔的才华能不能通过合适的光照使得二维画面产生出三维影像的错觉，从而使雕塑在照片上和现实中看起来不一样。

也许这跟某种神秘力量产生共振的神圣地点和它们的创造者宣称的一样古老和神秘。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把事情搞砸的人物。并不是所有事物的真实状态都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1954年，苏格兰的建筑工程部门（Ministry of Works）在教堂的内部涂上了一层水泥，目的是为了防潮和预防教堂腐坏。这些修整和改变，目的虽然是为了保护建筑本身，但实际上却掩盖了建筑里象征符号的秘密。

很多观光者和研究者，仍然继续成群结队地前往罗斯林教堂，为的是听到教堂里那古老的神秘之音为充满期待的人们揭示它的秘密。即使这些都没有发生，我们也可以在丹·布朗的小说和电影中看到。

不要认为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Stonehenge）不存在它自己的共振历史，一名叫鲁珀特·提尔（Rupert Till）的大学教授的最新研究指出，这些站立着的神秘巨石，或许是古代迷幻舞曲的故乡。作为哈德斯菲尔德大学（Huddersfield University）声学 and 音乐技术方面的专家，提尔在2009年1月发表于《英国电讯》（UK Telegraph）的文章声称，这些巨大的石头拥有“完美的音响效果，能够放大迷幻的节奏”。提尔运用电脑模型来进行他的声音实验，他坚定地认为，在之前，通过完美的巨石阵（现在部分石块倒塌）所发出的声音，拥有“美妙的如剧院现场般的音响效果”。提尔和他的同事布鲁诺·凡森达博士（Dr. Bruno Fazenda），他们一同参观了由混凝土做成的和巨石阵同样大小的复制品，并利用电脑软件对其进行了一些声学分析，此外，他们还利用高科技的机器在这个仿制的巨石阵里制造了一些音

乐，甚至人的说话声或者拍手声。实验结果表明，复制巨石阵的共振就如同指尖在葡萄酒杯周围摩擦产生的共振。这表明，通过这个建筑内部发出的一些简单的声音，如鼓点或者吟唱声，可以成为戏剧化声音的一部分，把这些声音片段放入迷幻音乐里也会显得非常和谐。提尔总结出，“这个空间有一种真实的特性，人在里面就会感觉到如同进入了某个特别的地方。”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探讨共振和超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鬼魂”和UFO有使它们自身得以显现的共振吗？存在开启未知现象之门的“通灵乐曲”吗？低频的声音能够产生“鬼魂”或者喧闹鬼吗？我们自身的DNA是否能像俄国的一位科学家研究表明的那样，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超自然事件的发生，如第六感、伤口自然愈合、千里眼，以及灵光。

或许这一切只是因为简简单单的同步现象所生？

第四章 超自然频率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自从昨天在公路上开始，我一直都看见这个幽灵。剃须膏，枕头……该死的！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意味着一些事。这点非常重要。

——罗伊·尼利（Roy Neary）《第三类接触》

对于在上世纪80年代成长的人来说，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电影《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毫无疑问是对我（拉里）进行的关于未知世界的首次介绍。我一直在想，在今天看来“什么是真的？”。我现在仍然禁不住想，电影的假设或许并不是我们亲爱的政府在利用好莱坞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信使，试图让公众试着去接受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但无论电影的本旨是什么，我都被迷住了。进一步讲，UFO，幽灵，大脚怪，尼斯湖水怪，超感官知觉，第六感等都吸引了我。

你或许会问，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喜欢制作土豆泥，又同时热衷于研究频率、声音和共振。其实很简单。在电影最后的高潮片段，外星母舰着陆在了美国魔塔山国家公园（Devils Tower National Monument），我们勇敢的科学家试图通过五个音符去与外星母舰交流。以下引自网站 ars-nova.com：“《第三类接触》中的五个音符，2 3 1 1 5。其中第一个1要比第二个1低一个八度。这五个音符的组合是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在尝试了从12个半音范围中大概13.4万个五个音符组合中的350个而得出的。”这一歌曲片段让人难以忘却，并且载入了年度文化史当中。如果电影放映的时候有手机响的话，那么可能所有人的手机铃声都会是一样的。

因此，如果说声音频率能够作为一种与外星人交流的方式，那么，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方式呢？通过共振能够做得更多吗？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说某种频率是产生大量其他异常现象和未解之谜的原因，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相信有幽灵吗？你曾经历过不能产生合理解释的事件吗？如果答案为肯定，那么你并不孤单。一份来自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近期调查显示，百分之三十七的美国人相信有“鬼魂”和幽灵存在。大约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相信能够和死人对话。惊奇的是，还有百分之十三的人相信灵媒、占星师、算命师和手相师。只需通过任何一晚的网络和电视节目，就能够看出超自然话题是多么流行，它已经成为了人们的消遣项目和固定节目。

由于近期关于超自然和不可解释现象的电视节目激增，“闹鬼”便成了近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街角理发店到校园餐桌，人们都在谈论着它们最爱的捉鬼师。无论你的兴趣是什么，总有一部你喜欢的节目。几乎所有的主流网站都在赶着一个潮流，那就是发布超自然现象调查者在黑暗的、被认为有“鬼魂”出没的地方进行大胆探索的信息。同时，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队伍冒了出来，他们有着幽灵般的名字和一整套设备，准备在据称有“鬼魂”出没的地点，来一次夜间探寻。

当然，许多电视节目中的捉鬼队展示出的这些方法论和如戏剧般荒诞的力学现象，与合法的科学机构所进行的严肃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当然，这些节目和其中出现的捉鬼队，他们所做的实验证明了超自然现象研究领域的肯定和否定方面。

尽管以超自然现象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帮助人们扩大了对这一领域的认识，而人们对“鬼魂”的研究远比这些节目中说到的多得多。你或许会感到惊讶，现在最前沿的研究是由物理学和超心理学领域等其他学科的顶尖科学家做出的，研究表明，在声音、共振和未解现象之间有着某种特殊联系。在探究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闹鬼的一点历史背景。

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在公元100年记载了关于闹鬼的第一个故事。故事围绕一位名叫阿提诺多洛斯·卡纳纳迪（Athenodoros Cananites）的哲学家对一座闹鬼房屋的调查展开。

鬼怪俱乐部于1862年建立于英国伦敦，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超自然现象研究机构。其中著名的成员包括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威廉姆·库克斯爵士（Sir William Crookes）、威廉姆·弗莱切·巴雷特爵士（Sir William Fletcher Barrett）和哈里·普莱斯（Harry Price），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家和美国心理学会的创建者，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了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超自然异常现象，比如鬼怪、幽灵等进行研究。他的发现被阿尔弗雷德·卢瑟·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剑桥哲学家亨利·席德维克（Henry Sidgwick）和他的妻子埃莉诺（Eleanor）、埃德蒙德·盖尼（Edmund

Gurney) 等其他学者赞同。他们一起构成了灵魂研究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的目的是收集关于幽灵、闹鬼屋和类似显现的证据。

这些研究者们收集了个案材料，出席了会议，设计了主张真实的测试并且进行了关于幻觉的普查，对死亡时出现亡灵的现象进行跟踪调查。哈里·普莱斯在1920年为英国国家灵魂学实验室进行了类似的研究，随后在20世纪50到60年代之间，德国和美国的独立研究者，包括汉斯·霍尔泽（Hans Holzer）、艾德（Ed）、洛林·华伦（Lorraine Warren）也开始了这一事业。其他的，包括洛伊德·奥尔巴克（Loyd Auerbach）、克里斯托弗·查肯（Christopher Chacon）和威廉姆·罗尔（William Roll）则在19世纪70和80年代之间，进行了独立的实验和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远远地早于电视节目和社交网络——如聚友网（myspace）产生出的大量超自然现象研究小组所进行的研究。

用谷歌进行一次快速搜索，输入关键词“闹鬼研究小组”，你将会发现有超过90万个词条出现。每天都有新的小组建立，可能是由于电视节目目的作用和大量关于这一话题的图书的出现所致。

当然，对于沉溺于伪科学的群体，他们常采用“超自然研究”来作为他们的研究题目，并且，这种趋势逐渐在增加。但他们仅是运用业余时间进行“鬼魂”的研究探索，仅将此当作是一种娱乐消遣，并且避开对其他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如超意志力、超感知觉（ESP）、神秘生物学、自发的人类自燃、千里眼，以及外星人。

由于在很多组织里缺乏统一标准的方法论和实际操作，一些不相信超自然现象及其怀疑者认为，超自然现象这块领域还需仔细地研究审查。如同他们在实验中利用低端的技术寻找答案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也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死去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呢？”

当然，在这一领域也有严谨的研究者，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探究。

在超自然现象研究中，其中一个最吸引人且非常有说服力的领域，就是对EVP的研究，或者又称超自然电子异象（Electronic Voice Phenomena）。EVP自出现以来就受到广大的关注，并形成了一个大型的、世界性的研究机构。美国超自然电子异象协会（AAEVP），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教育协会。该协会致力于支持对超自然电子异象和仪器辅助通灵（ITC）研究有兴趣的群体。

EVP在最初被认为参考了“劳迪弗声音”（Raudive Voices），它是立陶宛心理学家康斯坦丁·劳迪弗（Konstantin Raudive）的名字命名的。劳迪弗使用特殊的以白噪音为背景的电波频率，发现了EVP大部分的研究步骤。

有一些描述录音媒介中记录的突然发出的声音现象的传统术语，美国超自然电子异象协会使用其来描述EVP。EVP最初记录在磁带上。而在后来，任何录音媒介都可以用来作为探寻神秘的超自然现象的工具。仪器辅助通灵（ITC）用来描述延伸的声音和影像形式的交流方式。其他使用的缩略词还包括电子干扰现象（EDP），超时空沟通（TDC）。马克·梅西（Mark Macy）是ITC的共同创始人和研究的主要领导者。马克是一个美国人，他是1995年发表的名为《超越光的对话》（Conversations Beyond the Light）一书的作者，并发布了一个关于使用收音机、电视、电话，以及个人电脑等，即通过ITC手段来建立与死者联系的实时通讯方法。从1980年起人们就已经操作和利用ITC，我们能够利用现代的电子科技设备与离我们而去的爱人们、朋友们进行联系。

对EVP和近一点的ITC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整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身上。这位科学家就是托马斯·爱迪生。他也曾研究过EVP！作为全世界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一，爱迪生相信可以制造一种机器，通过它让人们和死者取得联系。根据howstuffworks.com网站上的资料，爱迪生曾说道：“如果我们的人格得以存活，那么能够保留记忆、智力和我们从地球上获得的其它身体机能，就具有严格的科学和逻辑根据。”这一说法即是人虽然去世，但其记忆、智力、其它的才能，以及在地球上获得的知识都是仍然存在的。”我们所需的仅是一台足够精密的仪器，去记录这些人格特征的波动。

显然，爱迪生十分热衷于与死后的人建立联系的可能性研究。在一次《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采访中，爱迪生说道：“创造一个能与死后灵魂联系的精密仪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格想要与我们建立联系，那么，这个精密仪器至少能够给他们提供比通过倾斜的桌子、听取敲击声、笔仙等其它媒介和粗糙的方法更多的机会，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由于利用EVP进行研究相对而言成本较低且操作简单，因此，全世界范围内的超自然研究小组都利用EVP进行过研究。虽然他们的方法论和分析方式不同，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小组都会将他们研究的最好例子放在他们的网站上，包括www.arpast.org，在这个网站上，你将会听到许

多真实的幽灵般诡异的声音。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自己进行EVP的研究，这里有一些对初学者而言很好的建议和提示：

◆ 记录设备——在EVP实验中，推荐使用数字声音录音器。便宜的型号将产生更多的内部噪音，而这一点对声音结构十分有用。高品质的设备或许还需要增加额外的背景噪音。也可以使用电脑来记录，但是很可能也需要增加背景噪音。

◆ 进度安排——实体可能会在白天或者夜晚的任何时候说话。在最初，建议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记录。这样实体就能够知道何时有机会与我们取得联系。并且，这种对即将到来的对话的期待，能够帮助在这个阶段集中注意力。试着找一个没有干扰的安静环境。有些背景声音也没有关系。但是要注意将其与EVP区分开。

◆ 背景声音来源——研究表明，为了转变EVP，实体会利用环境中的声音来组成词语。大多数记录的情况都有背景声音，但是也需要再增加一些噪音，如风扇声或流水声。也有人使用的是外语收音机，一大堆模糊不清的话语或者录音带，但是AAEVP不主张使用固定的电波或任何形式的鲜活的人声。

◆ 准备——开始的时候可以通过冥想或者一小段祷告，用最真诚的意愿去邀请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来参与。最好是在个人的能量最充足的时候进行。

◆ 记录——在EVP对话的时候，要用嗓音说出你的话语。实体通常是在刚打开录音设备的时候就到来，这个最初的讯息或许是最大声的，因此最好是打开录音器之后等几秒钟再开始说话。问题也应该被记录下来。在每一段话语期间应该留出时间让实体回答，大概为十秒钟。在最后，还需要询问实体是否还有什么要说。

◆ 在前一天进行祈祷和冥想，将有助于我们与另一边的实体进行“约会”。也有人在会话之前提供一些反馈。所以，实体能够知道在实验的最后阶段将怎样操作。没有必要在黑暗中记录。人们为了更好地和实体联系，常常尝试不同的设备和能量来源。这也在EVP实验领域留下

了一些问题，在之前也进行过研究。

◆ 保持录音内容的简短。录音的内容应该被仔细地检查，至少要知道声音是来源于什么地方。捕获信息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两个录音机一起记录。通常而言，EVP只会发生在一个录音机或声音轨迹上，从而有效地避免错误声音的干扰。

◆ 回放——在EVP的转换中，直到回放之前声音通常是不会被听到的。据实验者报道称，当实体获得经验的时候，声音将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但刚开始时，这个声音可能只是喃喃细语。并不是每次对话声音都会被记录下来，也许要经过几次对话才会发现声音的显现。听这些声音也是一项需要学习的能力。检查一段3到4分钟的录音可能需要花30分钟。

◆ 在你刚开始的几次捕捉EVP的时候，你或许会感到沮丧，但千万别灰心！最终，你一定会得到一些东西。一旦你的耳朵适应了聆听数小时的空白声音，最终，你将会听到一些东西，而它们将使你感到震撼！



那么，EVP现象是真实的吗？有可能听到从另一个非人类的空间里传输过来的短小的声音片段吗？当然，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如果这些例子没有被篡改或改变，那么看上去都极具说服力。

ARPAST是拉里的阿肯色州超自然研究小组和异象研究小组的合称，这两个小组将传统的方法（如白噪音和模拟记录）和现代的新技术、工具相结合，并利用这种结合的方法对EVP现象进行了将近两年不间断的科学研究。我们拥有成熟的标准化程序，并且一直坚持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我们的顾问和工程师，我们设计并建造了定制的设备，比如法拉第箱子，用来揭示EVP是否是证明坟墓之外存在着其他类型生命的“圣杯”。

我们最近也在实验一个潜在的工具，取名为“弗兰克的盒子”，也被称为“跟死者联系的电话”，这一设备被认为能够联系两个世界，在超自然交流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套设备是在2002年由弗兰克·桑普森（Frank Sumption）研发的，据称他是在灵界的感召下完成的。第一个盒子是用多余的收音机、发电机和电脑的部件组装成的。这套系统包括了一个能够快速调整调频接收组件的不规则电压发生器。来自于这个调

谐器的音频被放大并进入到一个回声腔中，据称灵魂能够通过其发出言语。桑普森连续做了一些较小的盒子，并宣称他成功地与“无形生命”建立了联系。

通过高度改进的无线电接收器是否能让我们与坟墓之外的逝者对话？这套设备为我们提供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圣杯”吗？答案仍然未知。然而，我们在ARPAST利用这套设备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并且在“对话”时接收到的声音证实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图4-1 拉里带领ARPAST 通过“鬼盒”做实验。（图片由拉里提供）

在我们研究的整个进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和EVP及“精神之声”相类似的独特的特征。在这些数据被证实之前，我们不打算公布我们的假说。我们坚信存在一些“东西”引起了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仍是我们积极探索的问题。我们将继续收集数据，希望能够

最终揭开这个谜底。

另一个在超自然研究中被广泛研究的有趣现象，是音频频谱的次声范围。在韦伯斯特大辞典（Webster's Dictionary）里，对次声的定义如下：1.频率低于人类耳朵能够听到的范围；2.通过次声波或者其振动产生作用。

这些声音低于人类耳朵能够感知到的声音范围。但是，不能仅仅因为我们听不到就认为次声对我们没有影响。研究表明，次声对人类的身体能够产生独特的影响（令人害怕的影响！）。次波的低频能够对人类的生理产生影响，以下是几个简单的例子。

◆ 每秒1-10赫兹（Hz）——致命的次声在周期为7的范围内，小的振幅增加影响人类的行为，首先是智力活动受到影响，被阻塞甚至被损坏。随着振幅的增加，将会完全变成一个神经性的干扰。骨髓在生理上的反映为被堵塞，不畅通，并且受神经系统控制的功能将停止。

◆ 每秒7赫兹（Hz）——最深奥的影响就发生在这个次声层面。7赫兹（接近于地球舒曼共振的7.83赫兹）对应的是人类大脑阿尔法节律频率的中值。据称，这就是人类身体器官的共振频率，如果这个频率达到高强度，会引起器官的破裂和衰竭。

◆ 每秒12赫兹（Hz）——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和他的艺术家们有时也会经历次声。他们通过一个磁带剪接机器，将一部动画片的音效由每秒60赫兹放慢到每秒12赫兹，然后通过剧场的设备将音效扩大，结果这些简单的音调使当时的出席者们呕吐了好几天。

◆ 每秒100赫兹（Hz）——当次声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人将会感到恼怒、轻度恶心、晕眩、皮肤发红，以及身体会有一种麻刺感。此外，人们将经历由眩晕、焦虑、极度疲劳、喉咙挤压，以及呼吸不畅所带来的一切不适。

◆ 每秒0-73赫兹（Hz）——在这个水平的次声，对人类生理产生的影响表现为：咳嗽、胸骨感到巨大的压力、哽咽、过度地分泌唾液、难以下咽、呼吸困难、头痛及腹部疼痛。并且在后期，受试者会继续咳嗽，疲惫，皮肤潮红持续四个小时。

◆ 每秒43-73赫兹（Hz）——这一阶段的次声将会导致视力模糊，

智力将会下降到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七，空间方向感扭曲，肌肉的协调能力变差，平衡失调，发音含糊，甚至可能存在潜在性的昏厥。

这一发现及其后来的次声理论，可以作为声音和一些超自然经历突然发生的一种可能性解释。维克·坦迪（Vic Tandy）（无线电器材公司的创立者）于2005年下半年突然逝世，我的合著者拉里幸运地在坦迪逝世前和他有过一些简短的通信。他曾于1980年早期，在他的实验室里设计医学设备的时候，经历了一次令人吃惊的事件。虽然他的员工全都称他的实验室闹鬼，但坦迪仍对此表示怀疑，并嘲笑有关“鬼魂”的传言。从2003年10月16日发行的《卫报》（Guardian）上，我们可以得知坦迪遇见“鬼魂”的一些情况。坦迪有一晚在他的实验室工作到很晚，突然，他觉得不舒服，身上冒冷汗，并感到毛骨悚然，这个时候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坦迪开始感到不安，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了“一团灰色形状的不祥物体，慢慢地移入他的视线”，但当他转过脸去看的时候，那团东西却消失了。坦迪感到非常害怕，于是便急忙回家。

第二天，作为击剑爱好者的坦迪注意到，墙上一个被钳子夹紧的剑身箔片突然振动起来，并快速地落下。经过进一步研究，坦迪发现这个振动是由实验室侧墙之间的强大驻波所引起，而这些驻波在房间中间的时候会达到最大的强度。由此产生的驻波频率估计接近19赫兹（每秒接近19赫兹），并且，坦迪发现，最近安装的抽风机是这些驻波的来源。当把抽风机关掉的时候，声波就会立即消失。

产生这一切幻像的主要原因是频率，19赫兹属于20赫兹之内，即在次声的范围内，低于人类能够听到的范围。坦迪知道，在这个范围内的低频能够对人类和动物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如引起不适、晕眩、视力模糊（低频通过振动眼球引起这一反应）、呼吸困难、害怕，甚至可能引起恐慌症。

最近，有传言称考文垂（Coventry）一个14世纪的俱乐部的地下室在闹鬼，人们称在地下室里经历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看见了一个灰色的女鬼。坦迪在这个地下室里同样发现了19赫兹的驻波，这也为坦迪的理论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许多研究者的记录也表明，在一只老虎袭击之前，它的吼声所包含的频率接近18赫兹，而这种频率恰好是一种让人产生害怕的频率，也正是这种频率，使人们在极度的威胁下全身麻痹，不能移动。

坦迪这些离奇的经历能够作为解释未知现象的根据吗？如看到“鬼

魂”、喧闹鬼，以及灵魂的现象。人类生理上出现反应是断定声音频率的唯一方式吗？在他出版于《灵学研究社期刊》（*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的名为“地下室之谜”（*Something in the Cellar*）的论文中，坦迪称他将和这个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一样，对声音频率及其对人体产生的影响做进一步的研究。约翰·恩瑟·格林（J.E.Green）为《美国声学研究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做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实验，格林描述了自然界发生的次声和引起人类反应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测试了远在1500英里之外一个气候正常的区域里由暴风雨形成的次声。他发现，与正常气候相比，当暴风雨中存在次声时，车祸发生率及学生缺席率都将增加。

利用脉冲的周期性刺激（PPS）做的实验引起了“目标个体的视觉障碍”，通过这点，坦迪认识到，次声也能运用于军事领域。坦迪注意到，对脉冲的调整是提高次声运用效果的关键所在。低强度的声音能量能够产生出很强的效果，包括让人感觉到鬼怪幻像，和引起人产生不良的生理反应。

迈克尔·伯辛格（Michael Persinger）博士是加拿大劳伦迪亚大学（*Laurentian University*）心理学和神经学教授，他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即运用强大的电磁场去影响人的大脑。上述对次声的研究，伯辛格是表示支持的。伯辛格发现，对大脑颞叶进行适度的电磁波刺激，能够引起幻像出现（或者说是“鬼魂”出现），以及定向障碍和其他的知觉失常。这适度的电磁波刺激，能够使储存在主体记忆里的影像更加形象化，这些记忆包括我们平时所压抑的、不愿提起的噩梦以及一些怪物。伯辛格在他的论文“通过基本算法的电磁感应直接进入人类大脑的可能性”里面，写到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他指出，存在着一种能影响60亿人大脑的可能性，其并不是通过冥想等传统方法，而是通过一个容纳所有人的自然媒介，产生出神经信息。伯辛格证实，当次谐波频率接近10赫兹的时候，将会产生这种效果。

坦迪的发现强调了19赫兹次声带可能引起超自然及幻像出现，并且用实验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在他一篇名为“‘鬼魂’故事：低频引起的幻觉——在驻波存在的环境中要保持坚定的立场”的论文中，坦迪甚至认为“次声+恐惧=幻影”。据坦迪言，在一个阴森且充满大量次声的地方，能看见一个甚至两个“鬼魂”的可能性很大。从生理上的角度而言，次声能够引起呼吸亢进、恶心，甚至产生惊慌之感。与此同时，惊慌又会引起呼吸亢进，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回馈性循环。其他类似实验也表

明，也可能是由于眼珠的振动引起了某种物质的显现。而眼珠的共振频率接近20赫兹。坦迪的发现和大多数超自然研究者的相一致，这些研究者报道称，研究小组成员的心理状态与类似现象的增加出现了一种关联性，通常是由于心理暗示引起。ARPAST现在运用这些理论进行研究调查，想要知道精神和意识到底是不是引起超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

恐惧甚至是期待，或许是促使“鬼魂”出现的原因，而大多数人在据称闹鬼的地方也有这样的感觉。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是英国赫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的一名心理学家，在他和声学科学家理查德·罗德博士（Dr.Richard Lord）一起进行了一些可操控的实验之后，为这一陈述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一些科学家认为，据传闹鬼的地点往往存在着一定范围的次声，人们常把在这些地方产生的古怪感觉归结于‘鬼魂’，实际上是次声引起的感觉。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能支持这一观点。”

或许有人会说是次声将幽灵带到了那些阴森的地方，这不禁让人想知道，到底有多少闹鬼的地方是那些诡计多端的人造成的。他们利用次声来吓人，并以此得到更多的利益。一些“鬼床和早餐”的景象浮现在脑海。

还有理论认为，这些灵魂自己操控某种特殊的频率，从而使自己在EVP上显现，或者出现在家人面前。或许这个神秘的、与逝者通讯的答案，不在于找到我们能够运用的方法，而是在于确定“鬼魂”在他们那边使用的是何种方法。闹鬼事件反复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这也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就好像它以某种方式被印在了那个环境当中，或者是以声波或者光波的形式记录在了那个环境当中。捉鬼猎人通过EVP录音设备或数码相机获得听觉和视觉上的波和频率，这些波和频率都来源于另一个世界，并能在我们的世界里显现出来。换句话而言，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声音和视觉”的组合，并且事先已经存在，只是等着被人们以超自然的现象发现而已。

约翰·萨博（John Sabol）是东区超自然现象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建立者及其主要研究员，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萨博写了两篇关于历史上闹鬼场所和共振现象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一篇名为“葛底斯堡‘鬼魂’的自然选择和退化”，另一篇名为“仪式、共振及‘鬼魂’研究：网格中的游戏”。这两篇文章是萨博为Ghostvillage.com网站所写，文中主要论述了思想和接受行为在一个特殊的地点产生共振，随后就会出现如“鬼魂”的现象。

通过对葛底斯堡（Gettysburg）大量的历史场所进行研究，萨博发现，“鬼魂”超自然现象往往发生在一些有活动的地方或者是某些事件的发生地。“包括有节奏的行为动作（如走路、阅读以及注视）在既定区域里反复进行。”这种重复行为就会产生出一种形态，并通过共振的作用，较长时间地持续。

萨博感觉在共振背后存在一些东西：

1. 共振活动产生出了过去事物的“渗透”，其可以说是一种能量的“渗透”。
2. 过去经报道和发现的有超自然现象的地方都存在共振。
3. 战场上的活动占支配地位的共振，是一种更强大的共振。
4. 这些地点的环境完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战争，一个是与“鬼魂”有关的主题。

这也印证了许多超自然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即发现“鬼魂”只需要一些简单的能力，不需要任何意识的感觉或目击者的证实，只需不停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就可以发现它们。但这又不得不让人想知道，额外能量是否由“鬼魂”猎人不空地、一遍又一遍地参观这些地点并且在这些地方进行最初的活动而形成。也即是说，难道“鬼魂”猎人实际上能对“鬼魂”的出现起到帮助作用？热衷于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者，实际上是在帮助“鬼魂”在这些特殊的地点或场所进行活动？

家里和建筑物里常常具有这种“感觉”或“氛围”。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即进入一个地方，然后产生古怪或不寻常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却又无法言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对“闹鬼”的场所，动物会有比人类更敏锐的知觉，因为它们能够接收到人类接收范围以外的声波和光波。它们只是能够识别我们不能识别的频率，并且它们奇怪的行为常常看起来好像它们听见或看见一个“鬼魂”漂浮在空中，如它们会咆哮嗥叫，甚至会因为我们所不能感知到的频率而害怕地逐渐后退。我们应该知道，人类能够听到的频率是在20赫兹到20千赫之间，狗能够听到的频率范围在50到45千赫之间，猫能够听到的范围在45到85千赫之间。对我们而言，大部分的声音不能听到是很可怕的。

很显然，无线电的发明者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

也对捕捉逝者的声音感兴趣，并且在他整个生涯中都对此进行实验，直到1937年去世为止。在1990年早期，与“鬼魂”沟通及与死者谈话的理念相当流行。可能由于技术的进步，无线电成为进行以上理念操作的一种方法，甚至吸引托马斯·爱迪生对此进行实验，试图找到使“鬼魂”出现的完美途径。跟马可尼同时代的大多数科学家和发明家，都渴望将技术革新和神秘论相结合。

马可尼可能是受著名的巫师社团成员洛奇爵士（Sir Oliver Lodge）的启发，这个社团主要是利用“无线科学技术”来实现和灵界的联系。一开始，唯心论者的活动就被认为会对工业时代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其实，他们一直在寻找新型的技术，以实现和逝者联系的愿望。

但对新型技术的探索不仅仅是局限在声音和录音机上，在现代的“鬼魂”猎人研发出数码相机来捕捉“鬼魂”很早之前，就有人用早期的相机来试图捕捉“星光体”和一些特殊的画面。

当谈到最初的EVP猎人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乔治·米克（George Meek）是很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发明的装置Spiricom（一种与灵界沟通的设备）虽然很早之前就被禁用，但威廉·奥尼尔（William O'Neil）仍用其来与灵界进行沟通。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一设备引领了后人们使用改进了的无线电技术来搜集EVP。在《29兆周的“鬼魂”》（The Ghost of 29 Megacycles）这本书里，作者兼研究员约翰·富勒（John G.Fuller）记录了米克和奥尼尔通过Spiricom所做的实验，即米克和奥尼尔用这个装置与灵界沟通，他们甚至和已故的电子学工程师米勒（Mueller）博士取得了联系。米勒甚至提醒他们，运用多频的低周波讯号代替那些随意产生的白噪音，以便使捕捉到的声音更加清晰。

米勒建议利用频率范围在29到31兆赫之间的载波，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奥尼尔报道说，使用白噪音之外的方式进行EVP实验能够取得更加准确的声音。富勒引用米克所言，“所有人都认为我们疯了，我们设计及组装这个设备的指示来自一个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包括爱迪生和马可尼都曾努力试图通过电磁波谱的方式，消除生者和死者之间的隔阂，以达到沟通的目的。”

每个人都应该见识一下这个在21世纪可以被利用的“精密的电子技术”，以便理解为什么超自然现象研究者将EVP作为一种证实死后生命存在的潜在资源。如今，各种类型的精密录音设备已经被设计出来，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台机器和已逝的人对话，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米克和

奥尼尔经过漫长的实验证实了EVP的真实可信性，富勒用一段陈述结束了对他们的研究：“关于EVP的发展有趣的是，整个EVP的场都是一种有形的形式，可以被客观地重复和检验。”虽然由于频率自身的不连贯性特质而使设备所接收到的结果模糊、微弱或者非常可疑，但是这样的情况不会引起幻觉和重复发生。科学家们能否在未来接受EVP研究领域的合法化，这个问题，只能靠时间和在可控制的环境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给我们答案。

最初的Spiricom实验现在已有所转变，在方法论上变得更加科学，并且更加适用于我们现在所通用的无线电、声音和电磁方面的知识。但是死后仍有生命存在的观念始终都使人信服，并且这个观念不断吸引超自然现象研究者和科学家们，通过自身的主观经历去找寻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其真实性。当人们听到EVP的录音后，可能会认为整个科学界都应该加入到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来。

除了声音以外，甚至光也可以用来引起超自然的感觉，或者最起码能够产生幻觉。当脉冲达到一个特殊的频率时，光能够使大脑感知到图像，复杂的图案，形状和颜色。慢速率的脉冲不会产生特别的事物，但当脉冲速度加快时，许多实验都证实，那时脉冲将会变成一个梦想制造机。在LiveScience.com这个网站中，频闪闪电装置被描述为“幻觉产生的关键”，即出现在视觉中的幻影并不是真实存在。实际上存在一种叫邦纳症候群（Charles Bonnet Syndrome）的疾病，患有这种病的病人往往会产生看到几何图形及手指、脸和其他物体的幻觉。

在一个测试中，找来六名没有癫痫历史的男性，然后对他们进行机能磁共振成像（fMRI）操作，当他们暴露于高频的重复性的光刺激之下时，运用脑电图描记法（EEG）测量其大脑的活动。告知这些受试者，当他们看见幻觉出现时就按下一个按钮，然后将其看到的幻像用笔画下来。

也有其他的研究表明了光频和大脑活动中出现的幻觉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也和其他研究一同表明了为什么电子游戏机里频闪的光和脉冲的画面会吸引如此多的人。显然，大脑不会对所有形式的光频做出同样的反应，正如大脑不会对所有形式的声音做出同样的反应一样。虽然我们对大脑哪一部分掌控幻觉的活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让研究大脑的科学家不能完全理解的是，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大脑网络之间的关联”，以便用来治疗那些不断遭受幻觉影响的人们。

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超自然现象可能仅仅是我们大脑对于光或声音刺激的一种反应，而光和声音则以共振的形式出现，使我们能够看到和听到一些东西，或者体验到一种特殊的感觉，超出我们平时所感知和处理的情况。我们五官的感觉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每天的真实存在，但是，如果光或声音恰到好处的话，能将我们的感觉带到另一个新的、真实存在的层面吗？还是答案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动物能够感知到人类所不能感知到的光或声音的范围，这个事实也能解释为什么狗和猫，以及其他动物常常对我们所不能察觉到的事物进行反应，如即将发生的地震、火山活动，以及如一些超自然研究者所坚称的神秘物体的存在。

甚至人类的大脑因为不同的脑电波而有自身不同的频率。我们都知道，脑电波模式的改变会使人变得更加平静，进入深度的冥想睡眠中，甚至能够增加意识，引起情绪、态度的转变，甚至思维方式的转变。或许大脑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共振，这样，才能使人们看到““鬼魂””或“灵魂”，抑或感觉到“幽灵”的存在。接下来，我们将研究大脑及其如何感知、接收信息，这些可能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世界产生的原因。



人类大脑有其自身的频率

◆ 德尔塔（Delta）脑波，0.1到0.3赫兹——拥有最低的频率和最高的振幅，以及最慢的波。德尔塔脑波在深层睡眠范围之内，属于非快速动眼睡眠（non-REM sleep），这一脑波处于催眠和无意识状态中。

◆ 塞塔（Theta）脑波，4到8赫兹——是一种慢速率的脑波，和灵感、直觉及白日梦相联系。这一阶段的脑波处于半睡半醒的朦胧时段，并且处于一种意识模糊的状态中。

当孩子成长到13岁的时候，脑波就处于这一阶段。这也可以作为为什么孩子到了这个阶段会表现得更加“灵敏”或更有创造力的解释。

◆ 阿尔法（Alpha）脑波，8到12赫兹——脑波处于这一阶段时，人们将会感到放松，但仍有警惕之感。大脑也不会过度地处理信息，会有好心情，使身心得到整合。此时，大脑处于治疗和平衡记忆的良好状

态。

◆ 贝塔（Beta）脑波，12赫兹以上——这一脑波的频率和快速正常的生活相联系。人们在处理问题、集中思考、做决定及分析信息的时候，头脑就会出现这种脑波。高值贝塔，在18赫兹的范围或者在18赫兹以上，将会导致人们焦虑不安，或者高度警觉（如玛丽在洛杉矶经历了大地震后常常会高度警觉）。

◆ 高值阿尔法脑波和低值贝塔脑波（大约在13赫兹）——除了睡觉，当我们正常活动时大脑通常处于的状态。

◆ 伽马（Gamma）脑波，36赫兹以上——这个时候大脑需要在在大脑多个部位之上同时处理信息，高水平的处理信息及思考，综合思想和观念，并且唤起超强的记忆。伽马脑波将会运用到大脑的每个部分，尤其是当速率超过了40赫兹的时候。



超自然现象研究者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频率，来解释人们的大脑是如何感知到一些超自然现象，如“鬼魂”、UFO以及神秘生物，与此同时，军方也在探寻开发声音和视觉的能量。当有可能改变或者调整人类的行为，或者发现异常现象出现的原因时，如果这些事情与一个更高层次的能量有关，那么，它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第五章 禁忌的频率——共振的阴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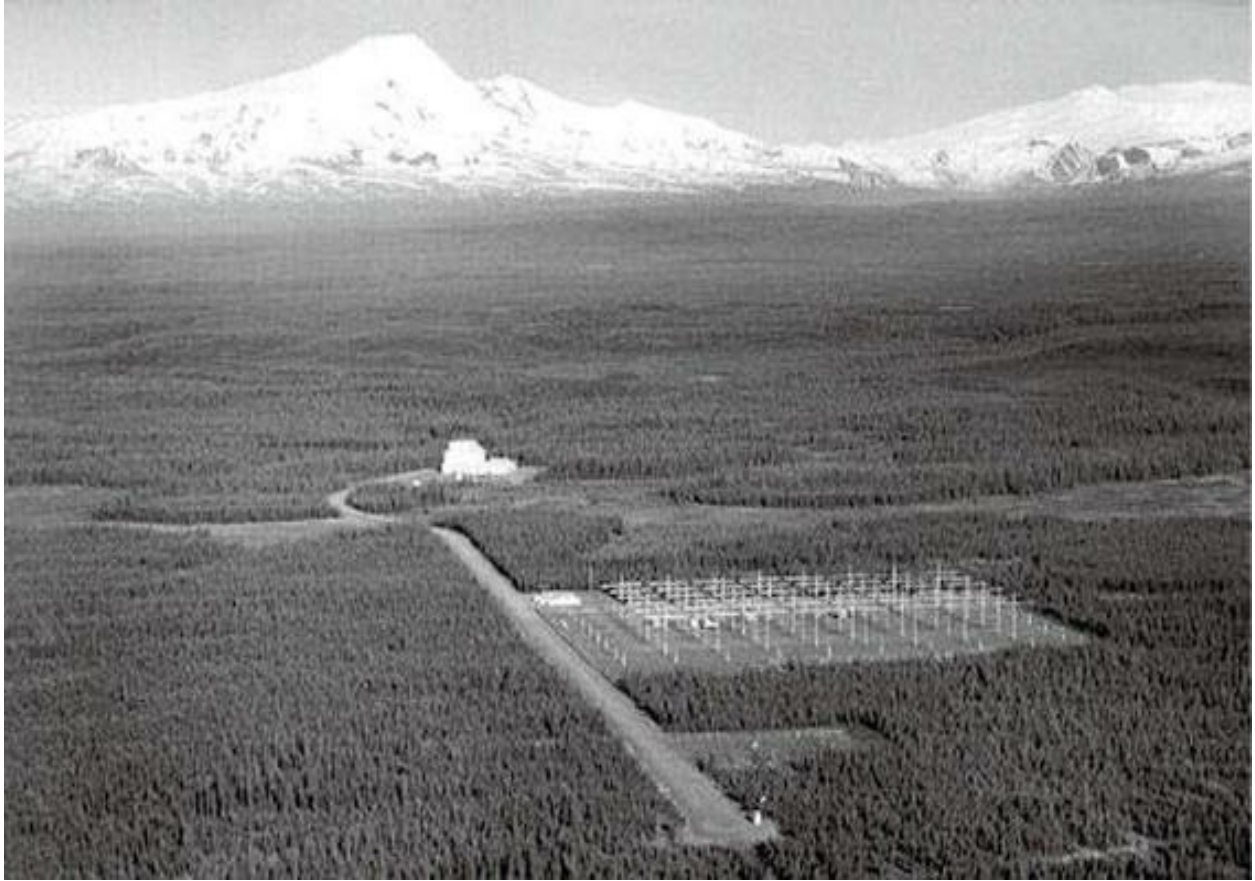
说到未来，将会有三种人存在：一种是坐等事情发生的人，一种是尽力促进事情发生的人，还有一种人则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约翰·理查德（John M. Richardson）

一想到阿拉斯加（Alaska），什么事物最先映入您的脑海？如果你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可能会想到爱斯基摩人（Eskimo）或者是“涂着口红的斗牛犬”。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阿拉斯加给人的却是一幅黑暗的、不祥的画面。距离安克雷奇（Anchorage）东面不到200英里处，有一处秘密的由美国国防部建立的基地，为的是进行一项神秘的工程。是的，你猜对了，它与声音和共振有关。

这个计划就是高频率动态极光研究计划(HAARP)，其建立花费了差不多3000万美元，而美国国防部、海军和空军都是这项工程的赞助商。他们希望这项工程能够促使美国军方拥有高度精密的侦查和通讯技术，并使美国情报部队能够看透深层水底，还能给海里的核潜艇发送信号，以及其他的一些应用.....

HAARP计划包括一组高强度的天线阵列，能够向电离层发射出十亿兆瓦的无线电波。尽管一些阴谋论者很快地给这项计划贴上了“末日死亡射线”的标签，尽管国防部的官员们一直声称这项计划并没有什么现实目的，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认为，这项计划不仅具有现实目的，并且其目的远比增加通讯的深度和广度要更加邪恶。



图片5-1 圣埃利斯国家公园（St.Elias National Park）里对着三福山（Mt.Sanford）的HAARP天线阵列。（图片由HAARP提供）

这项计划是由美国空军、海军、阿拉斯加大学和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共同提供资金，并于1993年开始实施建立。这个计划一开始只打算运作20年。HAARP的目的是使用超过180根天线的阵列、控制室、办公室，以及一屋子的操作者来控制 and 利用电离层。HAARP所使用的主要设备是一套名叫电离层研究仪器（IRI）的设备（这些人好像不太擅长给东西取名），这套设备是一种高频率的发射器，能够通过给天线发出信号，再向天空发射信号，这种信号在100至350公里的高度能够被部分吸收。

这个电离层加热装置发送的频率在2.8到10兆赫之间，恰好在调频无线电波之上。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使用脉冲波或者等幅波，给高频区域发送一个360万千瓦特的无线信号，然后通过甚高频和特高频雷达、光学照相机、接收器或者其他方式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来研究在电离层中发生的自然进程。HAARP在电离层中产生出了明亮的带电粒子，

这跟美丽的、自然发生的北极光的能量一样。

IRI能够发出十万赫兹或者小于十万赫兹的电波，HAARP系统只能发射出特定频率的电波。IRI持续不断地发射电波能够改变电离层，而100微秒甚至更低的短波脉冲对雷达而言最为合适。HAARP目前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下属机构——战略技术办公室掌管。然而，它只是全世界范围内电离层加热装置的其中之一。

HAARP的工作人员声称，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研究地球大气层的最高层部分。电离层是在大气层和磁气圈之间的一个很薄的区域，并且能够吸收太阳发出的紫外线和X光线，从而使大气层边缘的自由电子密度减小。研究用的氢气球不能够达到电离层的高度，因为那里的空气太稀薄。而太浓密的空气又对人造卫星的轨道运行不利。所以，HAARP是用来研究电离层的最好方式。

这个计划的军事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套能提供更长远、更精确的通讯装置和高灵敏的侦查技术，能够用来监察国内或者国外的重要地区，特别是在当前的局势下。但是有些人认为HAARP的目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它还能够作为一种战争武器，尽管是通过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在90年代中期，一些物理学家在一些主流的科学杂志中提出了抗议。能够通过高频率的无线电波发出死亡射线而使通讯系统产生混乱，造成航天器失控，地球物理场失效，甚至能改变天气。听起来像是要煽动戴着锡纸帽的人群产生混乱！

物理学家柏兰德·伊斯特兰德（Bernard Eastlund）曾在前期阶段的HAARP计划中工作过。他声称这组天线阵列能够对天空发射出数以吨计的能量。此外，伊斯特兰德还宣称，这些能量能够通过干扰或者破坏敌方人造卫星的微波通讯系统，从而对其造成一定的破坏，这项应用是美国军方非常清楚的，并且对其产生的效果也非常感兴趣。另外还有一位作家和老师——尼克·贝吉克（Nick Begic），在他的著作《天使不也不玩HAARP：关于特斯拉技术的进阶》（Angels Don't Play This HAARP: Advances in Tesla Technology）中写道，HAARP可能会干扰地球自身的物理系统，从而引起地震。这跟多年以前特斯拉发现的情况类似。还有人认为HAARP会改变或者阻挡喷流，若使用跟破坏人造卫星同样的脉冲能量，还可能会改变人类或者动物的神经系统。哇，这给阴谋论者提供了更加新鲜的作料。

贝吉克的观点在杰里·史密斯（Jerry Smith）的《HAARP：阴谋集

团的终极武器》（HAARP: The Ultimate Weapon of Conspiracy）一书中得到了再次强调，史密斯在书中写道，如果HAARP是一种TMT（特斯拉技术放大发射器），并且这些研究者对特斯拉的研究了解得很清楚的话，那么将可能产生很大的问题。史密斯还认为，那些从事HAARP工作的人或许还不太清楚他们手中掌控着怎样的能量，也不知道它能够怎样地被滥用。当然他们也可能知道得非常清楚，那样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能够通过地球和环境的不稳定性引起的对地球物理的弱点的掌控，从而改变天气状态或者产生地震，而这一切只需要对一小部分有导向的能量进行操控就能做到。

在2005年的一期《晨曦》杂志中，记者杰森·杰弗里（Jason Jeffrey）写过一篇名为“地震，自然的或者人造的？”的文章，文中对超强地震引起的印度洋海啸进行了颇有趣味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者，比如澳大利亚人乔·威尔斯（Joe Vialls），他曾评论道，“如果把数百万吨级的热核武器放置在苏门答腊海沟（Sumatran Trench）之下，一旦爆炸将产生可怕的效果。”其他的研究者，比如加拿大教授迈克尔·切斯德威斯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认为，美国军方早在之前就已经知道会发生海啸，并且有效地对位于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附近的海军基地实施了保护措施。难道这一切仅仅只是一种异常的巧合而已？

杰弗里提供了一些人造地震的记录资料，并且提到了特斯拉的研究和他对共振研究的痴迷。我们在第二章曾谈到过特斯拉制造的小型共振引起了地震。有没有可能，地震活动也是由类似于特斯拉效应的HAARP引起的？电磁武器的确拥有传输爆炸效果的能力，大量的原子弹爆炸产生出的能量级别跟地震一样，就能够引发地震，因而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目标区域引起地震。这一切只需要足够疯狂地对现有技术进行完善和利用，这将产生一个新的巨大的恐怖威胁。

将HAARP作为地球物理学的武器，曾在2002年给俄罗斯总统普京（Putin）的报告中出现过。这份报告是由数位高级官员的报告组成的，他们在报告中指出，HAARP能够通过高频率的无线电波影响近地环境。有趣的是，俄国人也准备研发他们自己的HAARP版本，命名为SURA，地点在下诺夫哥罗德城（Nizhny Novgorod）附近。

柏兰德·伊斯特兰德声称HAARP能够为情报目的搜集通讯信号，这在阴谋论者中引起骚动，他们已经在密切关注独裁者们的动向，并且还密切注意着战略防御计划（SDI）——星球大战导弹防御体系，它曾在里根总统时期被吹捧得很高。无论如何，人们最关注和担心的问题是，

通过电波频率对电离层进行操控，能够毁坏甚至控制天气。

HAARP的真正专利是专利号为#4686605的技术，是由签约HAARP建造计划的阿柯公司（ARCO）的子公司发明的，他们提出“改变天气是有可能的.....通过建造一个或者多个羽状粒子群，改变高层大气流的形态或者日光吸收的形态，将产生如透镜或者聚光装置般的效果。人造热量能够产生出如激光般的效果，并且使其聚集于地球上某个特定区域的阳光之上。”

再者，HAARP跟特斯拉的研究非常地相似，并且也是受其启发，将电能传送给一个特定的区域，并且使其用于任何目的，包括和平的或者非和平的目的。但请记住，特斯拉并不仅仅创造出了人造地震，也用其技术创造出了人造闪电。而这点也是阿拉斯加荒野中的天线阵列能够做到的。

HAARP是否仅仅是引起争议的特斯拉死亡射线的进一步发展结果呢？某些基本的功能跟特斯拉在1934年7月11日发表在《纽约时代》（New York Times）的文章中提到的相似。文中提到“这一新发明能够使聚集的粒子束穿透自由空气，这一巨大的能量能够击垮250英里之外的1万架敌机。”

显然，特斯拉在1937年欧洲即将爆发战争的时刻曾感到非常沮丧，他不能因他的“和平能量束”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不能为其筹集更多的资金。他制作了一份详尽的技术信息和图表资料，送给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苏联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同盟国。这篇名为“一项新的通过自然媒介的非分散性聚合能量的技术工程”的文章，给现在的带电粒子束技术描绘了蓝图。

特斯拉的死亡射线装置有一个独特的外观，即有一个朝着大气层的一端是打开着的真空室。他的提案当中还描述了一个独特的真空密封装置，将引导在喷射器口的高速气流，从而保持高真空状态。还有一个大型的涡轮机，能起到给气流提供如抽气泵的作用。

不管特斯拉的观点可行性有多高，很可惜的是，这些伟大的创造和发现在他的时代并没有得到重视。很多人认为特斯拉是这个时代一位真正的天才，他的研究成果和发现毫无疑问是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尽管在美国还有另外两处电离层加热装置，一个是HIPAS，在阿拉

斯加的费尔班克斯（Fairbanks）附近，另一个在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天文台（Arecibo Observatory），但似乎唯独HAARP引起了阴谋论者的注意。

由于对电磁共振武器的恐惧，由美国生物物理学家大卫·兰博（David Lamb）和美国精神电子学协会的前副会长林恩·苏格拉（Lynn Surgalla）发起了一场呼吁行动。这场呼吁行动号召公民写信给国会，并形成议案，此项议案被称为“空间保卫计划”，其中包括禁止对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电磁武器研发的条文，它也出现在2002年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调查中。这些武器包括任何形式的精神控制武器，包括声波能、等离子、激光、极低频和超低频、辐射以及其他一些能够集中在人或者人群上的粒子束和能量束，它能进行“情绪管理、精神操控、战争利用或者造成残废”。哇，说到情绪管理，进一步想，我们能不能够设计出便携式的设备，来改变我们同事的暴躁情绪？

关于电磁骚扰，行动主义者关心的是对潜在的能量来源进行真实确凿的研究，包括微波、激光和其他形式的电磁单向能量武器。于2001年发起的空间保卫计划想要禁止所有的单向能量武器的研发，然而，当时这项计划并没有得到国会支持。2002年，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正式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又增加了一个行动条目，即对共振和振动的黑暗面的利用。

《共振时讯》（Resonance NewsLetter）的编辑朱迪·沃尔（Judy Wall）编写了一份非常好的大事年表。她记录了从1934年到1993年电磁武器的影响。她引用的一些研究包括：

◆1934——一篇由查菲（E.L.Chaffee）和莱特（R.U.Light）合著的专题论文，名为“神经系统的电激远程控制方法”。

◆1934——苏联教授里欧尼德·维斯列（Leonid L.Vaisliev）关于对大脑远程控制的文章：“远程影响实验”和“升成方法的重要评价”。

◆1945——同盟国发现了日本对死亡射线的研究，他们使用超短无线电波的能量束，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

◆1958/1963——皮特·刘易斯（Peter Lewis）在其著作《来自世界末日的路》（The Road From Armageddon）中写道，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了一场高空电磁脉冲炸弹实验。

◆1965——麦克法伦公司研发了一种“死亡射线”，它被描述为配有一个X光原子增强器的受控电子枪。其与国家防御拨款听证会的一个附属机构的研究有关。

◆1965——有报道曝光了美国进行的名为潘多拉计划的实验。包括对黑猩猩进行微波辐射的照射，并使得将低层次的微波辐射运用到人类身上，从而控制其行为成为可能。

◆1972——发明了受激辐射可调电子放大器，是第一台电子休克设备，它能够给人体传递尖刺的箭状电极。

◆1972——国防部档案公布了军队曾经实验过一个被称为“电子火焰喷射器”的微波武器。

◆1972——美军机动装备研究所与发展中心的标题为“屏障战争的微波分析”，揭示出了利用微波能够让人不能动弹，通过在两秒钟内产生3吉赫的每平方米20瓦特的能量，对人体施加一个3度的烫伤。

◆1978——匈牙利给联合国递交了关于次声波武器的报告。

◆1982——美国空军在2000年末关于航空学系统的生物工程研究规定的年终报告中，将特别产生的电波辐射（RFR）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杀伤性军事威胁。

◆1986——司法部长召开的关于对非致命武器进行复查的会议，包括受激辐射电子放大器、震撼枪、电子脉冲发生器和其他的电磁武器。以及能够造成人产生呕吐、不适和方向迷失的极低频武器。

◆1992——美国军备研发和设计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声速技术研究。

这些只是对报告、材料、研究计划的一小部分抽样，都是由一些研究者解密或者挖掘出来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军方在致命或非致命武器领域对共振的研究，长久以来都十分感兴趣。非致命武器的背后概念是让敌人残废或者失去某种机能，而不至于造成死亡。一些研究者认为，军方对这项技术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且认为这类可以使用次声波、超声波和如激光、无线电波、微波、可见脉冲光的非致命武器，也应该和致命武器一样被禁用。

在1982年，美国联合通讯社曾报道过一部名为LIDA的机器，是一部使用低频无线电波的放射能够改变或者使人类或者动物镇静的设备。这套机器显然是在1950年代由一位名叫罗比契夫（L. Rabichev）的苏联人设计的。他知道生物节律的脉冲速率能够对大脑自身的电磁流产生特殊效果，能够产生出一种很强的催眠状态。埃尔顿·伯德（Dr.Eldon Byrd），是一位美国海军部队的神经电磁学家，他曾声明一位名叫罗斯·艾迪（Ross Adey）的人使用LIDA机器使兔子昏迷，并使猫进入异相睡眠（REM）。LIDA能够产生出一个电子场和光、热、磁力场，能够发出一种高频率的声音，这种高频率足以产生镇静效果。

这套机器的专利号为#3,773049，艾迪的传记中曾传言，这套机器能够发出可调整强度的脉冲光、声和热，并且能够对病人进行治疗。通过在颈部两边贴上圆盘状的电极片，通过最理想的振动频率，大概每分钟40到80次，从而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



拉里的经历：

◆我曾经使用类似的机器进行过一次实验，使用电磁脉冲刺激大脑，为了让人放松并进入冥想状态。机器的名字叫做BT-7大脑调谐器，它是由鲍勃·贝克（Bob Beck）设计的。据BrainTuner.com网站介绍：“这是一个电子仪器，它能够产生出超过500个谐波的频率，能够快速平衡和恢复身体和精神的自然能量，研究表明，这种微妙的能量或许能够提升人的记忆力、创造力、学习能力和智力。”

◆BT-7有六个不同的输出功率：在550微秒的脉幅设定为111赫兹、0.5赫兹和7.83赫兹；在220微秒的脉幅设定为0.5赫兹、7.83赫兹和111赫兹、0.57赫兹和7.83赫兹的频率能够让人更为放松。相反，111赫兹的频率则能使人精力充沛。0.5赫兹代表着德尔塔脑波频率，通常与深层睡眠和深嵌应力的释放有关。7.83赫兹代表着中阿尔法脑波频率，能使人有一个放松的、同时又有警觉性的精神状态，并且能够提升创造力、增强记忆力和直觉力，还能提高学习能力。

◆当使用这套设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某种效果。当我小心翼翼地带上电子耳机，并打开开关，浑身上下立即产生一种“嗡嗡”感。几分钟过后，你将会感觉到全身都放松。这种状态能够持续数个小时。除了这种神奇的感觉之外，在使用BT-7之后，我还经历了

一次难以置信的逼真的梦境。



然而，LIDA和BT-7也可能用于有益的方面。其他一些应用声音的设备也在研发中，它们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长程声波装置

（LRAD）是一个简单的圆形黑色装置，能够安装在车厢或者货架上，是由美国的一个技术公司研发的。这个移动LRAD只有一个目的，用高频率的、大概在120到140分贝之间的声音束，来控制蛮横不守法的人群。那确实太大声了！

超过80分贝的声音就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危险。伤害的程度取决于噪音的大小和时长。一个非常剧烈的声音脉冲，即使是像爆炸那样短，也能够损害内耳和听觉神经的毛细胞。你总是纳闷，为什么父母反复地在你耳边强调说，你钟爱的极度吵闹的摇滚演唱会对你的听觉有伤害。

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的噪音等级包括：割草机、吵闹的演唱会、枪炮、爆竹、头戴式耳机、摩托车、拖拉机，还有一些家用电器（垃圾处理机、搅拌机、食品加工机等等），以及一些吵闹的玩具等。这些东西都能够产生出超过90分贝的声音，有些甚至能产生高达140分贝的声音。再次，损害的程度取决于暴露于这些噪音的时间长短和噪音的大小。



图5-2 装置在军舰上的LRAD。（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如果你站在距离LRAD100码之内的地方，你将会承受巨大的疼痛。这样的使用效果（或者说是永久的听觉损害），是由每秒内数次的脉冲波引起。通常地，LRAD发出的声音只是一种较短时间的警报声。当然，除非蛮横的人群不受控制，或者说操控LRAD的人当天心情不太好的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耳塞能够减少LRAD的作用，并且事实上，声音如果从硬质表面反射回来的话，将可能把声波反传送给发出者。无论如何，很多来源都认为声音武器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初这些武器是装置在军舰上用来警告靠近的船只，这些设备在伊拉克战争中被使用于很多方面，还在2005年使用这一设备，击退了袭击一艘巡航舰的索马里海盗。

在2002年的一期《内阁杂志在线》（Cabinet Magazine Online）中，由作者达里安·瓦斯曼（Daria Valsman）发表了一篇名为“战争的声

音”（The Acoustics of War）的文章，其中写道，关于使用声音作为一种武器使人永久残疾，这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尤其是在控制骚乱方面。在1996年，差不多有3700万美元投入到了非致命武器的研发当中，包括了所有能够致人暂时失明的泡沫子弹和泡沫喷雾。但是军方现在已经意识到了，突然的高分贝噪音也能够对人产生很大影响。瓦斯曼还说，虽然在1907年的海牙会议（1907年修订日内瓦关于保护负伤战士及医护人员的协约会议）上已经约定了禁止使用任何可能致人伤残的武器和材料，但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声音可能致人伤残吗？

从1994年到1999年，出现了许多关于讨论“声音武器”的文章。在1997年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对非致命武器的报道中，科学应用和研究协会的CEO和国防部的声学研究部门，都曾提到声波防御系统和声波大炮可能在一至两年内实现。对次声波的使用被特别地提到，但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其并不容易去实施。如果你还能回忆起前面的章节，其中提到过次声波对人体产生某种特殊的效果。研发出一种武器让敌人相信他们正在经历某种超自然事件，这种想法的确让人觉得古怪。

次声波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效果，只有一个人对次声波非常敏感，才能由于次声波而引起恶心头晕和方向迷失感。超低频率能够在许多人身上产生出此类综合症，但对其他大部分人而言却并没有效果。甚至对超声波的运用也在被积极关注着，因为它在医学领域方面十分有用，它能够用来击碎肾脏中的结石，并且产生和引导超声波需要的经费较少。

有传言称，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曾有过一次低频声音实验。将他的动画团队置于一个被放慢了大概60到12个周期的声调当中。这一实验结果造成了这些人生病。这也印证了俄罗斯机器人科学家瓦蒂米·加内奴（Vladimir Gavreau）所经历的事件，他在1957年受到次声波刺激之后感到恶心晕眩，是因为共振刚好在他坐的地方产生了一个大型的输送管。

还有人曾在网上传言说有能够发出10赫兹的“声音子弹”的声波枪，由纳粹发明的声波大炮，和一个警察俱乐部里出现的、能够在30英尺内发出12分贝声音，被称作铃声漩涡炮的东西。显然，即便军方没有研发这些设备，那么一些阴谋家或者“补锅匠”一定在研发着这些秘密设备。

在《战争的声音》（The Acoustics of War）中，瓦斯曼

(Valsman) 曾探讨过一篇刊于2001年的《纽约时代》中的文章，这篇文章称，一位名叫F.约瑟夫·庞贝 (F. Joseph Pompei) 的研究生发明出了第一个使用次声波的声音束装置。这一装置看起来就像一个细长的扬声器，它能够发出可听见的声波。显然，美国技术公司也在军事承包商的鼓动下，非常想要接近庞贝并和他一起讨论这套装置。

尽管声音能够致聋致衰，但也有评论说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研究出抵抗这种影响的方法。戴上耳机或者堵塞耳朵就能够用手指阻挡任何用来阻止暴乱人群的声音设备。但是对这套设备的军事目的，不仅仅是利用特斯拉的研究和共振来产生震动或者进行加热，而是想用声音和声波来使人心烦意乱或者感到痛苦，就像海军使用声波，通常造成海豚和鲸的尸体堆积在海岸边。

对声音共振感兴趣的不仅是军方和阴谋论爱好者。熟悉“费城实验”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和“蒙淘克工程” (Project Montauk) 的人都知道，共振还可能具有隐形的作用。在军事战略中最有效地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就是让敌人完全不知道你的位置。对终极隐形斗篷设备的探寻听起来像是来自漫画书或者《星际迷航》 (Star Trek) 剧集中的新鲜玩艺儿。但是应当知道，这项研究正在被认真地实施着。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两项试验的存在，但“费城实验”和“蒙淘克工程”的确让人觉得像是神话一样。这个传说越来越广为人知，以至于海军研究所在它的网站上发布了关于“费城实验”的描述：

据传言，在1943年秋季，美国一艘海军驱逐舰被隐形并且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Philadelphia) 传送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 (Norfolk) 码头，这一事件被称为“费城实验”。海军历史中心的档案部门也在不停地搜索有关档案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证明此项事件的资料。并且海军对这样的实验也并不感兴趣。

与这场实验有关的实验是美国海军爱尔德里奇号 (Eldridge) 驱逐舰。档案部门在1943年8月27日的爱尔德里奇委员会会议上，也重新检查了它的航海日志和战争日记。接下来的关于爱尔德里奇号的描述便是总结于这艘船的战争日记。委员会会议之后，驱逐舰在9月16日之前停靠在纽约长岛海峡 (Long Island Sound)，之后便航行去了百慕大 (Bermuda)。从9月18日起，这艘军舰就在百慕大附近进行训练和海洋实验，10月15日之后，又去纽约进行了一场护航，直到10月18日结束。爱尔德里奇号一直在纽约港停靠直到11月1日，之后它又给UGS-23护卫

舰护航。11月2日，这次护航来到了海军作战基地诺福克，并于11月3日离开前往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并在11月22日抵达。在11月29日，又给GUS-22护卫舰护航，并于12月17日抵达纽约港。之后就停留在纽约的布洛克岛海峡（Block Island Sound）进行训练，直到12月21日又同其他四艘舰船一同驶向诺福克。在这段时间之内，爱尔德里奇号从未去过费城。

图5-3 上图为爱尔德里奇号真身，下图为爱尔德里奇号隐形前时光扭曲时的想象图。（图片来自互联网）



据推测，安德鲁·福鲁克斯号（Andrew Furuseth）商船上的船员看见了爱尔德里奇号通过电子传输到达了诺福克区域。第十舰队的档案中关于安德鲁·福鲁克斯号的行动报告卡被现代军事分局保管。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中心（8601艾德菲街，学院公园，马里兰州20740-6001）也保管着二战海军的行动报告、战争日记和航海日志，其中就包括爱尔德里奇号的资料。行动报告卡当中列出了商船的停靠港、航行日期、护航

情况。行动报告卡显示，在1943年8月16日，安德鲁·福鲁克斯号商船跟UGS-15护卫舰一同离开诺福克，并在9月2日抵达卡萨布兰卡。又于9月19日离开卡萨布兰卡，并在10月4日到达亨利海角（Cape Henry）。之后安德鲁·福鲁克斯号商船又跟UGS-22护卫舰一起离开诺福克，并在11月12日抵达奥兰（Oran）。然后这艘船一直停留在地中海，直到1944年1月17日跟护卫舰GUS-25一起停靠在汉普顿港（Hampton Roads）。档案中有一封来自美国海军后备队上尉小格雷迪·威廉姆斯·道奇（Junior Grade William S.Dodge）的信件。他在1943年是安德鲁·福鲁克斯号商船的船长，在信中，他直截了当地否认了他或者他的船员当时在诺福克看见过任何奇异事件，甚至爱尔德里奇号和安德鲁·福鲁克斯号当时根本没有同时在诺福克出现过。

海军研究所（ONR）曾声明，通过能量场使得船舰和船员隐形并不符合已知的物理规律。海军研究所还声称爱因斯坦（Einstein）的统一场论从未被完善过。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爱因斯坦曾担任过海军军械局的临时顾问，主要负责对爆炸物和爆炸进行理论研究。没有迹象表明他所进行的研究与隐形和电子传输（teleportation）有关联。

“费城实验”也被称为“彩虹计划”，档案人员进行过一次综合性的搜查，但并没有发现与电子传输和使船舰消失的彩虹计划有关。在1940年，彩虹（RAINBOW）也被用来指代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组成的轴心国。这个彩虹计划是击败轴心国的战争方案。彩虹五号（RAINBOW V），这个计划是在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对轴心国的反击。

一些研究者曾错误地认为，消磁能够使一个物体隐形。消磁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将电缆线安装在船身四周，并使电流从船头通到船尾。这些经过测量的电流通过电缆消除掉船身的磁场。消磁设备安装在军舰的船身上，并且能随时开启，因为船舰在潜水区域或者战斗区域中可能附上磁力水雷。也可以这样说，正确地使用消磁，能够让船舰“隐形”，而不被水雷的感应器发现。但是人眼、雷达或者其他水下监听设备却仍能发现。

经过军事行动档案馆的人员和独立研究者们多年的寻找，并没有发现任何官方档案支持这一主张。即在费城或者其他地方，发生过与海军军舰有关的任何隐形或者电子传输实验。

两部电影，许多书籍，和后来网络上连篇的材料，都在一直传言着

关于控制光、声波、电磁场和微波产生的隐形和潜行实验，并将对此进行的进一步研究，延伸到了心理学战争领域。

“蒙淘克工程”被认为是“费城实验”的一个分支，并且包含了许多奇特的研究。包括在蒙淘克空军基地利用AN/FPS-35的雷达设备进行的时间旅行实验。UFO研究者和天体物理学家雅克·瓦力（Jacques Vallee）曾写到早期的蒙淘克实验，并认为这些实验是由一个名叫普雷斯頓·尼古拉斯（Preston Nichols）的人传出来的，他可能在“费城实验”期间亲眼看见过在爱尔德里奇号驱逐舰上进行的连续的电磁屏障实验。

然而这一次，关于使用电磁屏障的研究却比对隐形和潜行的研究要走得更远。阴谋论者称军方想要知道电磁屏障在心理战（psy-wars）当中的作用，旨在通过造成精神病甚至精神分裂来扰乱或者破坏敌军部队。明显地，这项计划的研究人员知道电磁波对人的大脑和身体能够产生重大影响。这套在蒙淘克研发的设备，据称包括一个能产生400到425兆赫的电波雷达，这一频率范围能够在人体上产生最佳的效果。正如伯尼·克洛普（Bernie Cropp）在《隐形人》（Invisibles）杂志中所说的那样：“纯属巧合？恐怕不是。”

在1980年代出现了诸多关于此类实验的论说。阴谋爱好者声称军方已经成功地研发出时间旅行和电子传输的方法。在这些传言中有些已经对实验产生歪曲，比如通过某种诡异的超空间变形来困住人（如爱尔德里奇号的船员），随后他们会在某个地方出现，并且伴随着巨大的方向迷失感（想想在电影《第三类接触》中被诱拐者从太空返还地球时的情节）和多重精神障碍。这些船员随后被观察和研究。一些理论家认为这些船员最终死亡，还有人认为他们与外星人接触过，甚至还有人声称特斯拉本人当时就在蒙淘克工程试验基地。如果真是这样，他的出现远比这个实验更重要，因为他那时候的年龄已经超过120岁！本书的作者并不想参与到证明前述诸多实验真实性的讨论当中。但有趣的是，主流科学界在新千年的时候也产生了研发隐形斗篷的想法。

在2006年10月，报道称杜克大学普拉特工程学院的科学精英们在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的带领下，研发出了能通过微波产生部分隐形的斗篷。史密斯和他的同事发明了一个能够改变光的波长的传送路线的装置，它能使光波围绕在物体四周，就像水流围绕在卵石周围一样。对只能看见微波光线的生物来说，披着斗篷的物体就是隐形的。

可惜的是，这些物体却能被人眼完全地看见，因为这套装置只能在

微波范围内产生效果，并且由于它的圆柱形性质，只能在二维平面中生效。然而，未来的研究可能真的会发明出一种具有三维效果的隐形斗篷，从而能够完全将一个物体隐形。这套设备是由“可变材质”组成。人造工程材料能够准确地仿造物体表面。这些表面能够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与光线产生反应或者操控光线，并且数学上的精确性对这一装置产生完美的效果也十分重要。

这个斗篷的半径大概有6厘米，被铜柱包围着，将其置于10吉赫的微波能量脉冲当中。科研团队报道称，这个斗篷能够吸收辐射并使其偏移。然而有些脉冲能量却在铜柱上产生弯曲并且在相反的一面产生变化。这个斗篷是开口环状共振器（SRRs）呈圆柱形的排列，这些共振器由像方形戒指一样的细铜线组成，并且被部分地分开成为两个矩形。这些共振器排列成10个同心圆，每一个都有三个共振器那么高。

通过改变环状共振器的大小、形状和排列，能够在这个斗篷内的任何一个点，设计不同的电容率和透磁率。

事实上，一些使用微波辐射的雷达系统能够让史密斯和他的团队感到振奋。让科幻小说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爱好者能够看到可人为操控的隐形斗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些斗篷可能需要利用可见光线，研究者称这需要一个非常小且精密的设备，目前还没有研发出来（但毫无疑问的是已经在绘图板上了）。

此外，对完美的“可变材质”的探寻也在持续着，尽管找到一个合适的物质非常困难。“隐形斗篷”概念的提出是源于日本的发明家田智前（Susumi Tachi）。这一概念包括“阅读”身穿隐形设备的人的背后场景，然后将这一场景呈现在斗篷的前面——就像保护色那样。但这需要很多电线和摄像头才能圆满地实现。不管怎样，田智前的观点具有很大价值。

德克萨斯大学的罗杰·沃瑟（Roger Walser）创造了“可变材料”（meta-materials）一词。

并将其定义为一种人造的复合材料，和常规的合成材料不同。尽管它们具有某种能力，但是这些可变材料并不神奇，它们能够通过增加显微结构和纳米结构，对一些常见的材料进行改变，从而产生出一些新材料和新特性。这种可变材料或许将很快被研发出来。

然而，通过使用这些可变材料来使物体隐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这种材料还具有很多缺陷。它们会向上吸收百分之二十最初输入的信号，它们还具有高频的特性，这就意味着每一个特别的频段需要不同的经过修改的“可变材料”。通常地，在前沿技术领域中，事物发展变化很快，没准儿完美的“可变材料”在这本书上架的时候就会被研发出来——事情有时候发生得就是如此迅速。

就在我们将要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在雅虎新闻上发现了一篇名为“在路上——隐形斗篷即将发明”的文章。其中记录了杜克大学研究小组已经成功地研发出了一个“可变材料”，它能够对三维物体周围的微波产生偏移，并使物体隐形。这一新的材料能够在较大范围的电磁波中掩盖多种物体。“这一新型设备能够掩盖一个较大频谱范围内的波——几乎没有限制——可容易地掩盖从红外线到可见光的光波。”高级研究员大卫·R.史密斯（David R.Smith）如此说到。在这本书正式上架的时候，毫无疑问地将会取得更进一步的成果……或者还能够将人类隐形！

不管这些高科技的共振武器是否用于致命或者非致命武器的研究。声、光和其他形式的共振的确能够改变人们的大脑和身体，还能改变天气，干扰地球自身的物理构造，甚至如最新的研究表明的那样，使物体避开雷达的探测。那些热心的《星球大战》（Star Wars）的影迷们，一定对在科幻电影当中出现的使用声音作为武器的情节非常熟悉。我们在维基百科找到以下资料：

声音武器：被企业权威部门（CSA）广泛地使用。声音武器能够产生高聚合的声音能量爆炸。跟爆破枪一样，它能够调解不同的能量来对人造成昏迷或者致人死亡。

还有人描述爆破枪如何发出一个高频的啸叫，致人失去方向感或者失去意识。这个声音能够强大到粉碎固体物，甚至折断骨头。声音武器还能够以多种形式被运用于水下，并且能跟据你所在的星系以及对何种形式的生物使用，来进行武器的调解与设定。

星际迷航的粉丝可能记得克林贡人（Klingons）携带的干扰手枪（disruptor pistols）。另外还要谢谢Wikibin.com的网民们，我们从你们那搜集了一个关于在电影电视和其他媒体出现的声音武器列表：

◆ 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X计划（Project X）是一个有效半径达300英里的声波枪，用途是为了控制民众。

◆ 在小说和动画《圣魔之血》（Trinity Blood）中的“静寂之音”系统，使用被改变了的教堂钟声作为一种武器，它通过演奏管风琴来操纵。根据曲目长短的不同，它能够摧毁一栋建筑乃至整个城市。

◆ 在《丁丁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intin）系列连载中的一部《微积分事件》（The Calculus Affair）中，微积分教授发明了一个可以摧毁整个城市的声波投射器。

◆ 惊奇漫画（Marvel Comics）当中，“共生体”（一种寄生的外星生命）受到声波武器和火的攻击。

◆ 在大卫·法兰（David Farland）创作的系列幻想小说《符文战记》（The Runelords）中，狼王拉杰·亚丁（Raj Ahten）发现他能够使用增强了的声音来伤害敌军士兵，如果找到合适的共振频率，甚至还能够将城墙摧毁成瓦砾。

电影和电视：

◆ 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一部电影中有一种手持的放大声音的武器。

◆ 在2002年的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中，有一种能够击倒和使人昏迷的声波来复枪。

◆ 在《星球大战第二部：克隆人的进攻》（Star Wars Episode II: Attack of the Clones）中，吉奥诺西斯人（Geonosian）使用一种能够摧毁固体物比如岩石、骨头和沙等的武器。

◆ 在电影《消失的战线》（Biggles: Adventures in Time）中，出现了一种由德国人发明的声波武器。

◆ 在星际迷航系列电影中，出现了很多外星人使用的声音干扰器和声波手枪（最出名的就是克林贡人所使用的）。

◆ 在电视剧《深海巡弋》（seaQuest DSV）第一季中，有声波干扰器和声波昏迷枪。

◆ 在电视剧《萤火虫》（Firefly）中，联盟官员使用一种能够让犯人不能反抗的非致命声波武器。蓝手组织（The Hands of Blue）也使用了基于相同原理的致命装置。

◆ 在广受欢迎的BBC系列剧集《神秘博士》（Doctor Who）中，神秘博士使用了一种被称作声波螺丝刀的设备，并且在电视剧中被广泛使用在多个场合。在《空孩子》（The Empty Child）一集中，杰克·哈克内斯（Jack Harkness）船长揭示出他又一把声音爆破枪，这把枪跟声波螺丝刀使用的是同样的技术，并且由同一个生产者生产，它能够将对固体物的伤害反弹回去。显然，在系列3中船长回归，他使用的激光螺丝刀就是声波螺丝刀的升级版。在系列1中，火星的冰霜战士也使用了声音武器。

◆ ABC剧集《迷失》（Lost）中，呈环状包围营地其他人的高压电铁塔，当两塔之间发生声音脉冲时，就能造成足以致人死亡的大脑出血。

动画、连环画和漫画中出现的：

◆ 在《未来的蝙蝠侠》（Batman Beyond）中，大反派史莱克（Shrek）使用了多种声波武器。

◆ 惊奇漫画中的西琳（Siryn）和DC漫画中的黑丝雀（Black Canary），他们都有一种使用超声波音流的能力（西琳的就简单地叫做音波流，而黑丝雀的则叫做丝雀的呼号），还有DC漫画中的电子人（Cyborg），也能够从他的火力装置中发出声波作为武器。

◆ 在日本动漫《火影忍者》（Naruto）中，音忍村的忍者们能够通过多种手段将声音作为战斗工具。比如，忍者多斯砧（Dosu Kinuta）将一个声音放大器施加于他的兵器之上，在他攻击的时候可以产生声波，干扰目标敌人的内耳，使他们失去平衡力和协调力。

◆ 飞天小女警（Powerpuff Girls）拥有发出“超声波音流”的超能力。

◆ 《超时空要塞》（Macross）中的虚构歌手民美（Minmei）用广播对着敌人天顶星人（Zentraedi）唱歌时，能够让他们产生不良反应。

◆ 《翼神传说》（RahXephon）的多美（Dolem）和翼神有时候在攻击的时候唱歌，他们会把这种歌声变成武器，使用声波或者其他方法来攻击敌人。

游戏：

◆ 《命令与征服：泰伯利亚之日》（Command & Conquer: Tiberian Sun）中的全球防御系统，使用一种超强的安装在坦克上的声波武器，这一武器被称作“干扰者”，其跟《沙丘魔堡2》（Dune II）中的声波坦克很相似。

◆ 在视频游戏《沙丘魔堡2》中，阿特兹（Atreides）被安装在了声波坦克上，使其拥有摧毁任何运输工具和军事部队的的能力。

◆ 在战锤（Warhammer）和战锤40,000（Warhammer 40,000）中，长得像蝙蝠一样的鼠人通过尖叫钟铃使用声波武器（尽管这看起来更像一个魔法效果，而不是声波效果）。而在帝王之子（Emperor's Children）一章中也使用了一排危险的声波武器。工兵部队的超级武器“奥丁纳斯火星星人”使用了一种高破坏性的声音大炮，它能够摧毁整个部队单元，不留下任何活口。

◆ 在英雄城市（City of Heroes）和恶棍城市（City of Villains）中，有两个匪帮都使用声波枪。

◆ 在X-COM的《深海出击》（Terror from the Deep）中，外星人使用了一种同时能在水面和水下使用的声波枪，并且在两种情况下都有着相同的攻击效果。

◆ 在即时战略游戏《地球帝国》（Empire Earth）中，“终极暴风雨”拥有一种能力被称作“共振发生器”。

◆ 在视频《星球大战：前线2》（Star Wars Battlefront 2）中，吉奥诺西斯人用声音武器（包括一个手持枪和一个防御炮）能够伤害敌人并击倒他们。帝国官员使用一种声波炮来打击敌人。

◆ 《格斗之王3》（Mortal Kombat 3）中，辛德尔（Sindel）有一种产生音波的能力，称之为“贝山之吼”（Banshee Scream），作为一种对抗敌人的武器。

◆ 电脑游戏《战争前线》（War Front）中，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建造的声音坦克，装载了一种超大型的声音武器，能够摧毁任何地面部队和建筑。

第六章 有益的振动：共振的治疗作用

号手哟，我想我自己也是你演奏的一种乐器，

你融化了我的心，我的脑子——你随意地把它们拉扯、改变、刺激。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神秘的号手》

不到一百年以前，将一根管状的结构放入人体内部器官或大脑的概念，和用照相机对人体内部器官或大脑进行拍照的想法，在当时都被认为是纯粹的科学幻想。你能够想象对那个时代的人描述这些科学技术的场景吗？将会是对一个山顶洞人讲如何使用ipod一样。

但是对于那些经历过磁共振成像（MRI）的成千上万的病人而言，这些“幻想”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事实。磁共振成像是将磁场的能量和无线电频率脉冲相结合，来形成内部器官，骨骼，组织，血管，甚至大脑的详细图像。MRI是最重要的无损伤诊断仪器之一，它能够检测出各种疾病，如癌症和心脏疾病，这些疾病一般不易被检测出，除非用X射线、超声波，或者CAT扫描。

MRI里不包含电离辐射或X射线。这种特殊的圆柱形装置是由强大的磁循环产生的管状环绕物组成。当一个病人躺在磁管里的时候，无线电波就会在强大的磁场范围内改变旋转质子的轴线，这个强大的磁场是由电流穿过嵌在壁上的线圈所产生。第二个运用无线电波的电磁场被启用，通过这个磁场，能够使质子吸收能量。其他的线圈发出和接受无线电波信号（这也是在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滴答声的来源），然后在电脑中进行处理，最后以图像的形式传达给医生或专家。医生就会根据给出的图像寻找出现问题的组织或器官，这些出现问题的组织或器官之所以能够被找出来，是因为不同组织的质子在返回到平衡状态下具有不同的速率，因此，可以通过对各种类型身体组织的质子进行对比而得出结果。

MRI利用的是静态的磁场。核自旋状态之间能量的不同和无线电频率（rf）波长的光子一致。能量通过质子的谐振吸收是因为外部产生了一个不稳定的磁场，是一种特殊的核能量，我们称之为拉莫尔频率（Larmor frequency）。当磁矩处于磁场中时，就会产生拉莫尔频率。

拉莫尔频率的自然趋势是和磁场合为一体。磁矩就如同一个电流回路，并且磁矩对路线的影响可以被称之为由磁场产生的电流回路的力矩。这一切听起来都那么专业，但最终的结果是以图像的形式显示出来，通过图像我们可以检测出各种疾病，及时挽救生命。

人类利用共振和声音来治疗身体的方式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治疗方式之一。身体能对不同的声音和光频做出反应的观点在如今已不算新颖，且大多数古代的治疗方法都是以声音和光频作为基础。从萨满教（Shamanic）巫师的鼓声，到吟唱、音乐声、哼唱，以及光波脉冲，这些包含声音的技术自古以来就被医治者和宗教首领所运用。甚至在如今这样一个以科技为核心的时代，科学家们仍在研究评估，试图运用声音和光，将人类身体自身的振动频率调整到利于人类健康的身体自身振动频率之上。

考古学家们近期在阿兹特克人（Aztec）的庙宇里发现了一些出土的陪葬物，一些小型的、用黏土制成的、头颅形的口哨。这种被称为“死亡之音”的口哨，同样也有除了头颅以外的形状，它们起初被视为噪音发生器和考古学家们的玩具而被忽视抛弃，但是根据机械工程师罗伯特·维拉斯圭兹（Roberto Velazquez）的最新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死亡之音”还有其他很多用途。

图6-1和图6-2 Ehekachichtli或被称为“死亡之音”的哨子，被认为是古代的噪音发生器，在阿兹特克和哥伦布时代前的宗族部落时代被用来改变人类大脑的意识，同时也被用来治疗疾病。这两个都是拉里的个人考古文物收藏。（图片由拉里提供）





维拉斯圭兹制造了许多这种口哨的复制品，此外，他也制造了很多其他的复制品，如长笛以及一种能发出类似风声的乐器，这种乐器在墨西哥一个被毁坏的地方发现。维拉斯圭兹认为，在古代，人们常常在表示默哀的场景中使用这种口哨，以帮助死者能更顺利地到达另一个世界。他和音乐家、考古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一起进行研究，他们以一种全新的视野去看待这些古代的物品，且他们也有能力对这些物品进行全新的研究。2008年6月，朱莉·沃森（Julie Watson）在LiveScience.com上发表的一个故事中，维拉斯圭兹说，“我们一直认为古代的文化不再会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认为，这些文物恰好能反映出古代人的思想及他们的日常活动。”

沃森描述道，许多哥伦布时代之前的宗族部落都使用这种类似的口哨，包括用火鸡羽毛、甘蔗，以及青蛙皮做成的口哨。这些口哨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如宗教祭祀，用来吓退敌人，甚至用来治疗。虽然这些口哨最主要的作用被认为是萨满教僧用来为死者超度，但实际上这些口哨也被用来治疗部落成员的疾病。口哨发出的声音能够达到人类听力范围的最大值。显然，使用这些口哨的人很清楚哪一种口哨发出的声音能够改变人的大脑，转变人的意识，或者甚至可以影响人类心脏跳动的节

律。

维拉斯圭兹为了检测新出土的器具，横跨整个墨西哥，进行了大量的旅行探索。他常常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如何吹奏这些口哨，只为了能够吹奏出古代人所吹奏出的声音。为了找出古代人吹奏的正确的声音，维拉斯圭兹有时不得不把一些口哨放进他的嘴里。其中有一个青蛙形状的口哨，维拉斯圭兹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研究如何吹奏它。而维拉斯圭兹对这些物品进行的研究实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阿恩德·爱迪尔·奥森（Arnd Adje Oth）是研究前哥伦布时期音乐的专家，他指出，一些乐器可以发出令人积极的音调，而一些能发出令人消极的音调。“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的宗教都会运用到声音，如在祭供的时候，但是在治疗仪式上也会利用到声音。”

在新时代，对利用声音和光进行治疗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基本的理论都是一样的。有益的共振能让人们感觉良好，而有害的振动会让人害怕、虚弱，甚至生病。或许沙滩男孩（Beach Boys）演唱的格莱美金曲《美好的振动》（Good Vibrations），是暗示振动对人类精神上的积极影响？

利用声音和共振进行全效治疗隐藏着巨大的商机，已经有数百万美元的产品、技术以及机器被开发和生产出来。这些设备都是利用无线电波的多样化频率，被称为声波频率。据称，这些声波频率能帮助人类身体进行自我调整，以达到良好的健康状态。声音和共振领域的研究者认为，人们可以利用声波来恢复身体的自然和谐状态，以达到治疗人类身体上、心理上、情绪上，甚至精神上的疾病。

尼科尔·拉·沃依（Nicole La Voie）是法裔加拿大人，同时也是这一观念的先驱之一。作为母亲的她，因为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开办了一个治疗公司。在拉·沃依被雇佣为操作X射线的技术人员后，她时常暴露在大量的X射线当中。拉·沃依的儿子出生时就有许多健康上的问题，到了他的儿童时代，他的胰腺系统就已衰退。为了拯救自己的儿子，拉·沃依几乎研究了一切，从顺势疗法到神圣几何学，甚至她自己都变成了灵气大师（Reiki Master）。由于救治儿子的强烈愿望，拉·沃依在基于一种特殊的共振频率系统之上研发了一种声音治疗系统，这一系统被称为声波能量。据她称，该系统能够治愈好她儿子的疾病，并且也能治疗其他类型的疾病。

拉·沃依认为人的身体就如同一曲交响乐，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

参与到和谐交响乐的编排和演奏中，这也是拉·沃依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当一个音乐家（器官或者系统）制造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时，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乐器，或者重新调整它们注意的焦距，使它们恢复到和谐的音调上。”这听起来或许非常“新世纪”和超自然，但是我们应该记得，人体就像是一个电子系统。声音能量系统使用的频率范围在15赫兹到33赫兹之间，这一范围的声音“听起来像猫的咕噜声或引擎的嗡嗡声”，能够起到使人们心灵宁静，保持平衡的作用。

汉斯·杰里（Hans Jenny）博士是《音流学：第2卷》（Cymatics: Volume Two）的作者。他认为声音是“创造的原则，是一切的根本”。《旧约》（The Old Testament）以“太初有道（word），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作为开篇。在梵文里，“Nada Brahma”所陈述的世界就是声音。杰里的研究包括运用这种创造性的能量来创建音调和声音，再用这些音调和声音创造出和声音频率一致的三维形状。杰里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自然界、艺术领域及建筑学（神圣几何学）上反映出来的粉末、糊状物和液体的形式转换。这些形式都是通过利用正弦波的特殊振动频率而生成，且这些频率大多数都在可以听见的范围之内。声波和光波通过刺激一些非生命形式，如糊状、液态的形式，然后将这些形式活跃起来，使其变得“有生命”。光通过镜片向上投射出令人吃惊的驻波形式，这些驻波的突然出现是来源于合适的音高或音调，并且声音的振幅主要是来自无生命的物体。杰里的方法论认为，声音是万物的根本，是振动产生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将其和零点网格（Zero Point Grid）的概念进行比较。或许网格本身就由声音组成。

音流学方面的研究专家杰夫·沃尔克（Jeff Volk）在2002年秋天发行的《精神良药》（Kindred Spirit）杂志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关于声音改变和塑造事物的能量。“试想当听到一个音调，且看到声波将一团糊状的瓷土变形的时候，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活动的发生呢？这是由细胞分裂复制的多个不同阶段所引发的结果”。沃尔克称，这些不同类型的实验“生动地反映了某种普遍的原理，这些原理为作为前沿技术的声音治疗，提供了更多真实可信的证据”。在一个名为“身心健康：音乐和振动治疗”（Sound Mind and Body: Music and Vibrational Healing）的电视节目中，鲁珀特·希德瑞克（Rupert Sheldrake）引用了一句话来说明人类的身体拥有巨大复杂的振动频率体系，即在人类的身体里“振动的频率拥有不同的等级”。这也再一次说明了包含不同层面的现实网格，在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体。

沃尔克提到一些关于彼得·盖伊·马勒斯（Peter Guy Manners）博士的研究。盖伊·马勒斯是英国的一位自然疗法专家，1950年，他运用生物周期变化的原理，将较弱的脉冲置于较强的脉冲影响之下，通过实验形成他自己的理论，即任何形式的物体，包括独特的大小、形状，以及密度，都有自身的振动频率范围。“马勒斯使健康组织和器官的共振频率之间产生了联系。”沃尔克继续说道：“他发明了通过声波来产生振动的方法，可以利用这种方法直接治疗患者的病痛部位。”这一过程被称为“和谐的共振”，且在这一过程中，病痛部位的振动将会被带回到起初正常的振动水平之上。对EEG和EKG的进一步研究，增加了利用大脑里可听见的声波的可能性，罗伯特·门罗（Robert Monroe）在1960年的实验进一步充实了使用特殊声音频率调整脑波的领域，这个实验后来又被在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门罗研究所（Monroe Institute）继续进行研究，该研究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利用特殊频率来改变脑波的研究。

对于更倾向于精神治疗法的人而言，这些观念都不古怪。正如前面章节里所提到的一样，利用“西藏唱歌塑像”发出的音调来使大脑平静，这和冥想、吟唱，以及萨满僧的鼓声产生的效果一样，因为这些都能够引起大脑意识状态的转变，由处于正常的贝塔状态（14-20赫兹）转变为塞塔和德尔塔（8赫兹到0.5赫兹）。一种被称为统一场治疗体系（Unified Field Healing System）的最新治疗方法，将地球的舒曼共振频率和“光的意识”的频率产生一致，从而创造出一个共振和光的综合体。甚至古埃及人也意识到了行星的振动和人类身体之间的联系，如同我们在前面章节里描述的一样。

回顾一下前面所述的内容，地球表面和传导电离层之间的空间产生的波导作用，生成了地球的舒曼频率。地球有限的体积所引起的波导对极低频（ELF）频带里的电磁波而言，犹如一个共振洞穴。这个洞穴通过闪电的能量自然地变得活跃起来。舒曼共振的模式一般是通过自然的电磁背景噪音来观察，在7.8、14.3、20.8、27.3以及33.8赫兹上下分别峰值。

地球电离层驻波的波长等于地球的周长，且驻波也是舒曼共振的基本形式。舒曼共振最低频（拥有最高的强度）的频率通常在7.8赫兹左右。进一步的共振常在接近6.5赫兹的间隔发生，这个特殊的共振被认为是大气的球面几何学。

在2002年7月发行的《精神良药》杂志里的另一篇文章中，沃尔克同样描述了如何用音流学来使身体悬浮以及改变人的意识。他指

出，“音流治疗法”（cymatherapy）利用“在可听见的范围之内特殊的频率覆盖”来治疗一切，即通过“音乐整容”来进行治疗。可以通过音调及其紧绷程度来清除皮肤上的毒素，也可以利用声波来治疗足球队员脚踝的骨折及韧带撕裂。沃尔克列举了一个关于利用该理论非常著名的例子，即洛里·范德（Rarely Found）利用声波对一匹受伤的赛马进行治疗。这匹马的屈肌腱撕裂受损，范德采用其他的治疗方法都失败了，唯独采用声波的治疗方法才使这匹马痊愈。沃尔克的研究，导致产生了过量地利用声音和光来治疗的现代化装置。

杰里对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和欧内斯特·克拉尼（Ernst Chladni）早期的实验进行了研究，欧内斯特·克拉尼被称为“声学之父”，他把他一生的知识都贡献给了声学研究。沃尔克指出，工程学和电子学技术的发展落后于同时代亚历山大·洛特瓦萨（Alexander Lauterwasser）及约翰·里德（John Reid）提出的“波状符号”（Cyma Glyphs），且他们在水和沙里创造了“声音数字”。里德是一名声学工程师，他曾在大金字塔国王墓室的石棺里做过研究实验，使声音转化为了巨大的共振。他将电子频率运用到一个开放的拉伸膜上，以此来制造共振，并探测墓室里和周围走廊上产生的各种声音的属性。

在《振动医学》（Vibrational Medicine）一书中，理查德·戈伯（Richard Gerber）博士推断，自然物质和以太物质之间的不同仅仅是它们之间频率的不同。他指出，MRIs就是利用同样的原理来进行的操作，即使用共振来揭示人类身体的病患处，并通过图片的形式显示出来。戈伯同时也坚信，细微的能量平衡或以太体都是使人类健康的身体产生病痛的原因。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是，当人类的身体很虚弱或是失去平衡的时候，身体的振动就不如健康时的振动和谐。“不正常的频率反映了人类身体里细胞活动不平衡的状态。”通过进一步使用确定的振动频率，戈伯断言，人类的身体能够自身恢复到健康的平衡状态，并且自身具有清除病痛的能力。

戈伯认为，这种新的治疗方式不仅仅是将身体当成由部分组成的机器，反而，身体和它的各个系统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中充当着能量场的角色。这个对身体及其系统更加全面的认识被众多医生和研究者所认同，其中包括迪帕克·乔布拉（Deepak Chopra），安德鲁·威尔（Andrew Weil），伯尼·席格尔（Bernie Siegel）。在畅销书《被禁止的科学：从远古高科技到自由能源的神奇之旅》（Forbidden Science: From Ancient Technologies to Free Energy）中，有辛西娅·洛根（Cynthia Logan）一篇

名为《振动治疗》（Healing Vibes）的文章，戈伯引用此文章来作为他想创造一种类似于“梅奥诊所（Mayo clinic）治疗研究”的目的的一种陈述。他坚信“随着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已经开始证实细微能量的存在，并且证实它们能够影响细胞体系的生理行为。”虽然如今振动治疗仍被认为是不科学的研究领域，但戈伯和他的同事仍坚持提出这个观点，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振动的能量场，我们必须承认，新的治疗方式对人类的身体而言所具有的意义。

现代的声音治疗方式包括将声音和指压疗法相结合，如同阿尔法触摸（Alphatouch）治疗方法一样。阿尔法触摸法是指利用一个专门能发出阿尔法声波的机器，再结合指压疗法按摩身体，就能够对身体起到很好的缓解疼痛和消炎的作用。指压疗法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能够改变身体状态的可行之法，所以引进声音的元素与其相融合的方法，也被视为很自然的进步发展。声波能够增加指压疗法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通过一个距离身体几英尺远的传感器，并使其沿着人体的穴位缓慢移动，甚至能够用来治疗炎症。

一个更新的观点，即找到身体穴位的共振频率，或者是七个能量点，并调整、恢复它们的完整性。或许，当有一个穴位出现不适当的振动频率的时候，人们就会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遭受各种疾病和痛苦。因此，如果身体和声音都仅仅是作为一种振动能量存在，那么，当两者同步发生时，就会使身体和精神都达到完美的健康状态。但是，到底什么是穴位呢？除了听到你喜欢的电影明星赞誉最近令他们感觉良好的穴位治疗以外，你知道穴位到底是什么吗，或者它们究竟位于人类身体的哪些位置？

在整个生命能量或生命的进程中，穴位是身体能量的中心。穴位能够在身体、心灵，以及精神上产生一种和谐的能量，当有一个穴位被封住的时候，就会引起整个生理和心理系统产生疾病或痛苦。没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合理，但是，穴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穴位要么被描述为像车轮形的漩涡，要么被描述为类似于莲花的形状。穴位也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颜色，而这些颜色也是和特殊的器官、胰腺，以及身体的系统相联系对应的。例如我们心脏的穴位，它起着支配胸腺的作用，具有管理心脏器官、肺、支气管系统、淋巴腺、循环系统、免疫系统，以及手和手臂的功能。

七个主要的穴位中心沿着脊柱排成一排。如果这些穴位之间有任何干扰或错乱，将会对穴位的活力水平产生影响。同时，七个穴位里的每

一个穴位都是智力的中心。这意味着每一个穴位不仅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相关联，而且能够掌控我们的情绪、精神，以及信念体系。

身体本身对声音就极为敏感，无论是极其轻微的口哨声还是令人震惊的尖叫声。我们的耳朵能够察觉到每秒周期在20到2万之间的声音振动。甚至我们的骨头和皮肤通过传导也能够感受到声音。还记得1980年的“骨头传输机”（Bone Fone）吗？这个装置能够使“整个骨头产生共振，一直到你敏感的内耳骨。”

本土文化认为声音具有某种自然疗效，使用锣、碗、迪吉里杜管（didgeridoos，澳大利亚土著使用的一种乐器）、摇铃和其他一些器物的物理振动，能够促使身体机能平衡，改善身体失调。这些物体如今被改变为声音磁盘、共振板、声音表格、频率调节器，以及其他高科技机器，且此类高科技机器发出的频率范围和人类身体自身的转换波一致。通过神经声音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Neuroacoustic Research）和加利福尼亚人类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的科学研究，证实了海豚、西藏的碗，甚至音乐合唱，它们发出的声音振动都有治疗作用。他们还发现，由天王星的环所发出的声音和西藏碗发出的声音竟一模一样。NASA所记录的“外太空的声音”和海洋潮汐的起伏声类似。也许存在许多超出我们想象的声音模式，它们能够制造出使我们的世界和外太空相联系的交响乐。

会冥想的人能够证实声音具有某种治疗作用，在冥想时，他们会使用一些简单的咒语，如“唵”，他们认为，通过这种咒语能够增强意识，同时也能带来一种更深层次的觉悟，如同佛教和格列高利（Gregorian）咏唱的作用一样。一段话语或吟唱的不断重复，似乎会对身体和精神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一个人只要听到美妙的军乐队的鼓声，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鼓点节奏摆动身体。显然，音乐能够让人跟着扭动身体。

著名的神经学家奥立佛·沙克斯（Oliver Sacks）医学博士，在2008年12月发行的《O》杂志里论述了关于歌唱能量的治疗作用。在文章中，他提到“音乐和我们大脑之间的深厚的纽带，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简单的歌唱是如何充当良药的作用”。沙克斯进一步探究了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在仪式上和演奏上是怎样使用音乐和歌唱的。想一想圣诞颂歌以及非洲鼓点的节奏。音乐是使我们人类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之一，我们常常通过记忆来勾起音乐，如一首我们儿时喜欢的歌谣，到了我们成年后，这首歌谣对我们而言仍具有强大的安抚作用。

音乐能够对大脑的多个部分产生效用，这也是沙克斯认为，音乐对人类记忆的建立以及学习而言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也见证用过音乐治疗疾病及用音乐极大地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状态的实例。“在作为精神专家的实践过程中，我无数次地见证了音乐的疗效，”沙克斯说道，“一种适当的音乐确实能够使帕金森病患者打开心门，虽然，在没有音乐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一言不发或原地不动，但只要有合适的音乐，他们会伴着音乐声唱歌跳舞。”

对人类而言，音乐是最基本的表达方式。音乐共振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能够激发我们的灵感，同时，也能够使我们精神振作。我们所提到的挟带（**entrainment**），在物理学概念里和人的大脑里都存在。在物理学中，挟带是指使两个振动的物体产生一致性或者同步性，从而产生相近的振动频率。这些被称为是和谐的摆动，同步的脉冲。这一原理在化学、天文学甚至心理学中也存在，也可以通过特定的脑波来训练大脑，使其跟外部振动速率产生同相性。

在音乐领域，节奏、振动、和声和音调都可以产生挟带。并且能够直接对听众产生积极的共振影响，或是产生听起来像是糟糕的杂音，令人感到心烦意乱的消极的影响。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希金斯

（**Christian Huygens**）对共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 究，在1665年通过对摆钟的研究发现了挟带现象。将两个摆钟放在一起时，摆钟会以相同的频率停止摆动。这种钟摆的同步摆动是可重复的。钟摆摆动的同步并非人为的固定化，反之，是其自然发生。挟带的发生是因为摆动的频率在同一周期，虽然它们拥有的是相反的向位。当两个系统到达挟带时，它们将呈现出一个稳定的状态，并逐渐减少大量的能量消耗。这一体系的形成也就是共振的发生。

图6-3 从左上角顺时针数起，图中都是拉里所拥有的关于声音和光的机器。（图片由拉里提供）



脑波同步是大脑的脑波频率和外部刺激产生的挟带，使大脑处于一个不同的状态。例如，大脑的两个半球和双耳的差拍振动同步，这种情况发生在音频信号进入大脑后，由此而引起的一个与引入信号频率直接相关的回应。两个频率相近的音调会以不同的频率产生一个拍频，这个拍频通常在亚音速的范围。如一个500赫兹的音调和一个510赫兹的音调，将会产生一个10赫兹的亚音速音调，大约在阿尔法范围的中间位置。

这种新的亚音速音调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同时，正常的“载波频率”（例如，之前提到的500赫兹的例子）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载波频率”的工作原理，是让大脑经历由两个音调组合成的脉冲。每一个耳朵只能听到一个固定的音调。

挟带频率能够对治疗某些疾病提供帮助，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医疗机构是不愿意采纳脑波同步的方式来作为治疗情绪 / 精神失调的手段。虽然挟带频率的作用和效果因人而异，但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脑波

同步技术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能对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如经典的神经反馈或是沉思冥想。

拉里利用挟带装置进行实验，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他的描述如下：



作为一名探索者，“内部空间”对我而言意味着一个新的探索领域。试想一下，一个未被开发的个人世界，这个世界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和经历过的，那里的一切都是由个人的生活经历、信念和态度所创造。

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想知道有什么能够帮助我探索我内在思维的隐藏部分。”毒品当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连阿司匹林都不吃）。疼痛这种方法也不在考虑之内。那么，还有什么呢？瑜伽或是冥想？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耐心。打鼓或咏唱？不，这种效果太过于主观。既然我自称是一个技术和仪器的爱好者，我立即着手寻找一种电子设备，能够帮助我探索我的内在思维。

我的第一站是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我们最常用的谷歌（Google）。我很快发现了很多由健康设备商家所销售的设备。大多数设备与正规的医疗设备相比，显得更加的夸大其词和伪科学化。紫色射线的魔杖.....具有磁性衬垫的床垫.....具有生命力的发电机和内能增强器。你想永生吗？不管你信不信，有一种具有磁力的戒指，只要你每天晚上将其戴在你的手指和脚趾上，那么，就能保证你永生！你在广告中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果你相信这些东西会起作用的话，那么请提醒我告诉你在阿肯色州（Arkansas）美丽的海边，我有一处房产要出售。

因此，在众多的选择面前，一个人如何在谷壳里分离出小麦呢？我们可以通过因特网来找到答案！花一些时间在广阔的网络上，你将看到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信息论坛，以及博客帖子。我花了几个月时间仔细地研究了现实中人们对不同设备和方法的看法。很快就有了一些结果。

第一个好评如潮的工具是一个被称为“光和声音的机器”的设备。研究表明，特殊的脑波频率和人的情绪以及思想状态是相联系的，由于这个事实，这些设备利用声音和光来“进入”到你的大脑，到达一个特殊的状态，以助于调整人的意识，使人集中精力，改善睡眠，甚至可以改变

人的意识状态。

精神机器，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心理随身听”，这些设备仅仅是用脉冲有节奏的声音或闪电光来改变用户大脑的频率。精神机器被称为可以用来加深放松的程度，使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案例中，精神机器还可以用来改变意识的状态，这一点被比作类似于冥想和萨满僧所产生的作用。这个想法是为了使机器通过几个序列里递减，达到使脑波的频率由一个较高水平转移到一个较低水平的目的。典型的目标频率和德尔塔（1-3赫兹）、塞塔（4-7赫兹）、阿尔法（8-12赫兹），或贝塔脑波（13-40赫兹）相一致，并且可以通过用户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对其进行调整。

为了很快地适应频率，可以将精神疗法和机能反馈疗法或神经反馈设备一起进行利用。能够影响大脑的目标频率有：

◆ 德尔塔频率(0.1-3赫兹)——这一范围的频率是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有清晰性的梦境，能够增加免疫功能，有助于催眠。

◆ 塞塔频率（3-8赫兹）——处于该阶段的频率会让人感到完全放松，让人冥想，能够增强记忆力，使注意力集中，提高创造力，该阶段也会让人处于催眠状态并有清晰的梦境。

◆ 阿尔法频率（8-12赫兹）——轻微的放松，此时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及快速的思维。

◆ 低频贝塔频率（12-15赫兹）——放松地聚焦，提高注意力。

◆ 中频贝塔频率（15-18赫兹）——能够增强心智能力，集中注意力，提高警觉和智力。

◆ 高频贝塔频率（18赫兹以上）——十分清醒的阶段，警觉、压力以及焦虑都处于正常的状态。

◆ 伽马频率（40赫兹）——与处理大量的信息和高层次的信息相联系。

精神机器装置利用这些频率，将“双耳的差拍振动”和视觉刺激结合在一起。

双耳的差拍振动是听觉的脑干反应（brainstem responses），该反应起源于每个半球的上橄榄核。双耳的差拍振动起因于两个不同听觉脉冲之间的相互影响，发生于两耳之中，频率通常在1000赫兹以下，并且两个耳朵之间具有30赫兹的差距。（奥斯特[Oster]，1973）

例如，如果一个400赫兹的纯音进入右耳，一个410赫兹的纯音同时进入左耳，在这两个纯音之间就存在一个10赫兹的调幅驻波差距，而这个差距恰好使这两个波形的网格能在上橄榄核之间进出。双耳的差拍振动不能以通常的感官所感知（人类的听力范围在20赫兹到20千赫之间）。它是通过听觉差拍被感知到，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双耳的差拍振动能够通过频率跟随反应（FFR）来挟带某种特殊的神经节律。FFR指外皮层的势能与来自外部刺激的频率产生挟带或共振的倾向。因此，从理论上而言，可以利用特殊的双耳差拍振动频率作为一种意识管理的方法，来挟带某种外皮层的节律。

双耳的差拍振动能够听到特殊的EEG频谱（30赫兹以下）。许多人都利用双耳差拍共振来改变人的意识状态，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大脑意识状态的改变确实也与双耳差拍共振有关。根据听者的实验证明，双耳差拍共振能够使人放松或者令人兴奋，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受双耳差拍共振频率的刺激所产生。

双耳差拍振动在德尔塔（1到4赫兹）和塞塔（4到8赫兹）范围之内的话，就会使人感到更加放松，沉思于冥想之中，处于最具想象力的状态，甚至能够助眠。当双耳差拍振动处于阿尔法频率时（8到12赫兹），会增加大脑里的阿尔法脑波。当双耳差拍振动处于贝塔频率时（典型的16到24赫兹），能够提高注意力或警觉性。

我自己选择的实验装置是Photosonix Nova Pro。这个“精神机器”包括一对白色的LED灯以及立体声耳机，该装置通过发出柔和的闪光和立体音发出的脉冲，一起帮助人们到达不同的意识层面。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装置的时候感到难以置信。或许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抱一丝希望花400美元购买了这样一个装置，希望通过这个装置能够将我从真实的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当中。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选择了装置，确定了程序之后，我戴上了耳机和眼镜，闭上了双眼，并且朝后躺下。旋转的灯光和立体音的振动立刻使我感到震惊。里面的颜色、声音和感觉都是如此美好。红色、蓝色、绿色、黄色。我在

哪？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接下来又将会发生什么？我能够看到、听到，甚至感觉到一些来自我童年时代的记忆画面。我能够感觉到当我第一次骑自行车的时候风吹在脸上的感觉。我看见了在我三年级的时候第一个轻吻的女孩。我闻到了妈妈在炉子上烤肉的香味。哇！那不是我花了许多天探索的山洞吗？就在我父母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房子的最边上。这些经历都仿佛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真实。一切都像是梦，只是这个梦更加真实，包含了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图像以一种爆炸性的速度和强度越来越快地涌现在我的眼前。在我的整个实验当中都没对其加以控制，不管我是否愿意，我都被推拉去重新体验这些经历。在某一刻，我感觉到我已经睡着，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这个装置完整地躺在我床边的桌子上。是我把它放在那的吗？我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看来我的强迫症消失了。我即刻感觉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感，一种格外的精神愉悦及充沛的精力。第二天我也感到非常愉悦。没有什么能够让我感到失落。我有发现“圣杯”吗？这个相当简单的系统就是探寻我内在思维的钥匙吗？

虽然我的经历不算典型，但是我仍对此表示坚信。通过科技来寻找答案！遗憾的是，由于最近的搬家和接着发生的一些杂乱的事，这些我感兴趣的东西都在混乱中遗失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在盒子上贴上标签！结果自从那以后，我一直不能对我的内心领域进行探索。这几个月以来，我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且也安装了一些探索我内在思维的精神机器，但遗憾的是都没有成功。

更正：庆幸的是，几周前当我打扫阁楼，正期望着邻近有车库出售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未被打开的盒子。难道这是我丢失的仪器？哇，没错，就是它！可以确定的是，不久后我就可以着手于对我的内在思维的无限探索。



当大脑里的挟带涉及记忆层面的时候，会对新的研究起着推动作用。据《今日美国》（USA Today）2009年1月27日的报道，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的研究者们已经找到了“超记忆”可能的源头，即从一位名叫吉尔·普莱斯（Jill Price）女士的磁共振成像图上找到源头。普莱斯的脑同位素扫描显示了大脑的两个区域，即尾状核和颞叶，这两个区域和记忆的组成和存储密切相关。研究者们注意到，大脑的这两个部位能以一种我们从未检测到的方式进行同步运

作，以此来制造大脑挟带记忆的“详细回忆”，这个“详细回忆”会在某一天不自觉地想起，如同刷牙一样平常。神经学家及研究者拉里·卡希尔（Larry Cahill）说道：“我们所探讨的将会在记忆和大脑的研究领域里开启新的篇章。”

我们知道，有益的振动能够强身健体，但声音并不是产生有益振动的唯一方式。生物共振使用电流、磁场，或者电磁场来治疗疾病。生物共振被称为电针刺疗法的分支，它能够通过使用一种具有磁力的毯子来产生电磁脉冲，再将这个电子脉冲施加于患处，然后使人类细胞恢复正常的共振。

甚至如今用电子频率来治疗癌症的观念也已不再新奇，这要感谢20世纪初期诺亚·雷蒙德·瑞夫（Royal Raymond Rife）所做出的研究贡献。瑞夫被认为是几个前沿医疗设备的设计者，包括他在1933年发明的相当复杂的通用型显微镜（Universal Microscope），这个显微镜有6000个不同的部分，能够将物体放大到原来大小的6万倍。此显微镜能够使瑞夫观测到活着的病毒，并且直到现在，该显微镜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观测到活着的病毒的仪器。

诺亚·雷蒙德·瑞夫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他在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进行学习，后来又继续研究开发科学技术，他在光学、电子学、放射化学、生物化学、弹道学以及航空飞行这些领域做出的技术发明，至今仍在通用。虽然瑞夫的技术发明常常受到争议，但是他仍集中精力提炼一种方法，来摧毁具有杀伤力的细小细菌。他使用了同样的原理来杀死这些细菌，即共振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首先能够使细菌显现出来。

通过增加频率的强度，这些微生物将会很自然地发生共振。瑞夫增加这些微生物的固有振荡，直到它们受到来自组织结构的压力而歪曲崩溃。瑞夫将这个频率称为“致命的振动频率”，或简称为“MOR”，这种振动对周围的组织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如今，瑞夫发明的仪器采用的是显示器上的谐波频率。这种实际频率（770赫兹、880赫兹等等）的波长由于太长而不能完成这项工作。

这一原理可以解释为什么能用一个强烈的音符粉碎一个酒杯：在音符的某次或多次谐波中，酒杯的分子已经开始振动，它们将和音符谐波一起产生共振。因为其他的物体都具有不同的共振频率，所以，仅仅只

有酒杯被毁坏。确实存在数百亿不同的共振频率，并且每一种共振和分子又有自身的共振频率。

虽然瑞夫的许多研究发明都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观点确实先于他的时代，他的这些发明现在被一批整体观医学研究者重新运用，他们渴望通过声音或者电磁场来消灭癌细胞。

振动疗法包括使用共振和振动来刺激五官感知，并恢复平衡。这里包含着“物以类聚”的观点。当竖琴发出某一个音符的时候，其他和这个音符相似的振动将会和这个音符产生共振。调整身体，调整生活。通过颜色、光、香味、食物、艺术以及触摸来有意识地刺激我们的五官感知，这一治疗方法能够使人的外伤和疼痛得到治愈。其他的治疗方法，包括躺在“可感知的声音桌子”上，通过振动来传输音乐发出的声波，将其传输到病人的身体里，然后将病人的身体分成几个区域并制造一个微小的改善的意识状态来促进治疗。还记得我们之前关于振动床的评论吗？在1970年后期及1980年早期可以在汽车旅馆里见到的振动床。只需想象一下，振动床振动的乐趣也许实际上是你达到共振的前提。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些振动床边，躺下去，一起享受美好的共振。

光也同样被广泛地运用来进行治疗。任何遭受季节性情绪失调（SAD）或冬季忧郁症的人，都能够证实光能够影响人们情绪的能量。光的治疗方式包括使用具有特殊波长的明亮的人造光线，这个光线接近于自然的太阳（自然的太阳光将是最好的医生！）。通过利用类似于户外灯光的灯箱，病人的昼夜节律会被调整改变，身体的自然褪黑激素会被抑制，不会造成大脑的生化改变。

光线治疗，类似于日光，或者是通过灯的功率发出的自然光的波长，能够对人类身体起到治疗作用。光的目标波长能够用来治疗痤疮、牛皮癣、湿疹、睡眠障碍，甚至能够治疗飞行引起的时差反应。有小孩的家长可能知道，光也能够治疗黄疸病。单频的红外线拥有一个特殊的波长，即890纳米的波段，它常用来治疗伤口，改善溃疡，甚至用来改善糖尿病人的血流状况。

日光浴疗法是通过日晒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的一种方法。将身体暴露在紫外线（UVA / UVB）范围的光线里，也可以直接暴露在日光下或日晒机器床里，通过这些光线来改善皮肤的状况，这也是医生和皮肤专家常建议的方法。光照疗法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可以改变人们情绪的疗法，但如果滥用的话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使用日晒机器的时

候，这种机器能释放出内啡肽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改善情绪，但是，再一次强调，如果过度使用，将会把缓解压力变成狂躁，极度焦虑，并且会被过度晒黑，皮肤就像电影《我为玛丽狂》（*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里面的老妇一样。所以，尽情享受日光浴吧！但是，切记适可而止！

利用LEDs（或称发光二极管）能够使暴露的细胞活跃速度比平时快百分之一百五到百分之两百。来自LED“洗刷”光线的排列，似乎能够通过增加细胞的能量水平而加速治疗进程。哈利·T.维兰（Harry T. Whelan）博士在《健康连线》（*HealthLink*）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虚幻：运用光的移动进行治疗”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维兰提出这种疗法“存在无限的可能性”。维兰是威斯康星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神经学、儿科以及高压医疗方面的教授，他认为在医学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太过于注重毒药和刀具，或者称为药品和手术，太注重于探讨利用光线和特殊的LED光线来增强细胞生物化学的可能性。“我认为在整个医学中，思维的转变是一切的可能，因此，我们应该改变所有疾病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在组织结构存在能量危机的部位。”

在骨髓移植过后，临床研究运用LEDs来治疗癌症病人。移植手术中，常常会产生粘膜炎的副作用，使用LEDs这种治疗方法能对缓解粘膜炎痛苦的副作用起到非常显著的效果。年轻的病人接受移植，进行一些新的实验。LED的功效非常有趣，甚至连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也和维兰一起携手研究LED的益处。

维兰在文章中陈述，并不是所有细胞都会以同样的形式对LED光做出反应。维兰博士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将LED光作用于器官、击打、组织再生、大脑肿瘤、脊髓损伤以及帕金森综合症之上，以此来研究LED疗法。维兰发现，利用近红外线可以测量“一个小型的击打和大型的击打”之间的差别。

特殊的能量治疗家朱莉·莫茨（*Julie Motz*）相信，“物质和人类组织一样，也有其内在的结构规划，它们不仅能够发出特殊的可识别的波型，而且能够接收和识别和它们一样的波型。”莫茨将其等同于人的情感，如同《被禁止的科学》中辛西娅·洛根（*Cynthia Logan*）在“手术室的能量医学”里所写到的一样。莫茨是《生命之手》（*Hands of Life*）的作者，也是最早的非传统治疗者之一，她在许多大型医院和外科医生一起工作，包括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医院（*Stanford University*

Hospital)。莫茨常常到不同的医学院进行讲座，讨论她的一些看法，即当她触摸到一个病人的时候，病人的身体能量就会开始振动，并和她的连接在一起，她触摸到的筋络都会发生改变。她同时也相信，当她怀着关爱或者治疗目的去触摸一个病人时，这个触摸点就会变成一个磁铁，将房间周围的能量吸收过来，并且通过她的手指传输到病人身体里。这可能说明莫茨实际上能够吸引大量中微子来和人类身体里其他的亚原子粒子产生联系，因此实现“能量流转变”。

这些通过触摸来治疗的人也许确实能够操纵病人的生命能量，使负面的频率能够得到平衡，调节细胞结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虽然这种疗法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的治疗方式，但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曾经历过通过触摸而得到治疗，他们身体里振动的转变确实让他们在身体上、心理上以及精神上都感到更加舒适。

触摸治疗的形式之一包括作用于身体的细微能量，可以利用针灸疗法的方式，即触摸开启沿着筋脉的特殊点。情绪自由技巧（EFT）是一种可用来替代的心理疗法方式，当一个人产生不好的情绪时，就轻敲这些筋脉上的点，稍后就会使人通过从负面情绪“分心”来达到身体的平衡，以使人产生另一种非负面情绪的联想。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吹嘘的方式，通过这种吹嘘来突出在认知理论中分散注意力在消极思想里的重要性。但是那些亲身经历过EFT的人坚信，这种疗法能够创造奇迹并给人们带来惊喜。

EFT是在1990年中期被格雷·克雷格（Gary Craig）所创造，他是在基于先前罗杰·卡拉汉（Roger Callahan）思维场疗法（TFT）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研究。因为EFT还是一个相当新的研究领域，没有长期的主流研究来证实它或谴责它。EFT和TFT之间的不同在于，EFT对于各种不同的问题都采用相同顺序的轻拍点，而TFT对不同的问题都有不同的方法与之匹配，并且必须事先使用人体运动学的一些方法。

轻敲身体使身体恢复到平衡，这个观点依靠的概念是：消极的情绪或恼人的记忆最初是由身体能量场的混乱失调而引起。因此，当一个人具有消极思想的时候，通过轻敲他/她的筋脉，就能够改变这个人身体的能量场，使身体恢复到平衡的状态。那些支持EFT的人坚信，它能够治疗沮丧、焦虑、上瘾以及恐慌症。

当和光一起的时候，颜色同样可以产生治疗的作用。每一种颜色都有不同的光频，并且，许多有自己喜欢颜色的人可以证实，即颜色能够

影响情绪，有的时候会以显著的方式表现出来。利用颜色的频率来匹配精神的渴望或物理的治疗，结果应该很自然，因为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接触到各种不同的颜色，但对于颜色如何影响我们大脑的化学反应却了解得很少。例如，红色的共振频率和深绿色相比，能够使人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鲜艳的粉红色和清凉的森林绿之间又有不同的振动频率。正如颜色能够使眼睛感到喜欢和不喜欢一样，那些坚信颜色治疗的人认为颜色同样也能使大脑、思想和心灵感到愉悦或沮丧。

甚至思想也具有治疗的作用。我们经常谈到人具有黑暗的思想或光明的思想。思想有自己的振动吗？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进行探讨。但是断定思想不止发出它们自身的振动是合情合理的，思想也依次受到声音、光线以及其他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水知道答案》

（The Message From Water）和《水里隐藏的信息》（The Hidden Messages in Water）的作者江本胜博士（Dr.Masaru Emoto），他通过对水的实验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他利用语言来改变水结晶的形状。积极的、充满爱的言语会创造一个美丽的、对称的水晶形状。激烈的、消极的言语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用来证明声音的能量甚至都不需要将物体和振动相联系。水能够对言语产生反应，仿佛是水在某种程度上接收到了“思维上的振动”，而这种振动并非是一个特殊的声音频率。

作为国际生命之水基金会（International Water for Life Foundation）的荣誉主席，江本胜被一些怀疑者所批判，他的实验被称为伪科学。但是他本人及对水进行实验的其他研究者们，都称祷告、单词、音乐，甚至连写在纸上的字词都能对水产生影响，让水形成让人感到美丽或令人烦恼的晶体，至今，他们提供了成百上千张关于水结晶的图片。

虽然江本胜的实验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和存在潜在的人为误差而常常被严厉地批判，但是他关于直接的情绪能够对水产生影响的理论实际上是对早期研究的一个写照，早期的研究包括植物能够对积极的和消极的措词做出反应。江本胜称外部的影响可以改变一些敏感事物的形状，例如水，毕竟，人的身体最主要是由水组成，而且我们也都了解被人怒吼、憎恨以及耻辱的感受。

那是一种很不好的感受。

除了有益于身体健康之外，无线电波也被用来抵抗衰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其中受益。一个被称为CRF的新技术，即电容性无线电频率，该技术承诺可以改善人的面貌，使人容光焕发。CRF通过传输强烈

的无线电波到人的脸上，由此来使人们松弛的皮肤变得紧致，使下垂的眼睑抬高，改善引起面颊下垂的面部肌肉松紧度，而这一切只需用一根棍状的仪器在皮肤上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操作。这个过程中没有手术刀和缝线，你甚至可以在午间休息的时候进行操作。

CRF的基本原理是：将带有CRF的棍状仪器放在皮肤上，然后将CRF深入到皮肤的最里层，即真皮层，刺激皮肤下面的胶原。皮肤就会变得光滑紧致，而皮肤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冷和热，这好像是由棍状仪器尖端产生的一样。当整容外科医生发现了无线波和光波的能量后，便发明了这种仪器，改变了多年来对皮肤的伤害，如今这种非损伤性的整容已经非常普遍。

声音，光，思想。每种事物都存在频率，因此也存在共振。

第七章 现实生成器：大脑既是感知器也是接收器

相反，在高等科学领域有着大量证据能够支持大脑作为接收器这一观念，即是暂时地使用“迷幻剂”获取通常在我们的感知之外的频率。

——格雷汉姆·汉考克（Graham Hancock）

我们都对这样一条古老的争论很熟悉，那就是：“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么，大脑是否是产生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触到的、所闻到的、所尝到的一切的源头呢？我们个人的大脑灰白质是否是产生和构建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包括已看见的和未看见的——原因呢？

我们的大脑仅仅是一个接收器而已？或是一种从以太中获取广播的电波调谐器，然后将它们转化成所感知到客观的、确切的真实？

关于大脑和意识的相关理论一直让研究者感到迷惑，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在个人对现实的经历过程中，大脑和意识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1997年的一篇名为《无线电迷：大脑有它自己的FM接收器》

（Radio Head: The Brain Has Its Own FM Receiver）的文章中，埃里森·莫鲁克（Alison Motluk）探讨道，怎样改变神经元的频率使得大脑接收我们从五感发出的信息，如同收音机接收来自特定广播站的无线电波一样。

根据魏兹曼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的胡德·阿萨（Ehud Ahissar）所做的研究，莫鲁克描述道，猴子大脑皮层里面不停振动的神经元在感知触觉、味觉和嗅觉等感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感觉通过脉冲传到丘脑，然后由大脑皮层进行分析加工。在对老鼠的实验中也研究了振动因素的类似作用。

前沿的大脑研究有希望将大脑和意识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是怎样地独立运作等问题的相关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神经科技工业机构（Neur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的执行董事扎克·林奇（Zack Lynch）认为，我们的大脑科学研究即将产生翻天覆地的新成果。“正如

信息技术影响了人们经商和交流的方式一样，大脑科学也将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在2008年11月的一篇名为《大脑时代》（The Brain Age）的文章中，林奇告诉记者蒂姆·贾维斯（Tim Jarvis），关于大脑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将会怎样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贾维斯将这些预测记录如下：

- ◆ 神经寿命（Neurolongevity）——治疗衰老的大脑的疾病。
- ◆ 神经娱乐（Neuroentertainment）——能够阅读脑波的实时的游戏系统，能够让游戏者主导游戏结局。
- ◆ 神经教育（Neuroeducation）——为大脑的特定机能提供教育材料，并且为不同的学习种类制作不同的教育材料。
- ◆ 神经健身（Neurofitness）——特制的药物和设备能刺激大脑，从而提升肌体的能力和活力。
- ◆ 神经精神（Neurospirituality）——使用如机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之类的工具，能够深入大脑，影响冥想和精神状态。

有一天，从购物到选择伴侣，所有的一切都会因为神经科学的突破而发生改变。有一家神经科技产品销售公司FKF应用研究所（FKF Applied Research）使用了一套fMRI设备，能够在消费者看不同广告图片和商标时，对大脑的神经活动进行测量。fMRI设备甚至还能记录一个坠入爱河的人的大脑神经活动，从一开始充满激情的欲望阶段到后期有更多情感注入的真爱阶段。

大脑扫描技术还被用在法庭上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贾维斯还称，在2005年最高法院曾做出了禁止将死刑用于未满18岁的人身上，因为通过大脑扫描和研究表明，大脑在18岁的阶段仍然处在发育之中。另外神经学证据也经常用于法庭。

尽管在生活中我们越来越依赖大脑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感知到的“我们的世界”也可能完全不是来自于大脑和神经。也许是通过大脑接受再加工，但不是来自于大脑。大脑可能只是和其他的东西一起接收从某处传来的信息。

在2008年早期，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小组进行了一场十分复杂的实

验，对意识（awareness）从哪里来和意识是什么提出了质疑。他们组织了11个健康人作为研究对象，将磁力束集中到他们大脑后部的一个视觉皮质上，使他们暂时失明。在这样做之前，先给11个受试者看排成一排的一组灯光，每一组光下面都有一个按钮。要求受试者在看到灯光的时候按下中间那组灯光的按钮。出现了一些十分难以捉摸的状况，就在研究人员在开或者关灯的时候，受试者恰恰要按下正确的按钮。另外有一些受试者在开关灯光的同时由于磁力的影响已经暂时失明。然而，受试者仍然能够在瞬间察觉到应该按下哪一个按钮。这表明，在没有完全的清醒意识下，无意识的状态有着它自己的一致性。

关于其它的实验，在2008年的《探索杂志》（Discover Magazine）中有一篇名为《你的脑袋里有个僵尸在操控吗？》（Is There an Inner Zombie Controlling Your Brain）的文章，指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并不是一直都自觉地有着思考、行动和反应的自我意识。记者卡尔·季莫（Carl Zimmer）告诉我们，研究发现，我们并没有感觉到的感知、思维、感觉和欲望正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那就是很多我们所做的和所想的，是由于我们大脑的无意识部分完成的——即内部的‘小僵尸’完成的。”

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实验，是人在任何时候看到电脑屏幕上金钱图片的反应。大脑扫描显示，即使图片一扫而过，人也能做出一定的反应。这个实验表明，大脑的补偿判断部分——腹侧钿，在人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看图片的时候都在活动着。还有研究者认为，有些事情需要大脑在完全清醒的意识下才能够完成，在猜字谜或者做其他复杂事情的时候，无意识只能够帮助加工分析，而不能完全完成。或者这个内部僵尸是一个戴着伪装的朋友，能够使清醒的意识集中在更有趣、更重要的事情上面，给我们自由意志和意识。哇，我们谈论了好多关于两个意识的说法！

当谈到记忆存储的时候，对大脑的真实作用也不停地有争论。当前的理论断定，记忆不仅仅是存储在大脑中，还存储在意识中。有观点认为大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储单元，能够记住所有需要加工的信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工程和应用科学院的教授西蒙·贝克里奇（Simon Berkovich）的研究表明，大脑更像是一个存取单元，而真正的信息储存地，记忆，则是储存在其他地方。

在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院所写的“大脑的信息加工能力：改变范式”的论文中，贝克里奇写道：“无论如何，通过

对已经存在的范式增加调节而尝试去理解大脑，可能会是一场无休止的劳动。或许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大脑的看法，以及对大脑的运作方式的理解。”贝克里奇认为，通过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对大脑信息加工过程全息机制的研究和大卫·博姆（David Bohm）的量子力学的研究，就能够产生出一个完整的关于“本质的超凡现象”的视图。

贝克里奇提到了普里布拉姆关于人类大脑的全息本质研究。普里布拉姆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神经生理学家，他认为利用全息学能够很好地解释大脑为什么能够在如此小的空间内储存如此多的记忆。在迈克尔·塔尔博特（Michael Talbot）的一本有创意的书《全息宇宙》（The Holographic Universe）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大脑可能和宇宙一样，操控着一个全息图，从而“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信息存储空间。通过改变两束激光照在一张摄影胶片上的角度，使得在同一表面记录下不同的图片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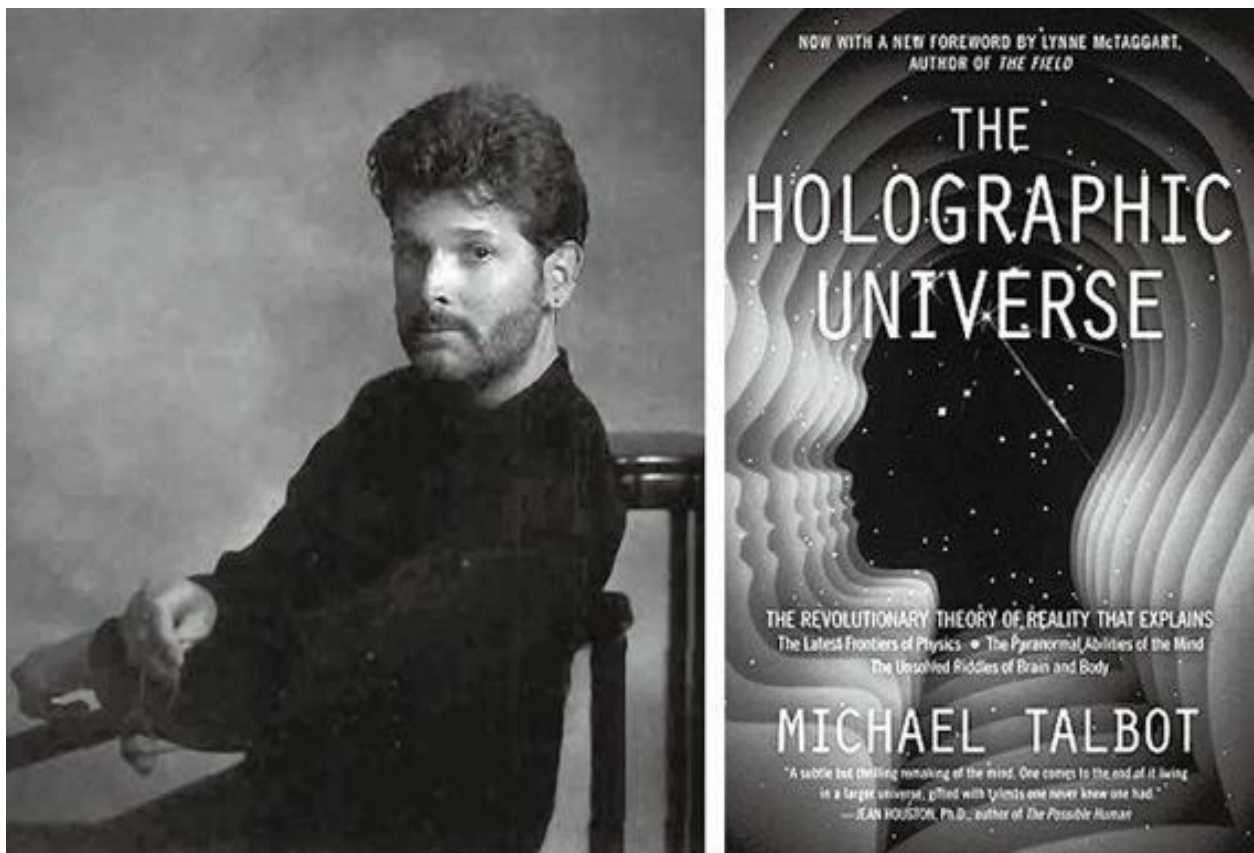


图7-1 迈克尔·塔尔博特与他的畅销经典《全息宇宙》回答了一个看似荒谬实则深刻的问题：世界真的存在吗？该书认为宇宙只是一个幻象，是另一个更加神秘的隐含秩序的全息投影。由于该书的量子物理观

点与佛教的“空”一致，也在东方引起共鸣，光在人口稀少的中国台湾就发行了5万册。（图片来自迈克尔·塔尔博特官网官网）

塔尔博特继续说道，使用普里布拉姆关于全息理论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出，关于记忆的回忆和忘记，就可以用激光照射在胶片上特定角度的原理来解释。“当我们不能回忆起某些事情的时候，这就相当于在一张多图的胶片上照着不同的光束。但是没有成功地在正确的角度找到我们想要寻找的正确的图片（记忆）。”

普里布拉姆所做的关于老鼠的研究，使他更加确信记忆并不是存储在大脑的某个特殊部分，而是越过了它。他通过手术去掉老鼠被认为是储存记忆的大脑部分，然后把它放在一个迷宫里进行测试。普里布拉姆发现老鼠仍然保留有某种认知能力，并且能够记忆起回去的路。

令人惊讶的是，不管哪一个大脑的部分被去掉，这样的情况同样会发生。甚至某些大脑被部分移除的病人，仍然保留有特定的记忆功能。神奇的是，当颞叶被去掉后，也不会造成记忆消失！普里布拉姆确定记忆并不是局部地存在，而是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大脑。

是这样吗？

有趣的是，大脑的全息模式显示出，跟虚拟现实类似，“精神和身体不能区分大脑用来感知现实时的和当形成现实图像时呈现于脑际的神经全息图。”似乎唯一的产生想象的机理限制了想象的能力。在做梦的时候，甚至连梦境也能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现实，即使身体还躺在床上，也能够对这些感觉和图像做出反应。

但我们还应该对全息理论做出进一步分析。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全息信息被储存在哪里？有人认为范式显示出信息加工发生在大脑之外。“大脑的材料结构所扮演的角色是给一些设备提供入口。随着大脑之外的信息进入排列，人类记忆不可理解的属性——无限制的存储能力和可依赖性，也立刻明晰了。因此，大脑就被预期为是一种处理来自外部存储装置信息的来源。”

在另外一篇文章当中，“科学和NDE的注释：这种科学样式，即为记忆（也被称为意识）不能单独地存在于大脑中。”贝克里奇说到了与之类似的DNA。DNA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信息制造器”，真正能够支配我们怎么看或者怎么行动的信息则储存在别的地方。他将它比作一

种图书馆里的卡片目录，而大脑就是这样工作的，即是作为这个物质世界的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再想想我们上网的原理，大脑会不会只是一个广大的共享信息网络中的电脑中的一个。“换句话说”，他认为，“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电脑，而是一个‘物质宇宙互联网’的终端。”

意识，甚至记忆存储能力存在于大脑外部这样一个观点并不新颖。特别是在抽象物理学界，他们长时间以来都认为，意识超脱于人类或者普通的大脑活动之外。然而意识和大脑之间也有着交互性，但正如前述一样，将大脑比作某种类类似于电脑的事物可能会更加贴切。作者把意识和他们的苹果电脑都比作电脑，能够接受他们的才华、智慧和知识，并且将这些东西加工变成现实，然后再出版成为书本。

意识可以被称作是高级领域内的知识。因为在许多方面来说，欺骗大脑将虚幻的事物当成真实的是十分容易的事。想想虚拟现实吧。就像在电影《回到未来》（Back to Future）中的宇宙工作室里面的虚拟现实操控台那样，大脑对来自于虚拟轿车的图片和动作的接收，能够让你尖叫着向公路的左右猛冲，然后，就跟影片中的玛丽（Mary）那样，需要两剂额外的抗晕药，即使你知道你只是在一个操控台上开车，而不是真正地在开车。催眠术甚至也能够影响大脑感知现实的功能，以及通过潜意识影响身体的一些活动过程，比如打喷嚏、血流速度，甚至近视眼！安慰剂（placebo）的作用也是这样，欺骗大脑和身体，让它们认为自己已经服用了某种治疗药剂。

有时候大脑知道得更明确，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会产生反应，好像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虚拟现实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基于信息加工的可能的现实。没有这些信息的产生，虚拟现实也不会存在。而另一方面，客观现实的存在就像一个持续的、受到或者没有受到来自外部信息加工的影响。客观现实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在现实被经历的时候，大脑便会感知各种现实。

虚拟现实并不能独立存在着。它需要有人对其编程，有人戴着头盔，使用电脑或者是在主题公园驾驶一辆令人呕吐的虚拟轿车时才能看到它。当程序停止的时候，当人取下头盔或者是从驾驶座掉下来的时候，就不再看见虚拟现实。生活在一个幻想里？生活在一个表面现象之下的、某种东西操控着的、从客观世界反射出来的全息影像世界中？

只需要看看电影《黑客帝国》（Matrix）就能明白那是怎样的一种

景象。我们是不是被困在矩阵中了，以致不知道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这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人看得见超自然现象，而有的人却看不见吗？这一切是否取决于我们吃下哪一粒药丸？

尽管我们有这样一个笼统的认识，即知道大脑的哪一个部分具有何种功能，以及这些部分是怎样地协作，从而产生出感知、知识、语言和动作。尽管我们在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对大脑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

关于神经科学研究领域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之一，就是大脑中的神经细胞是连在一起的，并一起产生作用，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有一组神经元连接成了一个网络来对此做出反应。如果这件事你只做一次，这个神经网络就会消失掉，但如果你不停地重复这件事情。一条“轨迹”便会嵌入你的大脑当中，绳状的（神经细胞的）树状突就会铺张开来，形成一张网络，并且与其他树状突连在一起，形成一张强大的神经网络通路。在你想要给你的新行动做一个常规的大脑神经轨迹之时，它可能突然就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们的学习过程就是如此。

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神经连接，或者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它还能够操控记忆力，即使人只有半个大脑，这样的功能也足够在大脑的神经通路伸展开，弥补失去的那半个大脑。大脑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但它同样也有局限，即当看到我们并不能理解的新事物，或者是去理解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比如“鬼魂”，这种情况下，我们便不能生成一个强大的神经网络。每一次的新经历能引起我们大脑中的化学变化，当这些经验自身不停地重复，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般感知。

神经系统的“可塑性”（plasticity）让我们能够产生新思想，适应新经验，产生和保留记忆，或许还能够“看见”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事物，比如我们特别定制的粉红色燕尾服，心中想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件，结果粉红色的燕尾服到处都是。我们只是从未对此产生过神经连接。而现在我们却产生了这种连接，具有可塑性的大脑使得我们看见许多粉红色燕尾服时产生乐趣。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自我想象而已。

有时候，大脑科学最伟大的突破，是由那些曾经有过大脑不能良好工作的第一手经验的人做出的。中风、动脉瘤和大脑受伤常常引起人们对大脑的一些惊人的新发现。关于这种现象，曾经有过一个最完美的例子，发生在一位名叫吉尔·泰勒（Jill Bolte Taylor）的大脑科学博士身上。

泰勒在她的著作《我对中风的顿悟：一位大脑科学家的个人旅途》（*My Stroke of Insight: A Brain Scientist's Personal Journey*）中，记录了她自己关于研究大脑内部运作的旅程。泰勒是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大脑科学家，在1996年她37岁的时候，经历了一次由于头部左边血管爆裂引起的中风。她在书中探讨了作为一位神经解剖学家的工作，以及怎样使用她广博的知识去观察她的大脑对中风的反应，即使她变得不能走路、说话和使用官能。她尽力保留认知能力，如读写能力，和一些解决基本问题的能力。

在中风的影响下，泰勒的左脑受到了损伤，而左脑是掌管语言和逻辑能力的部分，这个时候则给右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她的左脑感觉到了她的灾难并且帮助她在损伤不可逆转之前寻找救护，她经历了一次欣快的康乐和平静感，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涅槃。当事情进一步发展，她开始深层次地理解两边的大脑是怎样地协作以产生她所看见的现实的。“通过感觉、视觉和模式关联策略对一个童年的信息进行加工，我的所有认识在内部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尽管不能说话，泰勒仍然感觉到了“一种与宇宙共存的包络感。”她不得不强迫自己去理解左脑受到的伤害，她集中注意力让自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从而能够找回体力，唤醒精神力量，去寻求帮助。她的大脑虽然受了伤，但是在某处有一扇门打开了，能通往一个更高级的感觉，打开了通往宇宙之门。她意识到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在这本书里，她甚至分享了一些智慧，通过使自己烦乱的心智平静，活在当下，来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感。“我的左边思维认为我是一个脆弱的、即将逝去生命的人。”她说道。而她的右边思维则集中于一种永恒的存在感。她对这个世界的三维感知让她完全清楚自己可能恢复健康，她与宇宙统一的欢快感觉会以一种感激之情的形式伴随着她。

泰勒身体奇迹般的整个恢复过程使她成为了电视节目的常客，其中包括奥普拉（Oprah）脱口秀，在节目中她强调要让右脑挺身而出，给自己平静和领悟，即便是左脑经常冒出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唠叨和琐事。她在中风期间，产生出了一种无所不知的状态。这种经历帮助她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即她自己与精神灵性的联系。有趣的是，在这个经历之后，泰勒致力于研究一个虚拟现实设备，目的是帮助中风生还者使用一种“虚拟的导向意志”，以恢复他们的神经系统。

那些受右脑影响更多的患者，他们的恢复状态看起来非常光明。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曾担任过戈尔（Al Gore）的演讲稿撰写

人，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全新思维：为什么擅用右脑的人会主宰未来》（A Whole New Mind: Why Right-Brainers Will Rule the Future）。在书中，他详尽地叙述了擅用右脑的人被用左脑的人称赞为拥有一个“全新的思维”。右脑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左脑的机能包括线性思维（linear thinking）和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可能产生功能性下降，可以说，右脑的特质包括移情、创造力和大局思维。平克和其他人认为，擅用右脑的人的才华和能力会比过去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左脑思维的工作和态度已经在过去的社会中得到了充分认可。“右脑终于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平克评论道。

平克提到，“设计”是右脑对未来而言最重要的能力。设计能力是创造具有重要性和实用性事物的能力。他举出了一些例子，说明怎样在医院的设施中进行设计来治疗病人和拯救生命。平克还提到了“和声”也是右脑的一项能力，“右脑能够看见大局，能将细小的事物连接起来，将不同的事物连在一起变成一种新的事物。这类技能在未来生活中会愈发重要，因为左脑的技能已经越来越多地外包给或者被电脑和机器人所取代。甚至移情也被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力，有利于促进世界良性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终于，右脑取得了它应有的地位。平克强调到，“这个王国的变化取决于谁拿着钥匙。在我们的世界里，那些掌握着右脑能力的人将会愈发繁荣昌盛。”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擅用左脑的人，比如电脑程序员将会不得不去快餐连锁店找工作，但这些电脑程序员的确需要发展更多的人际能力，需要用一种更加“和谐”的方式应对工作中不同的部分。是的，在未来，右脑将会有讲故事的能力，以及创造更多关于我们生活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连接起来。这对我们这些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或许我们将会挣一大笔钱。

要认识到大脑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并不是只能在遭受到跟泰勒一样严重的头部损伤时才能如此。这种认识在一次精神上的觉醒中也可能产生，在一次简单的惊喜时刻就会让我们知道，过去的思想和行动的加工过程常常引起我们对未来现实的感知。人类的所有感知都从大脑这个中心开始，在大脑中，视觉、声音和味觉作为感觉信息经过，跟着大脑的“高速公路”从丘脑一直到新皮层，在这个地方，这些信息就被加工成为我们所感觉到的“现实”。但是现实并不仅仅是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尝到的、所触到的和所闻到的客观感觉组成。因为我们自己的“感知的感知”，帮助我们塑造持续看见和感知这个世界的方法。从某

种意义上说，正如形而上学者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可能真的是不停地在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

再者，好像我们真的有两个思维，我们拥有客观现实，告诉我们所有的树都是树，但同时也有主观现实在告诉我们，有人能够通过潜在的通灵能力跟死者交流，并且看见生命之物的灵光。主观现实还可能告诉一个人说其不能唱歌，从而使他只能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就像一只小啮齿动物的尾巴被绞肉机夹到了一样，但实际上他却拥有完美的声音。过去经历的主观本质，或许他的父母让他闭嘴，又或者是周围的朋友对他说“你不能把那首歌唱好”，干扰他自己的信念。从而对他会唱歌的大脑进行重新“编程”，使他不会唱歌。

一个健康的、身体运行良好的人，主观和客观现实一起创造了其大脑，使之能够认识现实是什么，同时也能想象现实是什么。官能障碍的产生是因为一个人的主观或者客观现实中的某一个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不是两者均衡。

问题是，其中一个现实是不是比另外一个现实更真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左脑所经历的跟来自右脑的影响一样真实，即使我们想要更相信其中的某一个半脑。我们所看到的客观事实跟我们主观经历的一样真实，只要我们认出这个真实是个人的还是共同的。

大脑通过感受域接受感官刺激，感受域就是刺激物促使感觉神经发生作用的范围。我们的听力来自于听觉空间或频率的听觉系统感受域。我们的视力来自于视觉空间的感受域，通过视网膜感知，光线进入视网膜中使神经产生刺激。当我们触摸某种事物的时候，是与身体感知系统有关的感受域在我们的皮肤和内部器官中产生作用。

那么，除了五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种类的感觉会刺激大脑？会不会有一种特别的刺激刺激？

在一次学术演讲中，乌得勒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recht)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爱克勒斯爵士(Sir John Eccles)说道：“大脑只是一个有用的为思维服务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低估大脑的作用，相比之下，电脑只是小孩儿的玩具而已。我想说的是，思维要比大脑高一个层次。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生命是很重要的。”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来自外部的信号，如声音、共振或者震动等会在大脑的密室中生成现实？或许答案更加明显，如果说我们的自觉思维是一个电磁场呢？

根据“每日大学科技新闻网”（Daily University Science News）报道，约翰乔·麦克方登（Johnjoe McFadden）教授认为，我们的自觉思维可能是一个电磁场。他的理论可能会解决之前很多关于意识的棘手难题，并且对我们的思维概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对自由意志、灵性、人工智能的设计，甚至是对生命和死亡也是如此。很多人认为“思维”就是我们所意识到的所有意识中的事物。然而，我们的心理活动很多都是无意识中进行的。很多行为如走路，换挡，叫卖自行车等，就像呼吸那样都成为了自动化的行为。我们常常自动地做出某件事情，有点像僵尸一样，并没有经过大脑思考。通常是要发生某件事情过后，如撞车，才会把我们拉回到当前的清醒意识中来。

这位伟大的教授展示出了一些非常奇妙的观点，他提出了一个被称作“意识电磁场”（CEMI Theory）的理论。是意识让我们能称之为人类，它包括诸如语言、创造力、情感、精神力、逻辑推理能力、心算能力等事物和我们对公正、真理和伦理的感觉。但是意识是怎样生成的呢？麦克方登教授意识到，每一次的神经刺激，都会产生一个电子活动信号，并将其传送给大脑的电磁场。但是不同于一个单一的神经信号，到达大脑磁场的信息会自动地跟大脑中的其他信号捆绑在一起。大脑的电磁场将这些信号联系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的意识。

或许大脑的电磁场就是意识。或许这个磁场的作用不仅仅是接受信息，还能够对行为和活动产生影响，并且能控制神经刺激，促使意识和意志显现出来。这些观点可能不是如你起初想象的那样有点牵强。麦克方登教授的观点其实之前也有先例。他认为把信息转为电磁场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常见的事情。我们一直都在把图像和声音信息传送给电磁场，那就是发送信号给电视和收音机。

大脑在它自己的电磁场中可能既是发射器又是接收器，就像一个反馈回路，使意识电磁场成为一种“信息槽”。这种通过意识电磁场的信息传送，能够促进神经运算更快地整合和加工来自大脑各个部分的信息。这个电磁场还可能提供一个额外层面的运用波动力学而不是数位模式的计算。这种计算更能让人产生自由意志，以及人类特有的决定能力。

在麦克方登的个人网站上(www.surrey.ac.uk/qe/), 他尝试为一些复杂的问题提供答案。他并不认为意识电磁场理论 (CEMI) 是传心术 (telepathy) 的产生原因, 他认为头部之外的电磁场太微弱, 而大脑是很难探测到这种磁场的。他还认为“鬼魂”和CEMI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如果说“鬼魂”是由电磁场产生的, 那么他们将会很容易被探测到, 并且能够找到他们创造的产生带电分子的磁场来源, 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

他认为我们的头就像一个有效的笼子, 能够将环境中的外部电磁场遮挡在外面。磁共振成像能够穿透大脑, 但是并不能改变神经元的刺激方式。同样的道理可以用来说明手机和其发出的高频磁场, 手机磁场能穿过大脑, 但是不大可能会与脑波的低频产生相互作用。

但问到CEMI是否会在死亡后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时, 麦克方登答道, “我提出了一个假说, 即意识是一个对来自内部信息的感知。在物理学中有一个假定, 就是信息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的。这就是信息守恒定理。如果说这项定理被证明是正确的, 就意味着‘意识’ (与信息有关的) 在死亡以后也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除了麦克方登之外, 还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对大脑和意识的研究当中, 特别是对局部电磁场的研究。其中最玄妙的就是之前提到过的迈克尔·伯辛格博士的研究, 他认为, 在电磁场和大脑感知宗教顿悟和灵性觉醒甚至“感觉存在”能力之间有一个确切的联系。这或许能够解释鬼怪、外星人或者其他超自然现象。伯辛格还发明了一个设备, 起了一个充满情感的名字“上帝头盔”。这个头盔看起来像是一个有些蠢的摩托车头盔, 它能够让使用者瞥见他们自己的内部思维。这个头盔是这样的一个设备, 它能够产生一个微弱的电磁场并且将其集中于大脑表面的特定区域。

伯辛格的研究团队已经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将他们的设备在数以百计的受试者颞叶中进行过试验。在很多人当中都引起了感知存在 (sensed presence) 的经历, 即感觉到房间里有一人 (或者灵魂), 或者是一种深奥的天人合一和宇宙极乐的状态, 揭示出了宇宙的真理。

通过三分钟的刺激后, 要求受试者将感受到的宇宙感觉用他们的世界观或者宗教信仰的方式表达出来, 如上帝、菩萨或者是仁爱的精灵——一切事物的源起。

伯辛格认为宗教体验和对神的信仰, 仅仅是因为电磁在人脑里产生

异常。因而对宗教实体的信仰和感知都可以因为神经刺激而产生。伯辛格的研究包括让受试者进入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并告诉他们将会经历一种神奇的现象。然后用次声波创造一种诡异的气氛。通过改变光线，制造声波，一些受试者声称的确感觉到了某种实体的存在，并听到了一些声音。伯辛格仅仅通过次声波就能使人们感觉到超自然事件。或许我们还应该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先前的披露是否会对受试者的经历产生影响。这是不是意味着想要使某种事发生其就会发生。就像韦恩·戴尔（Wayne Dyer）博士的畅销书书名所说的那样：相信其存在其就会出现。

对这一概念或许终究会有一个科学依据。

2008年10月的《新闻周刊》（Newsweek）中有一篇标题为《为什么我们相信》（Why We Believe）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超自然信仰的产生可以归因于大脑活动承载到了一个极端。莎伦·贝格利（Sharon Begley）写道，大脑和思维的研究者都认为超自然事件需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一个“开放思维”。对超自然科学进行认真研究的科学家认为，信仰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一个人不被感觉证据所束缚。但是如希望和绝望等情感可能胜过这些证据。”有研究表明，大脑从感知开始从下至上创建现实，这被证明是错误的。相反，似乎大脑的感觉区域更多地是被一个高阶的系统影响，这个系统控制着注意力和情感。如果这些系统没有“接上电线”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错过就在我们面前的事物，不能看见它。

有趣的是，贝格利还谈到，我们可能会发现，在一个科学时期中关于超自然的信仰具有某种奇特的普遍性。但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一个充满经济困难和社会压力的时代。历史表明，在这样充满压力和恐惧的时代，往往能令人们更加相信占星学，ESP（超感官知觉）和其他类型的超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往往给人们以某种希望。这些或许还能够给人一种连通感，就是指一些人认为“在外面”还有事物存在，这样做可以让人感到自己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在死亡之后还能够以某种超越物质的形式存在。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超自然媒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捉鬼队遍布在全世界，渴望寻找未知事物的存在证据。

因为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只能接受到特定范围内的“信息”，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大脑来填补那些空白，那些单凭感知自身不能完整呈现的空白。想想那些疯狂的视觉幻像吧，我们的大脑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眼睛

不能首先获取图像的情况下，是怎样制造出图像的。我们之所以看到事物，听到声音，以及能够将看到的和听到的意思表述出来，大脑是其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如巧合的和偶遇般的相同样式和同步性的事物。即便是“痴心妄想”（wishful thinking），也与空想和想象这样的大脑活动有关。

跟信仰相类似，痴心妄想或者说是“引人注意者的思维”集中于意义和感知，这种意义和感知是我们附加给这个世界的感觉，是出于我们隐藏的需要和欲望。而且，跟信仰相似，特别是由癔症或是恐惧而生的信仰。“痴心妄想”和积极思想有一种传染性的本质，会在周围的人群中散开，然后仿造别人的心理过程。情绪跟感冒一样，其蔓延速度很快。思想力量中的信仰，尤其是积极的思想如肯定（affirmations）等，或者是消极的思想如诅咒等，这些思想在很多文化现象中都有体现，从部落仪式到驱魔，再到今日人们对《秘密》（the Secret）的着迷。

所以，如果说大脑是我们所看见的一切和心想事成原因，那为什么不是所有具有开放思维的人都能够看见鬼怪或者灵魂呢？为什么不是每一个相信有UFO存在的人都能够在夜间看见奇怪的物体划过天空呢？为什么玛丽和拉里（本书作者）不能如想象那样真的猜中亿万巨奖的号码呢？或许想要经历超自然现象仅靠一个充满意志力的大脑是不够的。或者这种特别的连接与我们很少有人进入到的一个特别的意识层面有关。

我们想以一个有趣的个人对共振的经历来结束本章节，就是一个与伯辛格的发现有关的共振现象的实例。以下是拉里的真实经历，是他在进行一项超自然调查时所经历的。



拉里的经历：

“你是否经历过某些让你十分疑惑的事件？”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让你不停挠头想要知道你是不是在做梦？

跟许多相信科学的人（通常是怀疑论者）一样，我也能数出很多我亲身经历过的怪异的或者无法解释的事件。

我周游世界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幸免于难”的事情。我曾看到、听

到、感觉到很多令人匪夷所思却又颇具趣味的事情。包括催眠时产生的过去生活的回归（Past life regression），挖掘古墓遗址，剥夺人感觉的箱子，针灸，闹鬼等等。我是一个喜欢挑战极限的人，我爱好研究隐藏的禁忌的知识，钻研很少有人知道的东西，我还喜欢经历一些常人都惧怕的事情。基本上，我感兴趣的東西可以总结为挑战普遍接受的、教条的，以及传统的科学知识和智慧的一切事物。

我经历的比较有趣的事情之一就发生在2008年10月，一次由ARPAST发起的超自然现象调查当中。一处据称极端诡异的有“鬼魂”存在的地方，有一个十分戏剧化的过去。这里曾经是一家医院，由一个狂热的医生经营，据称他喜欢在病人身上进行一些奇怪的实验，并由此获得一种个人快感。后来这个地方又经过修缮，变成了一家退休人员公寓。这栋公寓楼的主人跟我们取得了联系，他说在这栋楼的几个单元里出现了超自然现象，其中有一个单元的情况特别明显。据房主称她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现象，包括一个小孩的幽灵，待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就产生某种异常的感觉，并且在她周围还看见过一些可怕的黑影。因此，我们集中在这个单元展开调查。

我们所进行的所有调查都严格地使用科技手段。通过缜密的观察，使用精密的设备，通常我们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排除掉多种事件的可能性。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对很多常规的环境项进行了测试，包括辐射测量、电磁场测量、大气压测量、温度测量、空气测量、空气颗粒物测量以及一系列其它测试。尽管我们在这栋楼里发现了三个电磁场比较高的区域，但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异常。因为我们常常发现类似的情况，许多房屋没有足够的接地电线，断路器的电箱也没有遮盖，或者使用了不符合标准的电线。通常情况下，这些都很安全。

在进行场地调查之前，所有的ARPAST队员都要进行一次强制性的训练。这项训练范围较广，涵盖了较宽的范围，包括科学方法，器材使用，数据分析，环境因素，心理学知识等训练。还有一些指导内容包括电磁场和已知的其能对人体产生的影响。说实在的，在组织这些课程的时候，我实际上也是没有真实经历的。但这样的真实经历即将发生。在我探讨这次经历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与电磁场和超自然现象，以及何种科学能够解释其对人体产生影响。很多超自然现象研究者都认为“鬼魂”能够发出一种电磁场，他们的存在能够通过电磁场测量器探测到。尽管我们不太相信这种情况是真实的，但是电磁场活动的测量仍是我們进行调查时可用的方法。

对电磁场的真实效果还存在着许多争议。根据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的相关研究表明，多年以来，科学家们都怀疑长时间暴露在极低频电磁场环境中，是否会罹患神经变性疾病，如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以及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还有研究表明，暴露于电磁场之中甚至会伤害人或者动物细胞中的DNA，相反，也有研究表明不会产生此类影响。最近，华盛顿大学的亨利·莱（Henry Lai）和纳伦德拉（Narendra P.Singh）为这一推测提供了依据，即认为环境中的电磁场具有危险性，并且这种影响是积累性的。

国家注册房屋检察员联合会进一步地对电磁过敏做出了定义：电磁过敏（ES）是一种生理紊乱，其症候是直接暴露于一定的电磁场引起的，产生出神经性的和过敏性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头痛、眼刺激、头晕、恶心、皮疹、脸颊冒汗、身体虚弱、疲劳、关节或者肌肉疼痛、耳鸣、皮肤麻木、腹胀腹痛、呼吸困难、心率不齐等。患者暴露于一个新的电磁场环境之后，可能会突然出现以上反应，这些电磁场可能与新电脑或者荧光灯乃至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有关。

除了这个主要的调查点之外，我们也在这栋公寓的其他单元使用设备进行探测，探测过一些单元的一楼、二楼和三楼。我们以小时为标准步骤着手展开调查。前半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有趣，但也平静无事。因为我花了大部分时间跟着房主在房屋四处游走，并同时监督团队的人员每一小时轮岗。我决定在剩下的时间里，在据称最诡异的住所进行EVP（超自然电子异象）探测。我将设备安置在最舒服的地方——床上，然后，我立刻感觉到了一种晕眩感和虚弱感。我感觉到在这个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并且直盯盯地看着我的眼睛。我觉得我看见了一个黑暗的、朦胧的有形物体，然后，几乎是在一瞬间，就从墙上消失不见了。

我头脑里有一个嗡嗡声，如共振般，之前从未感觉到过的声音。这种感觉难以置信地强烈、迅速，仿似包容全部。实际上，这种感觉是如此的强大和突然，以至于在一瞬间就消逝了。我很肯定我并没有失去意识。房间里的其他研究员描述当时的情形时说，我当时是完全地知晓并且清醒着的。尽管我对这次事件并没有什么记忆，但是我们有超过一个小时的“有趣的”连续录制的声音。在录音中，我发出了一些像是产生了幻觉一样的声音，我不停地对一些荒谬的话题发表评论。这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听到我发出这些声音我觉得十分滑稽。通常我是一个少言少语的人，但是在那时候我完全像是在咿呀学语、胡说八道！

从纯客观和纯科学的的角度来看我所经历的事情，我认为电磁场能够做出解释。正如我们之前在迈克尔·伯辛格的研究中谈到的，我们的调查与他的研究产生出一个有趣的共性。在他的研究中，使用一个增高了的电磁场能量，使其不停地轰击受试者的颞叶，从而产生出仿佛经历超自然事件般的效果。经过数百人的实验之后，他能够证明，即使是短时间的电磁场辐射，也会引起额叶幻象——听觉的和视觉的幻象产生。研究参与者们所说的效果跟我的经历惊人地相似，感觉到房间里有某个物体存在，在角落里有黑影盯着我们的眼睛看，好像产生了妄想症，并且还听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噪音。



一台机器能让我们经历超自然吗？归根结底，它是不是触发了我们大脑里面的某个部分，让我们看到了通常不能看到的东西，或听到通常不能听到的东西？本章里提到的设备是不是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种设备来看到他们过世的珍妮阿姨，或感到天使存在，或经历一次通灵。如果真是这样，想象一下其可能带来的商业效益吧。我们可以开一些酒吧或者餐厅，在这里人们可以吃饭，喝酒，还可以看见“鬼魂”。拉里和玛丽或许可以开一家像麦当劳那样的连锁经营店，起名为“偶遇”。但不是提供汉堡，而是给你一包吃了能够看见“鬼魂”的薯条。然而，大脑还需要来自其它机能的一点帮助，才能够经历超越正常范围的事物。但请放心，你并不需要在易趣网上花掉500美元来体验一次。

第八章 超意识现象

校园里

一名学生在感叹——

上帝啊！

我觉得好生奇怪！

树，作为树而存在着，

可当人们转身离开时，

树也不存在了！

——古老的打油诗

在人们的平常意识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意识水平，这种水平超越我们的五种官能，透过了下意识的神秘和模糊状态，这就是超意识状态。超意识状态，可以是对物体位置的一种直觉反应，一种心理感应能力，它们同时发生，充满神秘。这种让人惊奇的能力，称之为“超自然的感知能力”。

“这完全是你自己想象的”，如果有朋友或者同事告诉你，他们看到了幽灵，或者他们称他们通过直觉预测在某个地方即将要发生地震了，你肯定会这么说他们。但是，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感情领域里，也远不止我们所了解的那么简单。如果说，意识创造了日常生活，或者至少创造了人对生活的观念和感知，那么，超意识状态会不会创造出另一种真实呢？或许，它能让我们注意到长期以来忽略的现实和领域呢？或许它能让人了解遥远的暮光区域或者外太空，这些我们称为“另一个世界”的地方，一个我们从来不曾关注的边远地区呢？

如果跟人谈起灵异的事情，比如某人看到了奇怪的东西，如天空中的物体，森林里的怪物，楼道里的幽灵，我们会觉得有点儿夸张。可是，这些现象并不能得到合理的物理解释。就拿量子物理学来说，观察者被要求描述他们的一次经历。有人说看到了一只古董花瓶在房间里自

已飞了起来，有人说在大晚上，他的固定电话响了，却是已故的多米尼克叔叔打来的。

在《灵异现象起源》（The Origins of Psychic Phenomena）这本书中，作者斯坦·古奇（Stan Gooch）——同时也一名研究人员——这样写道：“我们永远不能否认，无形的灵魂或者精神可以离开身体独立存在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发现，虽然有大量的事实表明无形物体或者能量的存在，有时候它们把门弄得咯吱作响，有时候会放火，有时候攻击人类，把人身上弄得青一块儿紫一块儿，也有时候把一个人给点着了等等，这些证据同时也表明，它们只跟一部分特定的人产生联系。”

古奇把这些灵异现象的起源归于“可转变的意识状态”。黑暗而扑朔迷离的无意识状态控制着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至少绝大多数人）不能根据需要而来去自如，它囊括了各种灵异的反常现象。虽然，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大脑的哪一个部分控制着人的意识，这就是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承载了人处于清醒状态下的所有经历；可是，我们仍然在努力确定是大脑的哪一个部分控制着人的无意识状态。有些学者，包括古奇在内，认为小脑是最具可能性的，他把小脑比作“脑中脑”，换句话说，小脑是一个完整的器官，它位于另一个器官——大脑的内部，人体的感觉和动力系统与它之间有着完整的信息交流通路，同时，它也能很好地控制人的感知与活动。通过对大脑和小脑的进一步研究，最终将有可能确定控制人的无意识状态的脑区。

除了确定它的位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并不确定意识到底是产生于大脑的还是独立于大脑而产生的。可是，人的意识状态是分为不同层级的。最接近于精神、宗教的经验和灵异现象，我们称之为超意识状态，元认知状态。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别于或者超出人在清醒状态下所处的不一样的世界。

印度人把超意识状态看作是智慧的灵魂意识，它与神圣的意识或者精神感知相关。这种意识水平比深度睡眠状态或者梦境都更高，它往往给人一种宇宙意识。印度教的人则超过意识状态，达到了“第四维”的状态，也就是超意识状态，并最终实现和完成转化。

这些不同的层面也可以分解为身体，理智，精神，个人意识，知识意识及神的意识。而神的意识是为普通人所望尘莫及的。有意思的是，主流的基督教把神的意识比作圣灵，或者真理的灵魂，与天父对话的能力，圣洁的结合体。我们也可以简单地把这些不同层面的意识状态分

为：下意识状态，正常的意识状态，以及超意识状态。

“人死了还能有意识吗？”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就是在问最终的超意识状态是否能离开生命体而独立存在。临近死亡时（NDE）能看到人的灵魂和意识仍在运转，这时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能看到天使，看到死去，天堂的守卫，已故至亲的灵魂。这是因为直觉的原因，如提高了的警惕感，精神的清晰程度，意识的水平，使我们看到了影像，甚至有时候会看到纠结了很久的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方法。

超意识状态的感知能力，在进行深度冥想、被催眠状态下，或者游离状态时，会更容易发生。此时，人的注意力从日常的交谈与活动中转移了，变得更加放松，沉入了一种更易于感受的状态中。两重世界让位于物我合一的状态，此时，人们更加关注正常感官所忽略的东西。



玛丽的故事：

很多年以前，有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当时我刚完成了冥想，在极度放松的状态下睁开眼睛时，发现我周围的东西不再以物理状态存在了，而是变成了光波。我能感觉到床的位置，窗子和桌子的位置。因为固体的振动更快，我记得它们比透过窗子照进屋里的阳光振动得还要快。虽然这个状态当时只持续了半分钟，但是它足以使我相信，它们都在振动，直到它们又回到固体的状态，稳稳地摆在那里。我看到了现实之间的一线光。我没法儿证明，也没法儿再经历一次，但是这次经历给我指明了后来的研究方向，即量子物理学，物质 / 波动二重性。难道我看到世界的真实样子了吗？难道物体是在人们看到它的时候，才会变成一定的形状并处在一定的位置吗？这个经历实在太有意思了，所以我马上注册了当地“精神科学教堂”牧师的课程。在后来的几年，我一直在研究量子物理，发现有一位被测试者有过跟我同样的经历，这对我更好地理解波动 / 物质的二重性和超位置性有极大的帮助。只有亲眼见到，你才会相信！



量子物理学认为，超位置现象是指一个完整物体的两个部分即使彼此间空间距离很大，它们也能与彼此进行“交流”，它们的信息互通速度甚至比光速还快。如果其中一个部分垂直旋转，那么另一部分就会同时

相应地进行水平旋转。当然，这得是物体的两个部分空间距离超过了“一光年”时才能发生。经典物理学一直主张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就连爱因斯坦（Einstein）也不相信这会发生，他把这种现象称为“那个地方闹鬼了”。然而，在爱因斯坦去世后，人们证实他的话是错的。超位置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大自然的神奇。

我们还知道，量子物理实验的结果之一是“超量”状态。处于该状态时，物质同时以波和物质的形式存在，直到波动停止，物质就会呈现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状态下。这个临界位置，即在波动停止前，与超意识领域具有某种同一性，从这个临界点开始，物质和形式都变成了思想和经历。在波动停止前，物质只是量子世界中的一种存在可能性，正如想法在付诸行动或者表达出来之前一样，它也只是大脑中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如果波动没有被注意到，它就依然以波的形式存在着，在时空里面蔓延。因此，那种波可以在任何时间出现在任何地方，直到被人们注意到。

“信息可以超光速进行传播”的理论也可以应用于精神和想法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精神和人体之间有种非常隐晦的联系，正如物质与量子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一样。个人意识之于超意识状态就好比大脑之于精神；一个是关注其组成部分的个性，另一个则更加侧重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性。

关于超自然，似乎人的意识和大脑都有自己的盲区。迪恩·瑞丁（Dean Radin）是《思想的纠缠》（Entangled Minds）的作者，他发表在《新黎明杂志》（New Dawn Magazine）的文章中写道：“为什么是格瑞拉（Gorilla）？为什么别人看不到这些灵异现象？”我们的“无意识的忽略”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我们的感知系统在“没意识到的状态下就自动过滤掉了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信息，因此，人实际上接收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信息，大概只是在我们感知范围内信息的万亿分之一。在这仅有的少量信息基础上，大脑开始加工并构建感知。”

文章最后一句话非常发人深省。人的思想使人选择性过滤了某些信息。如果回到过滤前的原始信息去，就会发现之前眼睛忽略掉的一些东西。瑞丁认为，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排斥灵异现象，那些听来的奇异经历，比如心灵感应和透视，表明人们之间的联系远比日常生活中的时空联系紧密得多。

瑞丁认为，事实就在眼前，可人们却“看不见”它。他说，可以想象

一个不明飞行物啪地一声落在了白宫外面的草坪上。通常情况下，我们没法儿找到这么明显的证据，要不然它就会被立马传到优酷上了。而我们能获得的证据是，时不时有报道称，有人拍到不明飞行物出现在了美国国会上空，与此同时，雷达或者飞行员也探测到了这些飞行物，地面上还有不少目击者。瑞丁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这大量的证据还不足以引起大众的兴趣，吸引他们的注意吗？1952年，在华盛顿确实有目击者看到了不明飞行物。他称之为视觉通路，选择证据，这些妨碍了超自然现象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就像是不断地根据“要求”重复一种研究，而最终却鲜有成果。

不管能不能在实验室里反复制造成“见鬼”的画面，都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有无数人确实见过“鬼”，而且画面场景还各不相同。因此，如果说感知可以把“鬼”放到我们前方的路上，那么意识就是迎面驶来的那辆车上的司机，大脑也可能充当一个后座驾驶的角色。信仰超自然，或者无神论，会触发大脑里的视觉感知模式，使我们要么更有可能看见幽灵或者外星人，要么什么也看不见。大脑可以随时找到一种模式，即使是那些自然科学规律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说，有人能在一叠儿玉米片中看到已故亲人的面容。这些也许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从我们还是婴儿时，这种识别“脸”的能力就已经具备了。从婴儿能看见东西起，他就能区分不同的脸，这是大脑的一种本能。如果婴儿不能识别别人的脸，他也许就不会笑，也就不能逗他们的父母开心，那就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照顾。现在，几乎每个婴儿都能很快识别人脸，然后给你一个天真的“没牙”微笑。

认知心理学家发现，人体大脑的宗教信仰或者超自然信仰，跟进行推理和感知时有着同样的过程。大脑吸收大量的信息（但仍遗漏了大部分信息，如上文所述），得使用各种模式及方法来厘清这些混乱的信息，这当然还包括无法用科学进行合理解释的超常事件。而大脑可以不管这个，如果能找到合理的模式，它就会一直使用。这一点能找到生理上及心理上的依据。生理上，大脑会在新模式间建立起新的神经联系；心理上，它会不断寻求感知理解信息的合理模式。

然而，在感知或经历超常现象的过程中，或者在宗教信仰中，除了大脑发挥重要作用以外，意识也起着关键作用。西格蒙德（Sigmund）和卡尔·荣格把意识作了如下划分：

- ◆ 意识——清醒状态，能同时关注内部和外部状况。

◆ 前意识——掩藏的记忆，潜伏的记忆，惯性的想法，自动状态，思想的审查。

◆ 无意识——抑制的记忆，忘记的知识和记忆以及真实的无自我意识本我。

◆ 集体无意识——本能，直觉，种族记忆，基因记忆，基本思想和公众意识。

马克·赛弗尔博士（Marc Seifer, PhD）在他的《超光速：意识，量子物理和第五维》（*Transcending the Speed of Light: Consciousness,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Fifth Dimension*）中用这个模式表明，个人思想的深层次更有超越性。他还说，“超常行为通过通灵或者有意识状态下的正常记忆都可能发生，它们都来自无意识状态下的同一过程。也就是，从前意识到清醒的有意识状态。”这使得超常想法与正常想法变得难以区分。同样，梦境中出现的超常信息也会经过同样的“审查”而扭曲了本来面目，比如意象，同现实生活发生的情况类似。这也使得人们很难意识到，梦境说不定是一种心灵感应，而不是简单的我们无法弄明白的奇怪的梦。

更进一步，集体的无意识可能是一种“共振频率”，把所有个体的意识联系在了一起，使个体能分享彼此的想法。超感应能力（ESP）、“千里眼”等各种超自然的能力，都是由于信息或者说意识的交流，而这在普通条件下很难实现。从源头上，每个人都彼此联系，在下一章中，将对这一源头进行详细的阐述。

荣格详细地描述了可能把单个的人联系在一起的集体无意识。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更为强烈，他们彼此个人意识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双胞胎具有相同的基因和大脑。物理学家大卫·勃姆（David Bohm）认为，这种精神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现实的物理世界中也同样存在。在这个看不见的领域中，每个事物都彼此联系着，虽然这种联系在现实的三维世界中，并不能看见、触摸、品尝、感觉或者听见。

赛弗尔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心灵感应或者同时进行是因为共振模式的作用，这与大脑的结构、脑电波的频率——即脑电波在什么频率时能充当超感应能力的传递者——相关。从阿尔法脑电波图（Alpha EEG）可以看到，其频率为8赫兹。当处于阿尔法脑电波状态时，人体处于深

度放松的状态。迈克尔·伯辛格（Michael Persinger）的研究表明，超感应能力在阿尔法脑电波状态更易于发生。阿尔法波与地球的共振波一样，所以，那些具有超能力的人是因为他们的颞脑叶（大脑组织），选择了这个跟地球电磁场共振一致且敏感的波段。

赛弗尔另一个有意思的理论是，超自然信息的传播机制或许跟水有关。人体的大脑大部分由水组成，所以他假设，大脑的电磁频率会受水的影响。水分子之间靠氢键联结（正负极间的微弱吸引力）。氢键的快速运动使水具有流动性。氢键的运动频率，有可能跟空气或者海洋中水分子产生共振，这就有可能成为大脑直接感知的承载者，把信息从一个大脑传到另一个大脑，这一过程，可能产生某种特定的神经传导素。

同时，这些现象可能与相互振动有关。共振，大脑中的谐波对于大脑对意识和对外界的感知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脑电波共振，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会使拥有同种“神经生理特质”的两个人，同时产生某种意识或认知。集体无意识状态，在“非同一空间里产生的集体心里”表明：跟双胞胎兄弟或姐妹之间一样，不同的人之间也可以产生同时现象。既然“超位置”现象表明物体之间可以，为什么思想不可能呢？

由于集体无意识具有某一种意象或者原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人想象中的幽灵、外星人、魔鬼以及天使都有着相似的外貌，这往往同当时大众的思维形态相关；也说明了为什么每个人看到的灵异现象往往都差不多，即使这些经验是很难人为产生或者复制的。鬼就是鬼的样子，不明飞行物有它特定的样子，外星人有外星人的样子……直到，集体的思维形态改变了，人们就有可能不再把外星人想象成有着金黄的长头发，蓝色的眼睛，而且十分善良，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们可能就变成了长着令人恶心的长鼻子，身体也很令人恐惧、邪恶的外星人。在《黑衣人》（Men in Black）中看到那些邪恶的爬虫军，简直恶心到想自杀。一些研究人员和心理学家认为，《大脚》（Bigfoot）和《尼斯湖水怪》（Loch Ness Monster）也是集体心理的呈现，把这种模糊的影像转变成了清晰的电影形象。

荣格（Jung）认为，这些证据都太超时代了，所以还不太能被接受。在他的《相信灵魂的心理依据》（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of Belief in Sprits）一书中，他说道：“我们承认灵魂能够独立于人体而存在，它可以不受人的意识控制，它有着自己的规律来去自如。”它们的出现与消失可以共振作为物质媒介，产生心灵感应以传达信息。

鲁珀特·席德瑞克（Rupert Sheldrake）写了大量关于前沿学科和意识的著作，认为超常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在2003出版的《感到有人盯着你》（The Sense of Being Stared At）中，他说，人类的一些超常能力，比如心灵感应，能感觉有人盯着你，以及预感，这些并不一定是超常的，相反，它们正是人类生物本能的一部分。他关于外貌领域的观点被普遍接受，他认为有些外貌在随着组织系统进行相应的进化。比如球体作用，存在于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中并最终形成了生物系统。

与这些相关事件或模式能产生记忆或者“共振”，这就可以解释鸽子为什么能辨别方向，狗为什么能预测到它的主人回来了。半自形领域能影响人体内单个细胞或一群细胞的行为和运动，这与大卫·勃姆（David Bohm）的看法不谋而合，比如完成一个指令，把无形的东西转化成现实的物质。

超意识现象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半自形的意识状态。意识状态的改变往往会引发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神奇经历。游离状态，冥想中，念咒的时候或者击鼓的时候，随着韵律舞动的时候……音乐甚至迷幻剂都可以产生这种意识状态。极少数的情况下，大脑能自动激发，但更多的时候需要上述条件来实现从警惕性的清醒状态向超意识状态转变，在这个状态下，人的思想和感知会体验一种全新的境界，人的意识也就得到了提升。

冥想和念咒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转换意识状态的重要方法，几千年以前，古人就用这种方法来获得知识和智慧。神秘的传统，包括与宗教相关的那些，都认为冥想和祷告以及其它一些方式，可以制造精神游离状态或者改变脑电波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产生共振，使一个冥想中的人可以与外界完美地融合。超意识状态也可以意外地发生，比如环境的作用，如强力的电击，伴随着超常的经历，甚至心灵传动。

但是，与神相关的联系是万物的中心，并不仅仅是意识状态改变的结果，特别是超常现象，或者感知超常现象的能力。有时候，对于拥有某种特定的原型或者外星生物，感知的结果往往是多余的。而要达到这种状态转变，不能光依靠平静心灵，而需要药物的帮助。

对于那些通灵的，或者在另一个世界或维度行走的人而言，纯天然或者人工致幻剂的使用并不新鲜。萨满人长期利用死藤水（南美洲一种植物的根制成，具有致幻作用），到另一个世界去找回走失的灵魂，寻找治病的方法，去访问图腾和强大的动物。他们的图像可以长时间存

在，现代的萨满人仍然能绘制出一些图像，这些图像包括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旅行”中遇到的各种超自然存在。有意思的是，有些图像与山洞和石壁上的史前壁画的形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格雷汉姆·汉考克，《超自然和众神的指纹》（*Supernatural and Fingerprints of Gods*）一书的作者，他发现这些古老的图像跟在实验室中使用墨斯卡灵（一种致幻剂）时产生的影像是类似的。与其它探索自然内部规律的研究者一样，汉考克服用了这种药，也看到一些影像，它们跟美国的两位实验者看到的影像是一样的。

看起来，致幻剂在超意识研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它可以制造印象或者图像，那些有过这样经历的人，都觉得这些印象在另一个平行的空间或者另一层真实世界里确实存在着。石器时代的天使的画像，仙灵的样子，大头的外星人，虫一样的爬行军，这些跟历史上稍晚出现的同一题材画像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说明有着某种基本的认知、知识原型等，而这些药物可以让我们产生这样的影像。

致幻剂，可以分为三种，产生幻觉，产生精神分裂状态，或者导致精神错乱，都是简单的药品，不管是天然的还是化学制成的，都是作用于人脑，改变感知状态、情绪、思想和感官。合成药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或许是最受人关注的，这种成分在黑麦或者麦角上生成的蘑菇中可以找到。它是由麦角酸制成，可以以片剂、胶囊，或者液体的形式出售。它是在1938年被发现，并作为一种情绪药。如果服用过量，会产生严重的致幻作用，有时候人的行为会发生改变，引起偏执，以及其它的精神错乱，即使停用以后，也会持续很长时间。这种感觉还会时不时复发，并且会变得比第一次更加严重。

虽然没有事实依据，可人们都认为致幻剂能产生幻觉，而事实上它并不能产生幻觉。相反，这种药会产生一些影像和扭曲的看法，但是“服用者”很明白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是幻觉驱使着这些想像。只有像墨斯卡灵和尼古酞才真正地产生幻觉并产生类似于精神错乱的效果。

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这样的药可以引起生理反应，如瞳孔放大，心跳加速，体温升高，颤抖以及食欲的改变。大量使用会使大脑产生实质上的改变。当然，这不仅取决于使用量的大小，还取决于它的质量，市面上的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质量都比较差。

幻觉剂，常被称为“五氨苯酚”或者天使粉，是另一种人工合成的具有致幻作用的药物。这种药物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能产生与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同样的作用。五氨苯酚会使人产生变异行为，也会导致精神错乱。如果长期使用，它还会影响记忆力、感知能力，甚至判断力。五氨苯酚跟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样，也被认为是一种致幻剂，二者有很多相同的作用。在1950年，五氨苯酚作为麻醉剂使用，但是由于有严重的副作用，所以停止了使用，它还会引起使用者的暴力行为，产生癫痫、昏迷等生理反应，严重的甚至死亡。没有办法可预测什么样的人会有更强烈的药物反应，也许是因为它同时具有致幻、刺激、镇静和麻醉等多种作用。

五氨苯酚本身是白色的结晶粉末，可生产成片剂、液剂和粉末状，可口服，也可以把液体浸入香烟或者大麻中，吸入体内。香烟可以混合一些草本植物，如薄荷或者西芹叶，或者也可以同五氨苯酚的粉末混合。

墨斯卡灵是一种人工合成药，它主要提取自佩奥特仙人掌，其作用与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类似，但不如后者强烈。美洲的本地药剂师长期以来把它当作一种治疗药物，同时也用于占卜。当用于治疗或者宗教时，这种药物被称为“灵魂显现剂”，古代玛雅人、印加人、阿兹特克人，以及古代埃及人、吠陀人、希腊人以及异教徒都使用这种药物。

墨斯卡灵是人们知道的最古老的一种迷幻剂，被当地印地安人用在宗教传统中，它是佩奥特仙人掌中的活跃成分。佩奥特仙人掌生长在美国西南部及墨西哥北部，它是一种小的圆形丛生植物，表面没有刺，有一层柔软的绒毛。这种植物风干以后，可以有各种用途，它的顶部十分坚硬，称为钮扣，被用在当地的仪式中。

另一种天然的致幻剂是裸头草碱，提取自蘑菇中。蘑菇可以是新鲜的、风干的，它有片剂和胶囊。同样，它也是作用大脑，效果跟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类似。蘑菇在当地的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可以用来治病，或者占卜。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几千年来，蘑菇一直都被用于当地的宗教仪式中。现在，人们也把它当致幻剂使用，它的作用跟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相比，要温和得多。常见的症状有，轻度的兴奋，身体的麻木感，精神恍惚，感觉错乱，对音乐或者影像变得更加敏感。少量服用（4-8mg），可在30分钟内起效，药效会持续最长5个小时。

现在，死藤水这种精神药物，仍然在许多仪式中广泛使用，那些想

要寻找萨满人经历的人也会使用它。有一些上层社会的人会到当地传统仍使用“死藤水”的地方，给“白人”一次逃离现实社会中让人精神麻木的工作的机会，然后继续接下来的生活。

死藤水，提取自含有二甲基色胺的植物（DMT）中。哈尔明碱，提取自苦酿中，常用于帮助致幻剂产生作用，创造一种被带到了另一个维度、充满各种物体和影像世界的幻觉。



有致幻作用的生物

自然可以让你看幻像，是吗？下面，将列出一些被认为含有致幻剂的生物：

植物迷幻剂

- ◆ 死藤水（含二甲基色胺，常见有卡皮木，为九节木属）
- ◆ 艾佩（含二甲基色胺）
- ◆ 夏威夷树玫（苏里南维罗寇木，含麦角菌生物碱）
- ◆ 茶玫瑰（里维亚属植物，含麦角菌生物碱）
- ◆ 三色牵牛花（紫牵牛，含麦角菌生物碱）

仙人掌科迷幻剂

- ◆ 秘鲁火炬仙人掌（秘鲁花柱属，含墨斯卡灵）
- ◆ 佩奥特仙人掌（威廉斯仙人球属，含墨斯卡灵）
- ◆ 圣佩罗仙人掌（毛花柱属，含墨斯卡灵）

准迷幻剂（quasi psychedelics）

- ◆ 大麻（含四氢大麻氛）

◆ 肉豆蔻（肉豆蔻科，含肉豆蔻醚）

精神分离药物（Dissociatives）

◆ 伊博格(Tabernanthe, 含伊博格碱)

◆ 鼠尾草（含鼠尾草素A）

精神错乱药

◆ 颠茄龙（颠茄龙属，含莨菪烷类）

◆ 曼陀罗（曼陀罗属，含莨菪烷类碱）

◆ 天仙子 / 莨菪子（Hyoscyamus, 含茛菪类生物碱）

◆ 曼德拉草（曼陀罗科，含莨菪烷类碱）

◆ 刺苹果 / 茉莉花籽（曼陀罗属，含莨菪烷类碱）

菌类

◆ 裸盖菇（同为裸盖菇属、锥盖伞属，含二甲-4-羟色胺）

◆ 麦角菌（球盖菇属，本身不具有致幻作用，但含有麦角胺致幻的有毒物质）

◆ 伞菌（鹅膏属，含异鹅膏胺）

动物

◆ 大蟾蜍（科罗拉多蟾蜍，含5-Meo-DMT，蟾毒素胺）

以上转自维基百科

◆◇◆◇◆◇◆◇◆◇◆◇◆◇◆◇◆

“迷幻剂”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psyche”和“delien”，意思分别是“思想”和“表示”。说明开始使用迷幻剂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大脑中不常被使

用的部分。众多的致幻剂会给人一种游离的经历，跟催眠或者做梦状态差不多，使人的大脑不能过滤信息。

鼠尾草，或者琴柱草，也可以产生分离的精神效果。它可以阻断意识，抑制人体的感知和感觉能力，是当今人们常用的一种。通过网络可以获得鼠尾草叶子，酊剂，或者提取液。鼠尾草也被认为是“圣人的智慧”，当吸入或者口服时，它会起迷幻剂的作用，会产生丰富的影像，使用者称，这对意识的转化具有重要作用。

鼠尾草是一种少见的作用于精神的植物，它含有鼠尾素A，是已知的最有效的成分。为马萨特克的萨满人长期使用，他们把它捣碎，榨出汁液，然后放入茶叶中与水混合。现在，据估计，大概有180万人在使用鼠尾草，大部分是通过万维网（WWW）购买的。鼠尾草生长在欧克斯萨克的塞拉马萨特克（Sierra Mazateca in Oaxaca），它现在仍被萨满人使用，如用于通往另一个世界等，他们也用来治疗贫血症、腹泻等疾病。



图8-1 鼠尾草图片。（图片来自互联网）

使用鼠尾草可以使人看到童年的记忆，形成类似脑膜的组织，运动感，产生与外界合而为一的感觉。有的使用者称看到了守护精灵，卡通一样的人，漂亮的天使，智慧的哲人，但是更多的使用者有不好的反应，如失去控制，产生幽兰恐惧症。使用鼠尾草时，需要有清醒的人看

护，以确保使用者的安全，以及药物效果之后能够神智清楚。

鼠尾草在美国并不受联邦法律的限制。也就是说，这种植物的种植，鼠尾草提取物的买卖、拥有和销售都是合法的，并且不需要有任何许可。如果作为常用品出售，必须遵循联邦的有关法律；而如果作为食品或药物出售，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就会对其进行监管，不过人们也很容易通过网络买到。最近的优酷上，有一段视频相当火，它是讲一个使用者奇妙的“鼠尾草之旅”，想要在一些鼠尾草被禁的地方推广它的使用。

草本致幻剂，如果是经验丰富的药物学家或者“探秘”的人使用，它可以制造出一种转化的经历。在视觉上，很多服用者都说遇到了一些奇怪的生物，在今天看来可能被称为外星人或者超常的人。但是，很多神经学家和科学家称，这并不是因为达到了更深的意识状态，而只是因为它们对人的大脑产生了作用，使人能看到各种形状。

使用一种物质来改变人的意识，不管它是出于什么目的，宗教的原因，治疗的目的，或者只是为了寻求快感，这种做法是否合法，或者它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本书的作者并不想多做评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大脑，自身也能生成这样的物质。汉考克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脑有自身的迷幻剂：二甲基色胺DMT。

二甲基色胺DMT，不仅仅存在于迷幻药中，人的大脑中也能自然产生，虽然量极少。神经学家对二甲基色胺DMT在大脑中的作用并不十分清楚，而提取合成的二甲基色胺，多年以来，一直被土著部落当作迷幻剂使用。二甲基色胺DMT是在1946年，由化学家和植物学家冈卡夫斯·德·利玛（Goncalves de Lima）首次提取出来的，而化学家理查·曼斯克（Richard Manske）则在1931首次合成成功。裸头草碱是存在于菇类中的一种相似成分，它甚至含有二甲基色胺DMT分子。

二甲基色胺DMT可以吸入体内，注射，或者与单胺氧化酶（MAOI）一起口服，可以增强它的效力。二甲基色胺可以产生影像、幻象或者灵魂出窍的感觉。在《超自然》（Supernatural）一书中，汉考克提到了瑞克·史特拉斯曼博士（Dr. Rick Strassman）所做的关于二甲基色胺的实验研究。瑞克·史特拉斯曼博士著有《DMT：灵魂分子》

（DMT: The Spiritual Molecule）一书。在问答环节中，史特拉斯曼博士说，他在使用了之后，看到跟本土原著文化中图像差不多的物质或者生物。事实上，产生的这些影像都有一些共同点，要么是人们报导的被外星人绑架的受害者的样子，要么是来自于古老神话和传说中的精灵和仙

灵。

史特拉斯曼在新墨西哥大学做了临床研究，提出二甲基色胺不仅仅能释放大脑中被抑制的记忆，还能产生更深层次的东西。否则，他就可以直接把被试简单定义为幻觉状态。“这些影像可能是使用者之前被抑制记忆的再现，或者是他们的想法、感觉之类的东西。尤其是少量服用，或者在那些下层社会的人（不管出于生理或者心理原因，他们的敏感程度会有所降低），二甲基色胺会引导他们的意识，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比如说，人必须得穿衣服，才能以合乎礼仪的样子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不穿，外界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督促你穿上衣服。

这个发现表明，当谈到超自然时，或许就是指的这些外界力量，生物，出于理智能够“理解”或“接受”。因此，善良的是天使，邪恶的是魔鬼，或者自然界中的神秘力量，有着奇怪表象和情感色彩，试图传达某种信息。这暗示出了超自然现象中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人能看见与他们的文化、社会，甚至精神相符的东西。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很多人都能看到，而且他们看到的物体或者经历都很类似。

这一结论，对帮助人们理解超自然现象非常关键，它比热成像摄像机或者超自然电子异像都更有说服力。如果大脑中有少量的二甲基色胺，如果在外部环境适当的情况下，如对的思维模式，出现对的共振频率，那么，人是否就能看到只有在注射了二甲基色胺才看能到的生物或者物体呢？是否有这样一种诱发因素，内部或者外部的，使大脑内自身的二甲基色胺发生作用，使人看到幽灵、外星人、天使或者魔鬼呢？

你的大脑正处在游离状态吗？

当把这个问题抛给那些看到了奇怪东西的人时，他们认为这种经历的产生，要么因为外部原因，要么是自身的原因，要么两种原因都有点儿。这些人看到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也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研究者做了这样的实验：一组被试服用二甲基色胺，另一组被试不使用任何致幻药物；两组被试看到的也显示出极大的相似性。研究者还检测了处于冥想状态、压力和睡眠紊乱状态下大脑内产生的东西。结论显示，二甲基色胺并不一定能使人看到奇怪的物体或者生物，当然，它的确起着辅助作用。

汉考克对把遭外星人绑架的人质跟不同文化中不同时期传说中的精灵、仙子以及其它生物进行对比研究，寻找它们的共性。研究结果显

示，人类把这些奇怪生物想成什么样子是由基因决定的。因为，有大量的超出现实世界的事件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着，不同文化中的这些形像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也许，不同文化世界的人们大脑中都有着同样的“印象”，虽然这还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

荣格大胆预测，也许不同文化中相似的“图像”正预示着另一个平行世界、平行宇宙或者量子物理世界的存在。也许，那是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那里不仅存在物质，还有灵魂物质的存在。汉考克也说，灵魂和天使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也许正在寻找一种方式和途径，如“准物理”，向现实世界显示他们的存在。说不定，他们一直就在我们身边，这也就解释为什么超自然现象的报导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常见了。

这种具有共性的经历，也许是某些生物的本能。这些生物的大脑、血液或者脊髓液里都含有二甲基色胺。在植物、鱼类、无脊椎动物体内，也发现了二甲基色胺。从生物学角度讲，二甲基色胺证明生物有灵，它也是与生物本质的一种联系。二甲基色胺的研究还与临近死亡经历（NDE）的研究相结合。在服用DMT状态下，人能看到黑暗的通道，圣洁的光，看到至爱的人，看到守卫等等；而这些影像在临近死亡时也同样出现。临近死亡绝对不是幻觉，而是人即将死亡时的一种意识状态，所以世界各地临近死亡经历的报导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服用二甲基色胺产生的游离状态，实质上是大脑对另一个世界的一次旅行，是对现实世界中另一个层面的探险。当大脑处于这种状态时，主流科学忽略的东西，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即使这些现象已经有数不清的报导，可主流科学仍然选择了忽略）。只有那些不受主流科学根深蒂固影响的人，才能拥有触发这种精神游离状态下的旅行，这也许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能看到“鬼魂”和外星人，而有的人却看不到。

在大范围上讲，我们总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各种存在。大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生来具有“游离”的能力（汉考克这么称呼），而其它的芸芸众生则可以使用来自自然的一些物质，来实现这种“游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每种文化都能看到只有在游离状态中才能看到的東西：奇妙的经历，不一样的风景，外星智慧生物。

我们知道每一种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这种超自然的形象、经历，而且还有确凿的证据，如完全不同、彼此不相干的目击者，这些都说明，这些真实的经历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合理的解释。长时间以

来，数不清的人都在说奇怪的事件，奇怪的生物，奇怪的形象——这悠久的历史和大量的事件都没法用科学进行论证。时间给了科学机会，严肃地看待这些事件，不管它们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然后检验其重要性。

随着量子领域和虚拟物理领域的一些新的重大发现，人们开始认为或许存在着一个跟地球，跟我们平行的实体，在我们的时空之上，说不定有的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即使是“万物起源”——过去、现在、将来是连续不断的。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一张巨大的网格。

世界是一张巨大的网，你也许会很惊讶，也许你就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不是吗？

第九章 现实的基础结构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是宇宙的一个缩影，因此人类就是解释宇宙的线索，我们都被包容在了宇宙里。

——大卫·博姆（David Bohm）

将一个洋葱切成两半，你会看到它有许多层，一层挨着一层，剥开来看，仍然是这样一层层的结构。将一个恒星或者我们行星也这样切开来看，实际上也跟洋葱一样，是一层层地构成了一个整体。然而，洋葱、恒星或者行星都是固体物，现实或者说一切整体可能也是这样，这就证明了创造性的力量知道一种很好的设计。

即使是最理性的思想家也很难否认，还有一个超出我们五感能够感知的、另外一个层面的现实存在着。在宗教文献和古代经典以及科学和物理学期刊当中，能够发现一些线索。你能看见但是不一定能够看懂。如果生命有一个形式，一个建构，那么，那些隐藏的领域也一定有一个结构。一个基础或者说基础结构。就像一个建筑物的基础框架，能够在其基础之上灌注水泥，筑起墙壁。

关于这个基础结构，已经有很多理论和概念对其命名，但是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零点场（ZPF）。这个名字是由物理学家哈尔·普斯沃夫（Hal Puthoff）提出来的，他是一位零点能量研究先驱。就像“一种自我发电的、广阔的宇宙基态”，能够连续地进行自我更新，能够将宇宙中的所有物质连接起来。琳恩·麦塔格特（Lynne McTaggart）在她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疗愈场：探索意识和宇宙的共振能量场》（*The Field: The Quest for the Secret Force of the Universe*）中，将ZPF比作“一个包括了所有场和所有基础能量状态的容器——即一个承载了所有场的场。”她也将它称作为“一个在空间里的物体之间微小振动的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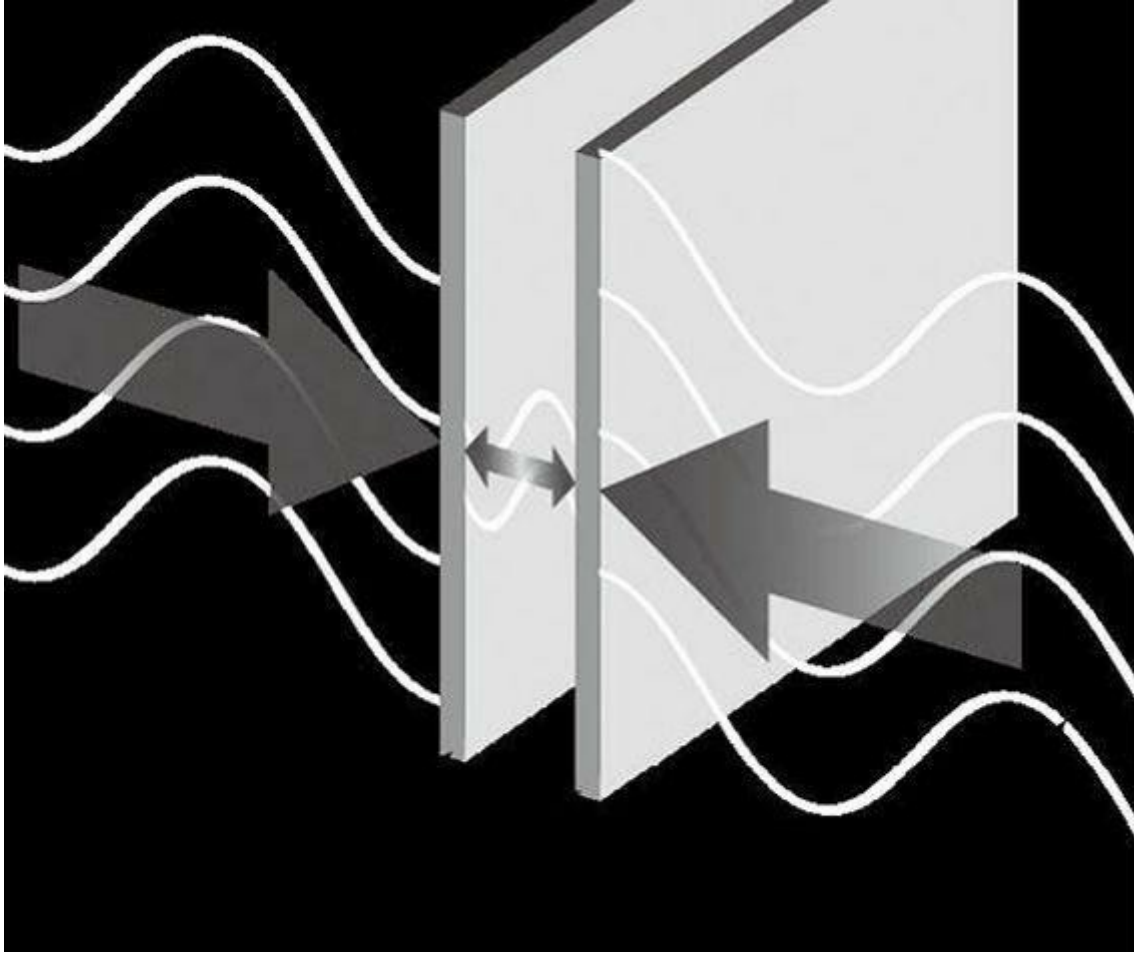
这种根本的存在明显地反映出了物理学家大卫·博姆（David Bohm）所称的隐秩序，它还被称为：以太、第五元素、真空能量以及原力！一个广大的、根本的振动着的能量海洋。如普斯沃夫所称，“驱动亚原子粒子和宇宙中所有粒子的运动反过来就产生了零点场，或者是横穿宇宙的一个自我发电的回路。”普斯沃夫还将其比作像是猫追着咬自己的尾巴。

前航天员埃德加·米切尔（Edgar Mitchell）也在《探索者之路》（The Way of the Explorer）一书中写到过：“我们所知道的能量，是一切物质的基础，而信息是知识的基础。这两者都会在起初创造的时刻出现，不论是大爆炸理论，还是一个持续的宇宙创造过程理论。很有可能，正如能量产生了物理结构，它被我们认识为我们的宏观世界中的振动和粒子。意识的种子也同样产生了意识和意向性。”这些本质属性在我们的宇宙中动态地结合，它们的基础就是存在于一个基础之中——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的零点场。

零点场没有样态和形式，不能被看见。也没有探测到空间的或者现存的迹象。没有发现其起点，也没有发现中心和终点。非定域性和定域性在这个场中相同的地方出现。在物质宇宙中的所有能量，所有生命，所有思维，所有物质都是从这个零点场中产生。

麦克塔加强调了这个场的重要性：“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亚原子，在其周围的基态能量场中持续地相互影响，亚原子振动就会不停地记录一切事物的形态。”因为一切事物都在这个场中刻下记录，包括所有的波长和所有的频率，所以这个场就变成了如一个宇宙的影子一样，是永恒的、无限的，没有起点和终点。一个关于一切的永恒的记录。

图9-1 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卡什米尔（Hendrik Casimir）证明了零点场空间能量的存在。1940年代，他进行了关于金属板的实验。将两块金属板挨着放在一块儿，两块金属板之间的零点波，在这个平衡场中产生了一个引力和干扰。这两块金属板之间的能量要比两块板之外的能量少。两块板之外的更大的能量将两块金属板推动并挨在一起。（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个惊人的概念印证了埃德加·凯西（Edgar Cayce）和欧文·拉兹洛（Ervin Lazlo）所提出的阿卡西场论（Akashic Fields）。阿卡西一词在梵文中的意思是“天空”或者“以太”，阿卡西记录（Akashic Records）是指一个通神论的概念，即一个只能由通灵术或者神秘能力才能进入的一切知识的集合或者记录。就像一个“宇宙归档系统”，包括了贯穿时间的所有行动和思维，所有语言和事迹，所有思想和想象。阿卡西是真实的本质，是记录思维和行动的载体，有时能够通过做梦、冥想、催眠或者其他方式改变意识状态进入到其中。

关于这个概念有很多名字：集合的无意识，神圣精神，集合的精神，宇宙精神.....现在，它被称为零点场。印度教认为阿卡西是主要的自然法则，是火、水、空气和土的生长发展的法则。阿卡西是一切物质外形的产生之地，并且也是其回归之地。欧文·拉兹洛在他的《科学和阿卡西场：一个关于一切的完整理论》（*Science and the Akashic Field: An Integral Theory of Everything*）一书中说道，阿卡西场理论较之于科学性更强的零点场理论，更加地超自然化。再者，阿卡西场包括了所有

的外形、物质、思想、行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量子真空”，不仅是基础能量和信息携带场，带给了当前的宇宙，还包括整个宇宙的过去和现在，被称为“虚拟实境”（Metaverse），是一个更大的、更基础的宇宙，超越了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拉兹洛认为，这个信息场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宇宙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调整，从而为行星和星系的形成，甚至是生命自己的形成提供一个完美的环境，以及为什么进化是一个可知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拉兹洛认为这个假说或许还具有解决一些量子物理学界突发问题的能力，特别是非定位和量子牵连等。

拉兹洛被认为是世界级的哲学家和系统理论家，他也相信“PSI场”（超心理学场）或者说超自然场的存在。在他的《宇宙中的意识》（Consciousness In the Cosmos）一书中，他将PSI场跟引力场和电磁场做比较，在其中，所有的个人经历都可能在一个普遍的层面积累和沉淀。拉兹洛强调这样的PSI场可能会拥有一个“精神的维度”。本质上，这个特别的PSI场能够代表“宇宙的精神维度”。

伟大的预言者和医治者埃德加·凯西在他的治疗会议上提到了阿卡西记录理论，利用他的智慧和信息作出评价。在他的睡眠过程中，他的潜意识和其他的潜意识精神联系在了一起。他能够使用清醒的思维将他的主观信息解释出来，并为治疗目的做出医学评价。

跟生命的《圣经》（the Bible）相似，这些记录甚至包含了未来，因为线性时间只是一个人类现实的结构，不会在宇宙的规模内存在。其他的神秘主义者和个人如鲁道夫·斯坦内（Rudolf Steiner）、迪恩·福田（Dion Fortune）、曼尼·P.哈尔（Manly P.Hall）、赫莲娜·布拉瓦斯基夫人（Madam Helena Blavatsky）和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他们声称曾经进入到这个超自然知识场内。有很多人相信，通过在催眠过程中产生的过去生活的回想（past life regression），能够使他们进入到刻在这个场内的过去生者的记忆中去。甚至连特斯拉也相信存在着一个信息场，这个场形成了这个宇宙的灵魂，并声称，这个场能够通过宇宙能量的作用产生出物质。

这个包含了所有场的基础场的能量，在最低的能量状态下振动着，在绝对零度的情况下才能被发觉，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将这种能量抽取出来，就能用它来给我们未来的城市和国家提供能源。因此，这个场不仅具有科学和超自然学意义，它还具有实际操作的意义。想象一下，一旦

拥有这个自由的、没有限度的能量源，我们就可以永远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

尽管米切尔、马克塔加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这个基础场是无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结构体。一个没有形式的思想。你不能把这个思想捧在手心里。但是它的确有自己的结构：包括一个开始，中间，末尾。让我们看看一个爱情关系，你不能将它放在书架上。因为它没有形态。但是所有的关系都有结构。迷恋，深情的爱慕和希望永远幸福……或者如人间地狱。它是一个不能被视觉感知到的结构，但仍然是一个结构，并且能够让我们提升我们的想象力，这正是他们称之为ZPF的真实意义。

首先，这个由不同层面的现实构成的场或许不只是一个网格，它跟其他层面的现实只有很少甚至不产生相互影响。它就像是一个摩天大楼，每一层都是整个建筑的一部分，但是在一个层面的人很少和其他层面的人产生交流，或许是因为他们不能，或者不知道怎样联系，抑或是他们不想这样。虽然它是作为一个场，但是对我们来说，将其想象成是具有不同层面的网格结构，由之上之下的层层现实构成。相反，我们能够看见的场是一个平面的、二维的、拥有宽度和长度的区域。

因此，本书的作者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个场理解为一个层层叠加的网格，没有顶，没有底，也没有边。是无限的，永不休止的，就像一个永远剥不完的洋葱。

现实结构的组成部分，使我们能够对这个现实结构的砌块，形成一种可看见的解释，而这种建筑砌块来源于生活经历。然后我们归因于它的意义，也随之出现。事物可以来源于无形物吗？根据传统物理学理论，这是不可能的。同样地，如果说零点场是真实的，则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一切事物来自于一个场，一个由实质量子泡沫构成的海洋，粒子在里面跳进跳出。没有真空区域，每一寸空间都充满着东西，一些振动着的能量形式，这一能量甚至低至零值基线。如同一个轻摇着的彩色塑泥，所有的无知和现实的形式在其中被铸造出来。

那么，网格又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是不是无形的和没有认识到的粒子、物质和能量？我们推测还不止这些。实际上，零点网格可以被信息和数据填充至边缘，甚至溢出来。就像一个图书馆里的书，是由从来没有被整理的，被经历过的，被搜集的，被发现的和未揭示的知识填满。然而我们只能用我们有限的生命，用我们有限的生活洞察力来看这

个图书馆里的很少一部分图书。有这样一个我们能够收集的潜在信息，但我们只能得知其很少一部分，实在应该感到羞愧。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得到其他的书本，其他的现实。想象一下，存在着一个像卡片目录一样包含了一切的网格。而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即在不管是清醒还是非清醒的状态下，使用这些卡片目录找到能够满足我们生活需要和生活目的的信息。好吧，尽管新一点的图书馆使用电脑来显示其书目，我们仍然能够作为读者来自主地选择我们需要阅读的书目，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之中有人在其生命中还能阅读完这个图书馆中所有的图书。想象存在一个信息不断更新着的图书馆，能够得到每天数以万亿的新运来的图书。记得由梅瑞狄斯（**Burgess Meredith**）扮演的亨利·贝美思（**Henry Bemis**），在剧集《暮光地带》（**Twilight Zone**）中有一集为“时间最终是否足够？”，演的是贝美思十分信奉图书，但是讨厌别人占用他看书的时间。随后整个世界崩塌，世界末日来临。最后贝美思得以存活，然后发现他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看书、看书、看书……直到他用来看书的眼镜碎掉。连贝美思都可以接近阅读这个网格里面所有的书，不管是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

物理学家大卫·博姆（**David Bohm**）（是的，我们经常提到他，因为他是作者玛丽非常崇拜的科学家之一）提到漩涡和涡流形成了河流。这些漩涡以分离的外观现实出现，伴着它们自身的特点、大小、速度和长度。但我们走进一点观看，就能看见它们是河流的一部分，几乎不可能看到哪里是漩涡，哪里又是河流的开始。

生存在这个网格中，我们通常不能充满喜悦地意识到我们现实的全局，意识到所有的在我们之上的，之下的，在旁边的，或者穿过我们的现实层面。一个很好的类比就是过多的、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的电磁波，AM，FM，短波，电视，手机，微波，UHF（甚高频），VHF（特高频）。它们随时都在等着我们去感知、去经历，但是，除非我们能够合适地调试出来，否则会完全忽视它们的存在。然而，即使我们不能看见它们，它们还是存在着，它们跟我们的感知相分离，或者它们有自己的原理和规则，但是它们仍然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即便我们不能看见哪里是我们的尽头，哪里又是它们的开始。

在麦克塔加的书中，她谈到了所敬重的场通常和宗教话题有关。“所有的生命体都是一个能量场中能量的联合……这个振动着的能量场是我们的存在和我们意识的中心动力，也是我们存在的全部。换句话说，这个场就是我们的大脑、心脏和记忆。”

我们从传统物理学中可以了解到物质和意识是有联系的。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现实的建筑砌块，更像是一点点的信息或者量子——能量束，其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物质。我们有意识的观察行为影响了我们感知的结果。然而我们很多人仍然生活在被心理学家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称为“一致的现实方向性”即CRO的状态之下，将我们限制在一致的现实感知之中，并且很难挣脱出来。或许跟这种一致的昏睡状态结盟，就使得我们能够每天地工作。我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只需要继续前进，继续过活。

不幸的是，它也将我们约束在了一个远景中。就如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所说的，“一条狼和一条狗互相约束，但是最终只有一个能够存活。”我们似乎不能同时拥有两个不同的世界观。我们出神状态下的世界观比我们清醒状态下根据建议和催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有效用。我们信奉这样一个唯物主义世界观已经超过300年了，并将其深深印入主流文化当中。我们伴着这种世界观长大，走进学校，并且将它钉在我们的思维和灵魂中。想要从中逃脱出来就会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抗。

我们从不同层面的意识中苏醒，从一个CRO进入到另一个CRO，当我们适应了新的CRO，将其作为我们的现实，并将之前的现实从头脑中去除，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这个整体的全部，而只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或许推测，超越了死亡之后，就能够达到最终的层面，游戏的最后一关。又或许，要走过那样的旅程，需要无数次的生命。这就是生命本身的秘密。在这个网格中行走或许如一个永无止境的马拉松，因为我们在一个层面走完以后，又会进入下一个层面。

伴随着我们感知的不断展开，我们会走进网格中一个新的层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练习，能够改变你的CRO。通过外部来源的意图影响，这个练习能够让人感到自己是这个网格的一部分。需要用到辐射计，它看起来像灯泡一样，中空里有一个悬挂着的叶片。将你的辐射计放在一个平面的、稳定的表面上，并用光源照着它。你会看到里面的叶片在旋转。你可以通过精神来使这个叶片停止转动。将你的精神集中在这个旋转着的叶片上，使内心和心灵平静下来。如果你这样做，这个叶片可能会慢下来，甚至停下来。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啊，精神力，一个全能的、似乎具有新世纪概念的力量。因为那本臭名昭著的由宏达·布莱恩（Rhonda Byrne）所写的书《秘密》（The Secret），这种力量永远地跟引力法则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使用精神力和引力并不是新出现

的概念！

但是什么才是其证据，即意识能量能够施加于物体的振动本质之上的证据，这些物体连接在一个包含所有场的场中。一切都连接在其中。思想也一样被连接在这个场中旋转着的叶片里。就在这个网格里。

就像一个巨大的量子计算机，这个网格就像机器一样运作，自我学习，自我进化，而它的智慧也一直以指数计算的方式增长着，不停地吸进又不停地吐出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又不断地重新加工、产生出更多的信息。它是一个无止境的前进过程，并拥有自己的动力学演化，如同瑟斯·罗伊德（Seth Lloyd）在他的《编程宇宙：科学家对宇宙使用量子计算机》（Programming the Universe: A Quantum Computer Scientist Takes on the Cosmos）一书中所称的那样。

信息理论断定：现实的全部，即这个网格，是由信息构成的。然后宇宙不停地将其加工为现实存在。所有的物质和形式都产生于这个加工过程。“每一个原子、每一个粒子都记录着信息。每一个原子的碰撞，每一个宇宙中的力学变化，无论其多么微小，都将这些信息以系统化的方式进行加工。”就像这个场，或者说我们的网格，全都与信息、信息创造、信息交换有关。“想要以动态的视角观看这个宇宙信息加工过程，只需要张开双眼，四下观看。这个进行‘宇宙计算’的机器就是宇宙本身。”罗伊德如此说道。

关于宇宙的一般本质就是，它像一台计算机一样，生成许多复杂的系统，比如生命。甚至在量子层面，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基于宇宙支持的计算，只要它遵守量子力学的法则。这就能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周围一切的复杂性，关于这种复杂性，信息技术科学家认为它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通过错综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经过完美的对称，从而产生出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以一种简单的、十分不对称的形态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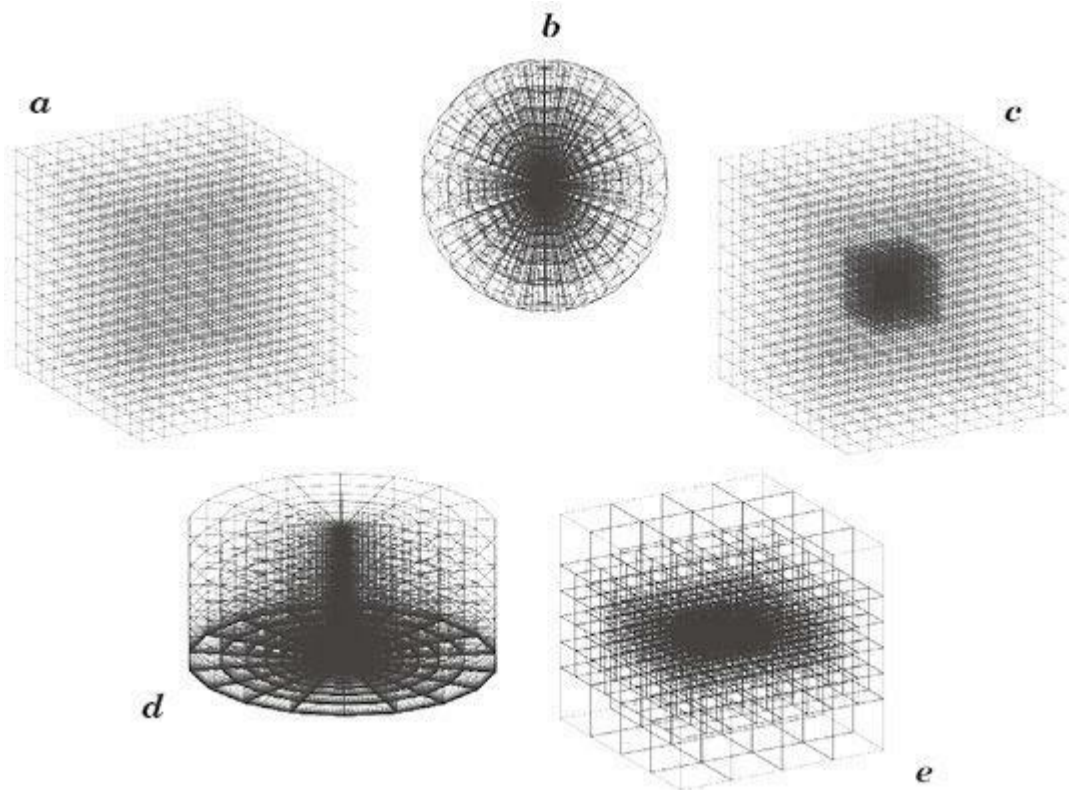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宇宙或者这个网格有生命并且能够思考。本书的作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个网格实际上是一个像量子计算机那样工作的“生物机器”，具有进化和包含智慧和意识的能力。罗伊德还指出，这个庞大的宇宙量子计算机会对思维进行加工，就以我们人类自身的思维形式。但是这不表示它能够自我进行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网格就像是一个自我学习的电脑，它能对思维进行加工，但是它并不能用自己的清醒意识进行思考。

然而，为了不让我们以为我们是如此特殊，必须提醒的是，我们不过也是信息而已。在所有的痛苦和荣耀中，我们是独特的信息，我们有着某种让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这个某种东西还是信息。如罗伊德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不过是原子，跟其他的东西一样。“原子对信息进行加工，并一致地计算，就让我们成为了人类。我们就像黏土一样，但是是能够计算的黏土。”

网格中的有机部分，能够进化生长，似乎还能学习，但它并不是一个活体。这个网格就是所有的生命，所有无生命的物质，甚至是还没有形成的物质和生命。颠覆你人类的思维去想象一下吧！

如果这个零点场以网格的方式展开，那么它到底有多少层？或许是无限的，因为宇宙被认为是无限的，当然，如果把无限的平行宇宙纳入到考虑中，我们也可以说有无数个网格构成了一切。除此之外，这个网格整体是无限的，没有终结，没有边界。尽管网格的不同层面有它们的边界。就像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它是一个整体，但是有许多层，并且你最好记下你处在哪一层。

图9-2 不同大小、形状和层面的网格。（图片来自互联网）



我们所处的网格层面，及显示出来的我们的现实，遵守一些特别的自然和物理法则，并以许多数学概念作为基础。也许在我们的网格之上的其它宇宙，遵守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则，或类似于我们的法则的法则，不过是经过了一些调整，从而和我们自己舒适的现实作出区分。

正如有许多不同层面的意识一样，我们也谈到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现实表象，这种现实表象就产生了所有种类的“超自然”和异常事物的存在，尽管它不能被我们称之为家园的、最初的网格所企及。想想这些事物可能存在吧！“鬼魂”，UFO，大脚怪！或许它们只是简单地存在于网格的其他层面，就跟你我一样地真实！

如果一个场能够被描述为具有影响力的区域，不管是通过电磁场，引力作用，还是某种其它的我们还未定义的力。那么零点场就是最根本的具有影响作用的区域。它能从一个力量场的末尾渗透到另一个力量场的开始。之间没有间隙，只是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场。

网格（grid）一词被定义为：

◆ 一个由十字交叉的或者平行的横条组成的架构。一个格栅或者网状物。

◆ 是一个严格的、有条理的，由交叉和平行的条构成的结构。

◆ 一个周期性隔开的，由水平的和垂直的线条形成的方块图案，用在一张地图上，一个图表上，一个航空照片上，或者光学设备上，可以用来标注地点。

◆ 这是一个互相连接的系统，它在一个广阔的区域，传送电子和电磁信号。是一个高压线和发电站的网络。

在所有这些定义中，都体现出了不同的层次和层面，由这些不同层次的架构组合成了一个包含所有层的基础结构。再一次地，想象出一栋摩天大楼，有很多楼层，有地下室，车库，楼顶平台。这栋楼的每一层或许都以分离的实体存在。就好像是一楼作为财务室，二楼作为法务室，楼顶平台为午餐使用。但是它们都是连在一起的，同一栋楼的部分。又如一张地图，通过网格来定点和定位，它有一个最有用的东西，能够帮助到仍然生活在恐龙纪元的，没有GPS定位器的我们（玛丽仍在使她用自己敏锐的、如老鹰般的方向感，并且很少迷路）。

除了零点场，我们还谈到了一个有无数层的建筑物（听起来就像是伟大的科幻小说《水平》[levels]里面的基础架构一样。对这本书玛丽和拉里也有版权），或一个三维地图，每页都上上下下，层层相连。

正如大城市拥有不只一栋摩天大楼一样，零点网格在空间和时间中也可能有不只一个“进入点”。看看一个城市的空中轮廓线。如果这个城市是一整个现实，而每一栋建筑都代表一个不同的宇宙或者维度，每一栋建筑都有无数的楼层或层次。这样你就能明确这样一个概念，一个神奇的基础建筑，称之为零点网格。噢，有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去。除了那些充满危险的地方。

如果我们看看一个印刷工艺，就知道网格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它排出一页有不同大小的矩形纸张，这样就能够把文字、图表和图片对齐。这种方法被用在了很多设计当中，包括艺术、建筑、室内设计、绘画和电脑设计领域。一定有一个可以使用的建筑基础能使这些物体很好地排列在网格中。就连这本书也是在网格上为出版社设计出来的。

我们都听说过我们自己身体上的网格，比如穴位、经络和其他有治疗作用的参考形式，能够标注出人体上能量流动的物理点。就好像是人体上的雷线（ley lines），引导能量和力量的走向，来获得一种全面的平衡，以保持最佳的健康状态。

其他的更加形而上学的网格包括：

◆ 加里—哈特曼线（Curry-Hartmann Lines）：是一个神秘的、理论性的地理现象，是由德国作家曼弗雷德·加里和伊姆斯特·哈特曼（Manfred Curry and Ernst Hartmann）提出来的。这些线从东到西，从北向南横穿整个地球表面，并且包含一个辐射场，能够通过占卜杖探测出来，而不是通过科学的设备。将人体置于C-H线上，可能会受到有益的或者有害的影响，这取决于辐射流。

◆ 草地线（Ley Lines）：在1921年，业余考古学家阿尔弗雷德·沃特金斯（Alfred Watkins）创造了这个词语，用它来代表用巨石建成的建筑或者遗址的定线。尽管这些定线可能只是寻常的交通和商贸线路，只含有一些世俗的意义。但仍有很多人相信，草地线是连接神圣地点的具有某种能量的线。

◆ 龙线（Dragon Lines）：跟草地线相似，是在中国的风水里出现

的，这是一种泥土占卜术，或者一种使用泥土和其它材质的占卜形式。把这些泥土或者材料以一定的图形撒在地上，就能够找到哪里是“气”的能量平衡和谐之处。也被称之为龙的气流，这些拥有磁力的线条的作用是为了调和阴阳。

◆ 黑线（Black Lines）：据称是一种由“黑色”能量产生出的“带阴电荷的”线条。它是在自然界中自然产生的，也可能是在自然中发现的。

◆ 贝克·希金斯网格（Becker-Hagens Grid）：威廉姆·贝克（William Becker）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工业设计学教授。贝斯·希金斯（Bethe Hagens）是州长州立大学（Governors State University）的人类学教授。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地球网格，被称为统一矢量几何120多面体（Unified Vector Geometry 120 Polyhedron）或者是UVG 120“地球之星”。这一“宇宙能量网格”据称能够破解地球上的柏拉图立体位置的密码。这一发现是根据伊凡·P.桑德森（Ivan P. Sanderson）的研究所做出的，他是第一位为地球上存在的二十面体结构提供理论依据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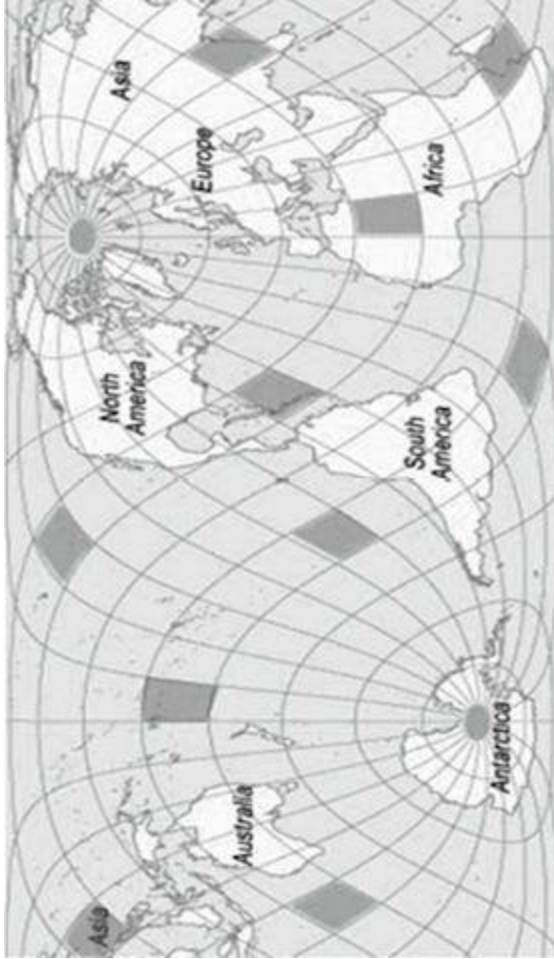


图9-3 12个伊凡·P.桑德森认为的“魔鬼区域”（Vile Vortices），地球上的能量网络的部分，也是机械故障，神秘失踪和时空扭曲的事件多发地。（图片来自互联网）

◆ 魔鬼顶点（Vile Vortices）：伊凡·P.桑德森是一位博物学家、作家和神秘现象调查协会的创始人。他发现了地球上的12个“魔鬼区域”，在这些区域里，经常发生神秘失踪、机械故障和时空扭曲。比如魔鬼三角（Devil's Triangle）和百慕大三角（Bermuda Triangle）等区域，都被贴上了“魔鬼的坟墓”的标签。当人们穿越这些区域的时候，经常发生神秘失踪事件，或许是因为洋流作用、空气波动，甚至是另外一些更加超自然的原因。

他对与超自然现象有关的、发生在1960年代的船只和飞机失踪事件进行研究。在1973年，三位苏联科学家冈察洛夫（Goncharov）、莫罗佐夫（Morozov）、马卡罗夫（Makarov）对桑德森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提出了一个覆盖地球的、由五边形的板块组成的宇宙能量矩阵

的观点。

桑德森的“魔鬼顶点”组成了一个二十面体的顶点。其中五点在北回归线之内，五点在南回归线之内，还有两点位于南北极点处。这些点被认为是电磁异常和不可解释的现象发生的热点地区。《世界网格地图》（Mapping the World Grid）的作者大卫·海切·奇尔德雷斯（David Hatcher Childress），写到：“.....我们谈到了一个有智慧的格局，地球和它的能量在这个格局中组织起来，并且，那些无处不在的巨石景观可能也是依照这个形态布局的。”

魔鬼顶点所在位置	
北回归线	南回归线
摩亨佐·达罗 (Mohenjo-daro)	津巴布韦巨石阵 (Megaliths of Zimbabwe)
魔鬼三角(Devil's Triangle), 日本	沃顿盆地 (Wharton Basin)
夏威夷附近的哈马库里亚 (Hamakulia)	斐济附近的赫布里底海沟 (Hebrides Trench)
百慕大三角 (Bermuda Triangle)	复活节岛 (Easter Island)
阿尔及利亚巨石阵 (Algerian megaliths)	南大西洋异常 (South Atlantic Anomaly)
北 极	南 极

图标来自 Paranormal-Encyclopedia.com

这些关于地球网格更加神秘的概念强调了网格的，或者说矩阵形式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地点的人、地方和事物的形式、构造甚至是意义，来了解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秩序的、通常不太协调的现实。整个

神圣几何学都是建立在这些自然的能量点上的，这些能量点都显现出一些神奇的结构设计——或许是神性的设计。这种不同大小的能量不仅存在于地球和我们身上，还存在于整个宇宙和其之外。

但是这个网络是以一种更加平凡的方式存在着的。除非你是一个守旧派，喜欢在烛光下阅读。那么你就会更加喜欢用现代化的光源来阅读这本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更加理解横穿地球的能量网格，它给我们的家提供用来加热和照明的能量。如果由于“电脑故障”或者是自然灾害，使我们其中的一个网格瘫痪，那么，即便不是数以百万计的，也会有成千上万的家要陷入“一片黑暗”。

你是地图迷吗？你曾经将自己幻想为一位业余地图制作者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就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网格的重要性。让任何人都能利用地图上的网格来寻找他们想要找到的地点，尽管现在的GPS系统慢慢地淘汰掉了印制出来的地图。

为了描述零点场，最好的方式不是从下往上开始，而是从下往上开始。

- ◆ 基础设施
- ◆ 城市
- ◆ 建筑
- ◆ 楼层

基础设施只是一个物理性的组织系统，是用来描述一个系统、社会或者公司是如何运作的。有很多种类的基础设施，但是我们认为最能恰当描述零点网格的，就是一个围绕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在这个由玛丽和拉里创建的被称为“马拉城”（MarLar）的基础设施中，有一些技术性的结构被安放在这个设施里，用来支持这个城市和其周边地区的功能运作。在“马拉城”里面，有交通设施和公路，发电站和输电网，水源和供应系统，公共设施，通信设施，社会服务设施如学校、医院和行政系统。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民防和军事设施，垃圾处理站和夜店。噢，等等，去掉夜店。

所有这些较小的建筑形成了一个较大的“马拉城”的城市基础设施，

并使其通畅地、高效地运转，人们在里面来来往往，美好的事物进来进去，为这座美好城市里面居住的人们产生和运输必需品。

这个基础设施的任何一个部分被破坏，就会牵动整个城市，比如供水系统损坏，或者电力系统瘫痪，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

当其正常运转的时候，基础设施不仅仅支持着整个城市，也支持着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其中最总重要的方面就是交通运输。我们拥有街道和公路、机场和火车站，公交车和人行道——这些都是为使我们从地点A到地点B而设计的。在一个城市中，这个基础设施对于商业活动也是十分重要的。设想没有一条路在我们城市中使我们能够进进出出，或者是让我们能够绕着城市行走。我们必须要有有一个稳固的交通基础设施。

零点网络就是这个根本的基础设施。

城市区域的基础设施通常和城市外部的土地联系了起来，并用公路和其它的城市联系在一起。这个城市是一个更大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现在，让我们看看“马拉城”本身，城市中有用许多砖块建起来的高耸入云的大楼和极好的小餐馆，中央公园和高高的公寓楼。而我们将近郊区域从图片里去除掉，只生活在“马拉城”的边界线以内。

这座城市因为各种各样的活动而忙碌着，一切活动是独立的，比如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为了事业而在城市里奔忙。和任何城市一样，也存在着与其它城市甚至是其它国家的人交流往来，我们通过议会和餐会，电话和视频会议，甚至是文本和电邮。没有城市是一座孤岛。为了参与到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事情中去，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城市之外的其他人取得联系。

在每个城市当中都有很多很多建筑物。让我们拿仲裁州立大楼（或者简称为USB）举例。在“马拉城”里，我们这样叫它，因为版权的原因等等。这栋USB大楼有20层高，为抵抗地震做出了改进。每一层楼，都是一个相对分离的业务部门，但有些业务部门占了不只一层楼，所以，人们经常搭电梯或者走楼梯，在几层楼中上上下下。或者在午餐的时候或者周末放假的时候走出这栋楼然后回家（或者去夜店或者酒吧）。有些人能够在所有的楼层中来回穿梭，特别是那些喜欢在午餐时间锻炼身体、带着随声听、在楼上楼下跑步的人。

但是这栋建筑是活动的温床，并且有些人会工作到很晚。物质和形式一直都在活动着，尽管有时候一层楼的运动和形式要比其它楼层的要频繁且密集。

将我们的宇宙想象成这个零点网格中的一栋建筑物，我们在里面工作。唉，干脆说我们就生活在里面。看起来我们都是工作狂。想象一下，你可以直接从卧室走进办公室。（嘿，玛利已经这样做到了。）我们的宇宙就是这个仲裁州立大楼，从地下车库到楼顶平台样样俱全。

那么，在这栋我们永远逃离不了的大楼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楼层。每一层楼都有各种不同的活动组成。第一层可能是信息服务部，第五层可能是法务部门，第九楼最受欢迎，那就是我们的自助食堂。第二十楼是CEO的屋顶套间，他就是这个巨大的能源公司的CEO，主要工作就是从零点能量中提取能量。噢，楼顶层还有按摩浴缸和泳池。当然，每一层楼都有洗手间。

在法务部门工作的人很少到财务部门去，然而在某些时候，他们也会去自助食堂的那一层。在人力资源那一层的人不会被逮着在与十七层垃圾处理中心工作的人聊天。但是他们都在同一栋楼里上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都在与彼此发生着某种联系。有些楼层独立运作，有些楼层则需要楼层内部的交流。

这些楼层是在我们的宇宙中各个独立层面的现实，而它们都处于一个统一的网格中。

从网格宏观世界的本质出发，再到其组成部分出色的内部运作，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无限的基础结构，我们就存在于其里面。从广义上说，这个网格上的某些点我们是不能轻易地进入的。在这个网格里面没有线性时间，但是对被关在“马拉城”的某一栋里的我们来说，并不能双臂合十就闪到过去，或者未来。尽管理论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存在着平行五洲和其它超过我们感知的维度，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皱一下鼻子就跳到另一宇宙或维度里去。

或者，我们能吗？

在每一个基础结构中，都有很多道路、航空路线、航海路线。在每个城市里都有公交车、的士、私家车和大街小巷。在每一栋大楼里都有电梯或者楼梯能让我们在不同的楼层中来来去去。有的人甚至喜欢走消

防通道。

网格中的运动方式或许更加理论化和复杂化，然而在现在，感觉似乎是简简单单。如果你想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去，一直都有一个方法能让你完成。

单看我们的大楼，“马拉城”中我们的宇宙，我们能够使用楼梯或者快速电梯。如果说遇到火灾，我们还可以跳下楼。除非有一个消防应急通道能够通到外面。无论通过哪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到达另一层楼。而在这个网格中，有一天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虫洞（wormhole）来穿越。

穿越时间和空间捷径的观点都曾只是科幻小说和电视节目里的东西。但是在今天，虫洞理论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潜在的能够使我们穿越宇宙的方法。或许虫洞还能穿越许多个我们居住的宇宙之间的宇宙。虫洞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比光速更快的旅行方式，并可能将我们带到不同网格中的不同空间甚至是时间区域，前提是我们知道了怎样将虫洞理论付诸实践。

虫洞起初被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Einstein-Rosen Bridges），源于爱因斯坦和内森·罗森（Nathan Rosen）在1935年所做的研究。这两位科学家提出广义相对论的确能够证明时空桥或者捷径的存在，这种时空桥像是一个巨大的管状结构，两头都有开阔的口子。曾经有人认为需要一种奇特的物质——然而这种物质并没有被发现——来使虫洞口打开，从而使物体能够穿过，并且不会引起虫洞的内部坍塌。但是新的研究又指出了一个小可能性，即没有发现什么奇特的物质需要被使用。

宇宙间的虫洞能够将不同的宇宙连接起来。宇宙内部的虫洞能够将同一宇宙内的两个点连接起来，不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能穿越的虫洞，能够产生从一个月到另一个月的真实的穿越，这种虫洞往往被归于洛伦兹虫洞（Lorentzian wormholes）之下，洛伦兹虫洞理论将其与广义相对论和半经典论（semi-classical gravity）相联系。还存在着其它类型的虫洞，比如欧几里德虫洞，它与粒子物理学有关。

史瓦兹齐德（Schwarzschild）虫洞理论，是指通过两端的“黑洞”和“白洞”连接封闭宇宙的虫洞，它被认为是不能穿越的。科兰斯尼科夫虫洞（Krasnikov），意味着超高速的星际旅行。莫里斯·索恩（Morris-Thorne）虫洞，则是一种开口处被一种奇特的物质撑开的、可穿越的虫洞。

虫洞既可以穿越时间，也可以作为空间穿越的捷径。通过对其中一端以相对另一端的超高速进行加速，随后将首端拉回来，因为虫洞经过加速的那一端比静止那端的衰减速度慢，一端就可以达到相对的时间扩张。如果你从加速的那一端进去，从稳定的那一端出来后，你就会回到过去。

尽管从这点看来，时间旅行仍是科幻小说中的概念，但我们离发明出能够穿越虫洞的时间机器还远吗？记住，电视机也是我们的穴居祖先们永远不可能想到的……特别是一些网络电视节目。康涅狄格州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物理学家诺兰·马内特（Ronald Mallett）预言，人类的时间旅行将会在这个世纪实现。马内特的解答简练确切，同时又十分复杂。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中他解释道，“通过一道循环的光束能够使时间倒转。光是一种能量，而能量能够引起时空扭曲变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旋转着的汽缸。”

在2000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显示出了怎样通过一道循环的激光束来产生一个时空涡流。这就是他灵光一闪想出来的方法。

可以这样说，细节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本质上，马内特认为可能通过一组四束循环光束使时空产生涡流，就像用“勺子旋转，将牛奶搅拌进咖啡。”

马内特的观点在传统物理学中是否是不可能的或者是被禁止的？纽约城市大学（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物理学家米奇欧·卡祖（Michio Kaku）说道，“在物理学中，被禁止并不是强制性的。如果你想要禁止一些异乎寻常的现象，你必须通过物理学法则来证明其是错的。”

正如之前所讨论到的，我们或许可以学习使用零点能量来在网格中自由地快速地移动。一旦我们成功地将这种能量提取出来，就会显示出我们的天空，和在我们之上或者之下的所有天空，即整个境界。我们只需要建造一艘能够将我们带到那些天空去的飞船。当然，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确定，有平行宇宙和交替的维度存在着。

有很多理论物理学家和量子物理学家指出，我们的宇宙之外还可能存在着数量无限的其它宇宙，有一天，经过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找到使用飞船穿梭宇宙或者其它穿梭宇宙的方法。弦理论（String Theory）以我们每天生活的思维之外交替的维度为支撑，而新一点的理

论如M-理论（M-Theory）、F-理论（F-Theory）和膜态世界（braneworld scenario）理论，它们在数学方面也需要有超过三个的空间维度来支撑其理论。

尽管还没有人证明这些理论是事实，然而让我们来看看在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所做的实验，研究者们使用大型强子对撞机（LCH）进行试验，可能会证明弦的存在。根据美国的LHC网站，“LHC将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科学家预言这种超高能量的质子对撞机将会产生一个关于物质宇宙本质的惊人发现。除了揭示出未知粒子的新世界之外，LHC实验还能揭示为什么这些粒子能够存在并还能解释其运动本质。LHC实验能够揭示出很多事物的起源，解密暗物质，揭示宇宙中的对称性，还可能发现宇宙中的其它维度。”或许我们还可能打开一个通向其它宇宙的大门，产生出一个小黑洞，或者用其证明前沿物理学领域的诸多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和宇宙学家马克思·特格马克（Max Tegmark）在2003年一期的《美国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中说道，可能存在着无数个宇宙，每一个宇宙当中都有一个跟我们自己一模一样的拷贝，除了在一些细小的方面存在着差别。比如说，玛丽在宇宙A当中是一头棕色的头发，在宇宙B中则是一头金发，又在宇宙C中为了纪念尤尔·勃伦纳（Yul Brenner）而剃成了光头等等。每一个宇宙中都有一个玛丽的复制品，且只有细小的差别。每当玛丽做出一个新的选择时，其它宇宙的玛丽也会随之做出一定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玛丽能够根据意愿进入到任何宇宙中去。正如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谈到的那样，或许她能够通过做梦、催眠、意识改变或者冥想等其它“旅行”方式进入到其它宇宙。当然，她肯定乐意穿越到那样一个宇宙里去，就是在那个宇宙中，她拥有史蒂芬·霍金（Stephen King）的事业和奥普拉·温佛瑞的财富。

无限的宇宙中，其中一个宇宙中的事物所做的决定会立刻影响到另外一个宇宙。这每时每刻都发生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灵上。

这一切一定令人难以置信，但如果真有其它的宇宙存在，即有物理法则和特点以及各种生命的其他宇宙存在，那么，谁又能说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它们？谁又能说没有其它宇宙的事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地方？这又能不能解释大量的关于“鬼魂”、外星人、未知怪物和其它本不应该存在的事物？尽管，很多科学理论想要否定它们的存在，怀疑论者也对它们提出反对，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它们不是真实存在的。

加来道雄（Michio Kaku）认为，如果我们看到了来自其它宇宙或者维度的事物出现，那看起来将会如魔法一般。有许多平行宇宙悬在我们的头顶，但是因为它们存在于另外一个维度，我们想要进入到其中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其它的维度可能是非常小而弯曲，我们不可能进到里面去，或者也可能是特别巨大的维度。

M理论（M-Theory）断定我们的宇宙是一个三维的膜，这个膜和它的膜悬浮在一个更大的宇宙结构当中，或许是在一个更高的时空维度之中。大爆炸或许就是因为两个膜相互碰撞，从而产生出了我们所知的宇宙。这些膜世界或许有不同大小和维度，一些有两个，一些有三个。它可能还能解释引力学的某些奇怪性质，以及难以捉摸的暗物质的存在。引力或许就是从其它的平行宇宙或者膜中泄漏出来的微弱信号。对那些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来说，引力可能还不是从其它世界漏出来的唯一的东西。

这些理论和其它一些前沿性理论指出，存在着一个多层的基础结构，我们生活的地方只是这个时空里的一个点而已。整个基础结构或许存在某种形式，但是并没有界限，没有起始点，也没有终结点。其中可能存在着有不同的物理、数学和自然法则的真实的“层界”，而这些法则跟我们所处世界的法则可能并没有太大区别。如果特格马克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隔壁宇宙中的“我们”可能就有两个头、三支脚，或十只眼。在一个宇宙中我们得到了巨额彩票，在另一个宇宙我们就有可能获得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听起来或许有些离谱，但是这基本上能够概括他的理论：一个层面的可能性出现了，就可能产生出另外一个层面的可能性。

现在，科学界和学术界都在探寻，除了证明这些其它的领域存在之外，我们怎样才能接触到那些领域。

然而，正如科学界通常所做的那样，我们致力于使用物理方法来进入其它的领域当中。比如宇宙飞船、机器和其它技术等。但如果我们需要的这种机器并不在我们之外，而就在我们人体之内呢？在我们努力寻找穿越时空、宇宙和维度的捷径和道路之时，我们或许也想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内部。

或许我们已经掌握了在网格中穿越的方法。想想看吧，或许“它们”也能够做到。鬼怪……外星人……天使……和幽灵。

第十章 网格里的“鬼魂”

一个概念，比如“鬼魂”，在它自己解释自己之前，必定会透露出些许信息。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形式、物质和能量在建筑里从一层楼移动到另一层楼，如果我们把它称作我们的现实世界，而那些我们称之为超自然的东西可能也是这样运动着。找到合适的途径来改变它们的振动频率，使它们产生同向性，或者跟我们的频率发生同步。通过共振，“鬼魂”，或许最终可以锁定在正确的频率之内，从而在一屋子受到惊吓的人群面前显现出来。UFO从天空中的某个地方出现，一闪而过，共振或者是解释这个现象的答案。

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谈到的，或许存在一种超意识，能够让我们感知到超自然的存在。又如我们在第四章中讲到的，有一个特定的频率范围与超自然存在的显现有关。或许我们认为的超自然存在根本就不会在现实世界里显现出来，反之，是我们在它们的主观现实里显现出来。难道我们才是所谓的“鬼魂”或者UFO吗？这一切必定是来自于某个地方——零点网格，如果说它是现实世界的基础结构，它包含了整个时间的“景色”，它可能就是那某个地方。

拿“鬼魂”来举例，有许多关于“鬼魂”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论。大多数人认为“鬼魂”是对逝者的记忆，或者是逝者留下的能量，且没有詹妮弗·洛芙·海维（Jennifer Love Hewitt，在电视剧《鬼语者》[Ghost Whisperer]中扮演女主角梅琳达，具有一种和“鬼魂”沟通的神秘能力。）帮助它们跨越到另一个世界去，而其躯体已经化为了尘土。总之，很多人都断定“鬼魂”不过是一种能量而已，虽然跟我们有不一样的能量形式，或许是存在于另外一个振动层面上。它来自某处，又回归到某处。为什么会这样？根据传统物理学理论，能量守恒定理是有效的。在普遍概念中，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有效的。热力学第一定律认为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能量守恒）。因此，能量的产生，以及现有能量的来源，实际上是一种能量形式变成另一种能量形式，能量并不是无中生有。

将这条基本的定理提炼，即宇宙中的能量是不变的。换句话说，宇

宙中存在的能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样的。谈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复杂，这条定律说出了能量运动的方式。根据这条定律，能量有一个绝对的、不衰的趋势，就是从高集中的能量（较高势位）传向低集中的能量（较低势位）。通过这种方法，能量一直会从高集中区域传向低集中区域，直到这种集中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如果这个网格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维、行动和事件的容器，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能够找到的、在我们死后都会前往的一个地方。如同回归平衡，回到起源。

通过共振，一个“鬼魂”操控一个特定的振动频率，可能会跟我们的大脑、意识，甚至是我们周围环境的特定频率产生同步，就能够成功地滑过不同世界之间的薄纱。很有意思的是，幽灵很少有一个连贯稳定的形态，通常被描述为飘忽不定、模糊不清。给这些转瞬即逝的影像起名通常是用一些模糊的术语。一些“鬼魂”以三维影像的形式出现，说明了现实具有全息本质。并且推进了这样一个概念，即视觉表象是从一个交替的维度，通过某种方式投射到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

我们可以依靠古人和他们的能力进入到一种超自然的精神状态，即通过感受三昧或者是一种着迷的状态来进入。在《吠陀》（Veda）的记载中，常通过冥想的形式进入到该状态领域之中，以此来使身体健康，心灵平静。意识的水平和精神相关，包括较高的意识，甚至着迷的状态，例如通过吟唱、冥想、催眠（和迷幻剂无关）来达到这种状态。在萨满教的传统中，有通过击鼓、跳舞和吟唱的仪式，来使“人们的心灵超越尘世，达到另一种境界”，而在这种境界里，“人们会有鹰一般锐利的眼睛，能够发现任何敌人的靠近”。所有苏菲的苦行僧们常旋转跳动，以一种奇怪的催眠舞曲来进入这种境界之中。这听起来像极了千里眼，虽然没有旋转和舞蹈，也能够一定的距离之外从“内”向外看，找到目标。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经历超自然的事件。“鬼魂”、UFOs以及超认知能力常常发生在对这些事物没有期盼的人身上，甚至会发生在那些之前宣称从不相信这些事物的人身上。

非局域性，一个作为量子物理学所接受的事实，考虑到了所有在网格里的信息交流变化。通过和粒子的特殊交流，能够使信息穿越时间得到传播。这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先知、超能力和心灵感应的现象，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似曾相识”这样一种感觉。我们之前有过这段会话吗？当然，就在上周，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

在20世纪末期，非局域信息这个概念听起来越来越趋向于现实，而非魔法。如果网格或我们期望的领域真的存在，那么非局域量子的效果将证实，当信息进出于网格之间时，人们是如何感受到类似经历的发生。这些经历包括超认知能力、千里眼、过去生活的回归，以及集体意识。

网格里充满了在所有的现实层面发生的过去和未来的一切。我们不可能经历网格中的一切（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即“TMI——太多的信息”），但是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能够进入到网格中，哪怕是经历网格中的任何一点信息。我们所做的可能会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由于直觉、预感，或者是错觉，我们常常忽略我们所做的一切。

安德瑞亚·普哈瑞奇（Andrija Puharich）是一名医生、发明家兼作家，他对灵学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普哈瑞奇用通过运作在“速子”范围内或是在比光速更快范围内的共振影响和超低电磁频率学说对灵学作出解释，即认为灵学是一种用精神意念来移动物体的能力。在这些范围内，谐波共振超越了光速，并以一种比振动法则更高层的原理运行。如果你恰好是《星际迷航》的粉丝，那么毫无疑问，你将对速子的概念非常熟悉，光速运输和罗慕兰人披风设备核心技术都依赖于它。虽然速子通常被认为只存在于理论之上，但是它们能够在科学界得到证实和接受。速子场与ZP网格相似，而在ZP网格内，运行的规则将超越我们平时所接受的物理和数学规则。其他的范围或领域，甚至多种主要成分或地表能量（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俄勒冈州和芝加哥发生的神奇的事情，或者是第五元素），它们都是各种理论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些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超自然事件的发生，如精神上的超认知能力。

普哈瑞奇认为精神存在于超光速粒子范围之内，其谐波共振，能够在更低层的物质领域产生。当他利用科学知识对超认知能力的神经生理学进行研究时，发明了诸多生物学和医学装置，并由此获得了许多专利权。普哈瑞奇甚至在1970年将臭名昭著的尤里·盖勒（Uri Geller）引荐到美国，并安排军方智囊团对其进行一些试验。普哈瑞奇还利用法拉第笼（Faraday cage）建立了一些关于心灵感应的实验。法拉第笼是一种环绕的设计，通过导电来封住特殊的外部EM频率。通过使用这个装备，普哈瑞奇能够确定，超自然能力并不是使用通常的EM频率来作为传输的携带波。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谬论，即科学家不会对超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很多物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以及其他许多科学领域的

人，他们都致力于研究我们所知道的自然规律和未知领域里的超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虽然超自然（paranormal）这个词一般是和“鬼魂”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其真实和正确的含义。在第四版《美国人传统的英语语言辞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里，对超自然一词的定义为“超出正常经历或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没有任何地方对超自然的定义表明或暗示其严格意义上就是与“鬼魂”有关！当然，这个现象很可能与目前电视上流行的超自然现象节目有关，因此，大众听到超自然的时候立马就会想到“鬼魂”。如上所述，许多科学家的合法实验都集中于对超认知能力（psychic abilities）和千里眼（remote viewing）的研究上。只有一小部分正式研究是针对“鬼魂”现象。利用前沿量子 and 理论物理学，科学家们的研究扩展到包括潜在推动的方法（如反引力）和旅行路线，因为来自于更高文明的UFO正穿梭在我们的宇宙周围。

我们要知道的是，除了网格打开的门是未知异常事物出现的地方，还要知道它们是怎样来到我们的世界的。物理学家克劳德·斯旺森（Claude Swanson）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来定义同步的宇宙模式。这一理论指出，共振能够用来解释超自然现象是如何在不同水平或不同阶层之间移动，宇宙和空间之间的共振通过协调来达到相位同步。在克劳德·斯旺森的《同步宇宙：超自然现象的新研究》（The Synchronized Universe: New Science of the Paranormal）一书中，在最终提出他的理论前，他列出了大量关于超自然现象过去和现在的相关研究，有量子物理学、意识以及在夜晚撞见“鬼魂”的一些研究。

正如加来道雄和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e）这些理论物理学家提出的平行空间、额外维度以及膜世界一样，斯旺森认为所有的宇宙都如同一块薄板，在其之上有另外的薄板或宇宙存在。每一块薄板都有其自身的物理和数学规律，很少有能力和物质从一个薄板到另一个薄板。但是，当薄板之间存在一致性和物质能量同步性时，就开启了薄板之间能量传输的大门，并且可能会以通灵和超自然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拉里定期对超自然现象进行研究，他通过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和精密的仪器，能够证实这些少有的现象的发生。这些不听话的“鬼魂”、妖精，以及其它实体不会依照我们的时标出现。它们充其量是以一种分散的形式，而大多数根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领域之内。如果说不同层面之间的能量运动是以这种古怪的方式，即两块薄板产生振动一致。那么，这就可以很简单地说明为什么你不是每天都可以看见“鬼魂”在你的客厅里行走了，不管你的家人说你们的客厅存在多么严重的闹鬼事件。

斯旺森描述他的同步宇宙模式（SUM），称其作为一个单一的同步宇宙，可以由一叠纸当中的一张来象征。每一张纸都有其自身的频率 / 相位，在其自身的体系之中，电子具有同步运动的特征。其他纸张是“平行现实”或“平行维度”，它们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只是相互间没觉察到彼此的存在。

这个模式说明了物质和能量是如何在不同的维度中穿越，即通过改变一个“宇宙”的相位，使其和另一个维度中的物质和能量结合交叉。我们所认识的网格，是由一堆不同层面的现实组成，每一个独立的层面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还存在着使个体频率之间产生同步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网格的不同层面之间运动，也使得其他的实体能够在其间穿越。

或许这种频率的锁定在功能上和锁相环路（PLL）类似，PLL可以在circuitsage.com这个网站上查到，是“一种闭合回路，将其输出频率的相位与输入的频率相位做比较，然后调整自己的频率从而使两者保持一致。换言之，PLL输出相位的锁定是为了对输入做参考。一旦环路被锁住（输出和输入信号相位之间的差别与零十分接近），输出信号的频率将会是输入信号频率的倍数（整数或是分数）。”这听起来像极了平衡的过程，并且能量的共价键和我们所讨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样。有可能这是一个完整的物质吗？或整个过程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或者这一切都是自动化的？

超自然现象没有规律性和一致性，这使得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手段，用实验室的设备，在精密控制的环境下对其进行研究，使其产生。UFOs和“鬼魂”似乎永远不会留下足够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它们是如何在我们的世界里出现的。除了通过目击者们主观的报告，而这些并不能比试验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是一些十分主观化的资料而已。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寻找超自然事件发生环境中的因素变化，帮助我们确定这些现象使用的是怎样的自然法则。

如果超自然现象是起源于和我们现实层面有关的一些事物，一些我们看不到因果联系和整体联系的事物，那么无论采取多么科学的方法，超自然现象还是会毫无规则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斯旺森认为量子物理学是解释超自然现象的关键，并且共振在其中至关重要。甚至DNA也通过一致性来创造力量场，以帮助分子进入到合适的位置进行复制和核合成。生物大分子也使用了能量一致，如酶。这

也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身体可能为我们提供关于现实是如何在更大的宇宙范围内运作的线索。

一致的共振进程能让身体里的万亿分子以共振的形式交流运作，因而我们的身体可能是有一致的量子状态的宏观量子系统。“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一些奇怪的，被我们称为‘超自然’的现象，可能只是来源于量子力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运作”。

SUM模型平行维度之间的意识交流，能够减少或影响平行现实之间的量子噪音，甚至同步运动。正如量子物理学一样，通过发生在平行现实之间一致性的运动联合，而产生出最具超自然特征的影响，意识甚至能够在这种特殊的模式里产生作用。在这些平行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着微妙的能量穿越于其间，如零点网格的能量。能量和粒子的同步影响能够穿越现实、时间和空间，是同步宇宙体系的核心。

这个体系和网格一样，也有产生时间平移的可能性，进行物理时间上的旅行，并且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如果网格包含时间，那么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可以接触到未来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所有的时间都像是一个统一的“此时此刻”，在宇宙的范围完全没有任何区别。未来如同一个纯粹的潜在性，是我们瓦解振动的作用产生出的当前时刻的重叠。欧文·拉兹洛认为，零点网格里存在时间平移的可能性。他的观点集中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场或者网格是由电磁波组成的，具有一个下层结构，或者第二个场，是由于场内的亚原子粒子的运动产生的。

这些“标量波”类似于速子，没有方向且其运行的速度超过光速，是空间和时间信息的编码，如同琳恩·麦塔格特在《疗愈场》里所写到的。这种“拉兹罗模式”充当着这个世界的基本全息蓝图，包括过去和未来。当我们看到过去或未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蓝图中了吗？因此，先知、通灵能力、ESP（超感觉力）、千里眼，甚至回到过去的生活，这些在类似于网格场域的结构中都有一个落脚点。

拉兹罗称其为共同的宇宙发源地，在这里，所有的物质和思想都能够得到进化。“我们的思想和意识与量子真空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能够与周围的其他思想相联系，行星上的生物圈也是如此。它‘打开了’我们的思维，通向社会、自然和宇宙之门。”这个生出宇宙的网格包含了人们所预言的未来，只是还没有在我们的世界里发生而已。在这个生出宇宙的网格中，有人可以足不出户地看清楚千里之外军事仓库里的每一处细节。更高级文明的宇宙飞船能够在这个网格中加满燃料，不受引力

影响而飞速移动，通过捷径或者虫洞到达宇宙边缘，进入另一个宇宙。这个网格是我们死后精神和能量的归处，也是在濒临死亡时我们瞥见死亡的地方。

有许多人都对心灵感应、意识及精神一致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欧文·拉兹洛，迪安·瑞丁（Dean Radin），威廉·布劳德（William Braud），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赫尔默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罗素·塔尔格（Russell Targ），以及其他研究者，他们的研究都证实了，即使人们不在同一个房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人们对偶然事件发生器（REGs）已经进行了为期数年的研究，显示了集体思想和意念对无生命机器的区别性影响。《思维困境》（Entangled Minds）的作者迪安·瑞丁博士和他的同事一起，利用这些黑色的小盒子来观察是否真实地存在着一些被称为意念的集体能量。一些设备，如可携带的REG被用在实验室中进行“不确定量子干扰”实验。这些设备使用随机的顺序，而其在作用上是相同的。在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现象研究的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普林斯顿工程异常研究实验室对REG的主要研究，是利用REG和RNG机器来测试量子水平现象制造的“广谱的电伏波动”。以白噪音开始，然后在1000赫兹的范围中断，跟数据采样率同步或者较低。

这些机器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超过60个主站的网络的一部分。它们都是PEAR实验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获取信息。这些数据以一个具有高度压力的事件，如辛普森案、911袭击事件和戴安娜王妃之死期间REG的读出产生的有形波动为形式。通过检验在这些事件期间集体悲痛产生的波动，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意识和意念在物质世界里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联系之中，并且我们是在一个统一的场里作为一个整体对事件做出反应。这些实验是一个更广的研究组织的一部分，被称之为国际意识研究实验室。它由超过75位来自意识研究和科学研究领域的科学家组成。他们的目标是“拓展科学理解的范围，并通过恢复精神遗产增强科学基础。”

REG实验的确显示出了集体思维能在黑盒子的读出上留下印记，强烈地指出了存在着一个网格，并且我们都在其中移动并存在于其中。这些REG设备记录下了有计划的事件，如千年虫；和完全无计划的事件，如恐怖袭击。每一种情况下，广大人类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并且是可证明的。瑞丁博士甚至还提出REG波动，ESP和心灵感应都是量子缠结的

产物，连接了所有时间内的事物。并且在纠缠的部分之间产生出了“我打拳，其他人后退”的反应。而我们都是纠缠其中的部分。这种纠缠可能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或者两百万人之间。这都不重要，因为其法则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情绪和思维具有某种能量，并且，根据传统科学原则，这种能量是可记录的和可转移的。我们拥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能量，而这个网格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给共享经验提供了入口。共享经验可以是任何事情，从奥运会期间世界性的兴奋到中世纪大规模的情绪爆发，甚至是看见UFO产生的波都能吸引整座城市。

看见UFO通常发生在一个家庭中或者团队中，同样地，一起探寻“鬼魂”的人也会经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噪声和幻像。对于孩子，这种暗示是很常见的。我们不想被孤立，所以我们一起行进一起相处。或者有一个纯粹的行为学基础，又或许是我们都处于一个网格中，当一个人有某种经历，一些在他附近的人也一定会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

查尔斯·塔特的早期实验表明，人们之间有着移情作用，彼此能够感觉到对方的疼痛，如当一个人遭受电击时。威廉·布劳德的研究指出，人们对远程交流和关心的反应的证据。普通人能够在远处从精神上 and 身体上影响他人。其中最成功的实验就是甘兹非尔德实验法（超感官知觉全域试验），它消除了所有的感知。好像还没有真正的科学研究来支持这一概念，然而在科学和超自然的领域继续进行着相似的研究。

另外还有在墨西哥进行的研究表明，当两个在不同房间里的人感知彼此的存在时，他们的脑波会产生同步。脑电图测量了逐渐增长的同步性，通常发生在深度冥想期间。根据琳恩·麦塔格特在其著作《疗愈场》中所说的，这些实验表明了通常的“分离”边界是相交叉、相统一的，“两个人中每一个人的大脑会较少地跟自己的信息产生调整，而是更加倾向于接收别人的信息。实际上，他们是接收了来自于零点网格的别人的信息，就好像是接收自己的信息一样。

如果说这不是对ESP、千里眼或者超感视的描述，那么它是什么？

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同步的频宽，这个观点使得拉兹洛得出了“扩大了频宽或许能够解释，在人们经历过去生活的回溯（regression）治疗时，能够记得过去的生活，并且能够说出许多令人疑惑的详细细节……”此外，一个脑波跟其它的脑波产生共振，或者跟一个更高维度的网格里能够让人得到过去的、未来的和现在的信息振动产生共振。并且这个信息是无限的。但是我们，或者说我们的意识只选择了一些日常

基础上的信息，通常是为了生存和基本需要的信息。

但是仍有大量的“其它”信息存在着……

你是否曾有这样的怀疑，就是你的宠物能够知道你在想什么？拉里经常感觉到他的宠物嘟嘟就能够这样。我很欣慰地发现，不只是我的宠物拥有这种超能力。《狗狗们知道它们的主人在回家的路上》（*Dogs That Know When Their Owners Are Coming Home*）一书的作者鲁伯特·谢尔德拉克（Rupert Sheldrake），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了宠物存在着三种可能的超能力：

1.心灵感应——是一种宠物和主人之间建立的联系，通常表现在宠物们“知道”它们的主人在回家的路上了。

2.方向感——这种惊人的能力能够说明宠物们能够长途跋涉去一个指定的地方，或者是跟随它们的主人很长的距离。

3.预感——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宠物们能够知道将要发生的地质灾害，如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

谢尔德拉克的宠物的超能力研究，使得他进行了关于形式场（*morphic fields*）和形式共振（*morphic resonance*）理论的研究（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曾讨论过），它是场中信息移动的方式。“这个形式场将现在的一切和通过记忆支撑的过去的一切联系在了一起。”拿拥有超能力的宠物来举例，他说存在着一个社会群体的场，这些狗狗们能够适应这个场。形式场还包含了很多吸引物质，能够将有机体朝着未来的状态发展。回家是它们的目标，是它们的意图，并且狗狗们不知通过什么方法获取了这些场中信息的改变，从而能够得知它们的主人正在回家的路上。还记得之前说到的，两个人虽然不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他们的脑波仍然能够产生一致？这或许就是一个人类的形式场的例子。脑电图显示出来的脑波同步，正如形式共振，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感觉”到彼此的存在。这个场通过感知经历、感觉和能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再一次，我们虽然不能看到这些场或者充分证明其存在，但是我们的确可以通过感觉到超过我们五感之外的事物，或者是经历一次不符合正常物理法则的事件，从而看到来自场的结果。我们几乎能够确定，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大脑通过挟带接收到一个新的概念或者感知前，我们是不会感知到任何信息的！

超自然现象的问题是具有不协调性，并通常是飘忽不定的，除非使用了完全正确的奇异本质，并通过它而显示出来。我们称之为潜在的超自然现象，可能是由于人类意识的影响，抑或是由外部的物理显示因素所影响。还可能是两者兼具……作为这个领域的一名超自然现象研究员，拉里自己就能够证实，他的团队在数以百计的地方花费了无数小时进行过研究，但都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如果“鬼魂”自己不想出现，就绝对不会出现。而当它想出现时，我们就能够感知到一些“警告”。这真是诡异的物理学！

如果超自然事件不能按照人们的意念再次显现，科学界一般就会将其丢弃。然而它却明显地存在着，如果不是全世界数百万人拥有这样的经历，至少也有成百上千的人曾经历过这样的超自然事件，只是因为它们不是一种能够证明“鬼魂”、外星人和灵魂存在的实证证据。但这肯定不能使大量的人所看到的和所经历的事件失效，人类历史上，不断地有人坚持他们是正确的。而问题仍然存在——究竟这些超自然现象有多少物理依据？究竟这些是不是基于我们的意识和想象？无论如何，这些东西是真的，它来自于某个地方。直到我们能够确定这些现象所遵循的法则之前，我们都不可能有着实质性的进展。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网格里的法则或许跟我们的宇宙中的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忘了，网格中还包含着每一个其它的无限的维度、领域、宇宙中的法则。另外，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法则可能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我们甚至都不能想象出其它平行宇宙中的物理法则。或许这些法则十分奇异，以至于我们都把它当成是纯粹的魔法。或许其它维度的法则跟我们的一样，只不过他们学会了怎样进行能量转移，并使其在不同层面的宇宙中运动。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工作方法，对我们来说完全就像是“外星人”——这并非故意的双关。

唯当产生一致时，当同步发生时，当频率被锁定在了特定的相位和共振时，这个门才短暂地打开一会儿，那时，只有那时，我们的大脑才能产生神经连接，并看见网格中的“鬼魂”站在我们的面前。

第十一章 在网格中漫游：振动、意识和零点网格

由于无处不在的、相互联系着的“共振”的扩展，量子理论的法则可以应用到所有的物质之上，而不仅仅是亚原子物质。这意味着所有的自然本质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像波一样、像场一样，或者像精神一样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性质并没有完全被理解。

——埃德加·米切尔（Edgar Mitchell），

《探索者之路》（The Way of the Explorer）

无振动，不成其物。

——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

波、精神、场。将这些交给一位像埃德加·米切尔那样杰出的人，用他的一句话来总结这整本书。波。精神。场。振动。意识。网格。这就是本质。而在这个本质之内，共振就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将这三个“本质”的本质连成了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这个整体形成了所有的现实，包括这个洋葱的每一层，从外面的第一层表皮到坚实且辛辣的中心。

想象一下，有一辆闪亮的新车，而你就是它骄傲的新主人。（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油价已经被人为地抬高。如果我们不将其想象成一辆高效能的节能混合动力车的话，那么就太不识时务了。）现在，想象这辆漂亮的小型载人工具代表着我们的身体，我们振动着的生命。如果有车不开的话就太没意思了。好吧，要开车首先需要燃料。驱动汽车的燃料就是我们的意识，能够把我们带到某一个方向。现在我们有一辆加满油的交通工具（或者是充满电的，如果是混合动力车的话），几乎随时可以开始我们的旅程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决定该往哪里走……以及怎样才能到达那里。我们要走的公路就是这个网格，它能将我们带到任何地方，只要有足够的燃料，知道我们想去哪里，并且这辆车保持良好的状态，这辆车的每一个部件都处在极佳的状态，这样就可以载我们到想去的目的地了……正如我们自身的振动频率必须和我们的意识同步一

样，因而也必须跟召唤我们的公路产生同步。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合著者玛丽深深地被史蒂芬·金的小说《卡拉之狼》（*Wolves of the Calla*）所吸引。看了这套一部比一部内容丰富，并且连载了七部的史诗作品的人，你可以回想起来在振动、意识和可以称之为零点网格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是否会想起这个神秘的、将罗兰（*Roland*）和他的团队传送到了一个平行世界中去的管钟？每当这些美丽的、令人敬畏的管钟响起时，枪手们的身体和精神也随之产生共振，然后就会“猛冲”并进入到另外一个维度的平行世界里。管钟的共振振动让他们能够改变意识，并在网格里的不同现实层面来来去去。

是的，这只是幻想小说的一部分，并且有一点令人惊讶和恐惧。但是通过小说和电影能够很容易地让我们接受这些概念。实际上，我们注意到过去的幻想小说家和科幻小说家作品里的预言在今天很多都成为了事实。比如威尔斯（*H.G.Wells*）和凡尔纳（*Jules Verne*），更别提仿生学皇后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了！

科学界其实早就已经知道这些现象，但是很少选择去寻找能够证明共振作用的确凿证据。当拉里和玛丽，你们杰出的作者，首先通过电子邮件取得联系后，就知道我们需要一起做点什么。尽管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州，相隔1700英里，我们仍然能够产生“共振”。我们一起写作了这样一本书。现在，我俩都可以被带进实验室，并被安置在机器上，证明我们之间共振的存在，即我们是合著者和好搭档。我们的确知道共振的作用，而这本书也正是其证据和声明。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通过五感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并注意到一个更加微妙的真理，即指明是共振的力量创造了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生活”。就拿人类的语言来说吧，它们经常将最伟大的真理用成语或者格言表述出来，有时候比最严格的科学实验更能“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我跟她产生了共振”，“那个地方给了我不好的振动”，“我们在同一频率上”，“从我的波长上滚下来”，以及我们最喜欢的一句“伟大的精神往往一样”。这些简单的格言表达了一个固有的认识，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在振动着，而我们周围的一切也在振动着。通常地，我们不能用数学、物理学和科学来表述，但我们能够用语言来将其表述。

为了弄明白网格中有什么在行走着，我们通常求助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经历围绕在我们四周。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人给我们领头，但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网格中行走。



玛丽的故事：

“很多年以前，当我住在加利福尼亚伯班克(Burbank)时，和《萨满之路》(The Way of the Shaman)的作者迈克尔·哈内(Michael Harner)以及他的同事一起，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特别的萨满集训课程。我一直都对土著信仰很感兴趣，也喜欢以萨满教的方式,使用声音去尝试进入到其它层面的现实里。我觉得这比抽或者吸某些迷幻药要安全得多！我连烟罐都没有抽过，我只是不希望自己变得不受控制.....而我知道，那是这三天的课程中我将要做的事情之一。

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孩子，我对事物通常持怀疑态度，然而也具有开放的思想，我参加这个训练其实是带着很多看法的。我在这之前做过冥想，但是收效甚微，我顺从我的分析性思维，它占据了我思维的主导地位。但是我的思想还是较开放的，善于接受新的事物，是我的妈妈教会了我这样做！

第一天的进展，我们用随身带着的摇铃，和工作人员提供的鼓一起发出声音，并用它们的声音结束了我们的首次“旅行”。迈克尔在咏唱着，我们都学会了一首歌：“我围绕着，我围绕着，我围绕着地球的边界.....”这是我唯一能记得的歌词，想法大概是感觉自己是一只鹰，用鹰的眼睛去看，并像鹰一样飞翔。我按照所要求的做了，绕圈走、摇铃、唱歌，觉得有一点愚蠢，直到，某些事情发生。

我开始感觉自己像是在翱翔，看到了一片陌生而美丽的风景，这种感觉非常美妙，并且持续了整个仪式。我记得那晚回家后我还唱着那首歌，并觉得很嗨。我离开了自己的那一层现实，但我也觉得没办法向任何人证明它真的发生过。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专心寻找自己的图腾动物，帮助其他人寻找他们的图腾动物，并跟这些动物取得联系。当时我被告知不能泄露我的图腾（我现在能说了，它是一只熊），实际上，我当时已经违反了这个要求，我把它告诉了我的旅行伙伴。我一直都以为我的图腾动物是一匹狼，但它不是。再一次地，我的怀疑主义和判断性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感觉第二天很无趣.....直到我和我的搭档要为彼此做一次灵魂恢复(soul-retrieval)。我都不记得我搭档的名字了，我们在摇铃声和鼓声的作用下开始了灵魂恢复，感觉像是从一条黑暗的隧道走向了一个充

满萨满智慧的世界（其有三个层次：上层，中层，下层），这次练习非常有趣。在练习末尾，当我的搭档让我将这种灵气吸入身体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像一只熊。

那天晚上，我们再次咏唱和打鼓，并开始领会我们图腾的特质。一开始，我看着周围的人大阔步地走，或是像鸟一般在地上飞翔，或是猛扑着绕着圈走。我再次觉得自己很傻，但是随着铃声、鼓声和歌唱声越来越大，突然间，我站起身子，像熊一样嚎叫了起来！再一次地，伴着这些声音的作用，我当时的意识状态传送到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我是一只熊，而不是人类。这种感觉难以置信地强烈，我绕着圈，跺脚猛扑，并对着想象中的敌人嚎叫，挥击。我的精神好像不在我的身体里了。至少不在我人类的身体里了。回到家，我还在唱着歌，并对着我看见的所有东西发出温柔的嚎叫声。

最后一晚有更多的项目，这个时候，我已经真的相信声音的力量了。特别是有节奏的声音，依靠它产生出一个身体内外的振动，有助于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改变了的意识状态中。我虽然仍喜欢狼，但现在，每当我因为软弱而害怕时，我都会想起那些铃声，它提醒着我，我是一只熊，一只巨大的、强壮的、凶猛的熊。



对声音和其它方法，比如光的使用，产生的振动频率已经被证明能够改变身体、精神和心灵。实际上，我，拉里，在写本书这部分的时候，一直沉浸在蓝谱光治疗装置（GoLite M2）发出的柔和的光里。这个小巧的仪器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它帮助我治疗我的季节性情感障碍（SAD），它是在黑暗的、寒冷的阿肯色的冬季患上的（玛丽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她才不会得这个病呐）。此外，它发出的仅仅持续15分钟的光还能够提升我的精神能量水平，还能增强耐力！在这些关于声音和光的、个人的如轶事般的经历之外，我们还在之前的章节探索了这一切的原因。无论如何，在人们亲身在这个网格中行走，在波中、精神中、场中运动之前，这些对他们来说只是模糊的概念。那些经常祷告或者冥想的人，通过咏唱、鼓声和念语，甚至集中精神，将精神提升到一个敬畏、平静、接受的意识之中，从而能够在这个网格中行走。

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比如能将我们带进其它的感知领域中去，能够改变精神的药物、机器或者鼓、摇铃等方法，我们都有方法能够进到其中。在这个网格中，正如它只是现实的不同显示层面，意识也有着不

同的层面。一旦我们的意识振动频率跟我们想要进入层面的频率达到了平衡或者“锁相”（phase-locked），我们就能“在不同世界的面纱间滑动”，经历一次神秘的、抽象的超自然。

如果你想要体验在这个网格中行走的感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到你附近区域的迷宫。这些复杂的、迷宫样的构造提供了一个单一前往中心的路径，比大多数迷宫都要容易辨识方向。迷宫可以回溯到希腊神话时期，是代达罗斯（Daedalus）为米诺斯王（King Minos）在克里特岛（Crete）的克诺索斯王宫（Kossos）建造的，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时代的迷宫。这个迷宫是为了围住弥诺陶洛斯（Minotaur）而建造的，他是一个牛头人身的牛头怪。这个迷宫起初是为了消极的原因而建，但是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个迷宫里都会得到一种积极的感受，通常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内心的平静感。今天人们看到的迷宫大多是圆环形的，或者是方形的。

圆环形的迷宫大多数与现在的超自然活动有关。甚至在新思想运动时期教堂的地下室里，出席者们在仪式开始和结束之后也要在这种圆环形的迷宫中行走。圆环的迷宫年代很久远，这一经典的迷宫形状大多数都是中世纪时期出现的。



玛丽的故事：

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宗教科学教堂的地下室里，第一次走了迷宫。它在一个点着蜡烛，放着柔和音乐的安静房间里，被画在地面上。这个迷宫唤起了一种精神存在甚至神圣的感觉。我在缓慢移动第一步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还试着不看迷宫里另外几个点三个人的眼睛。一开始，我担心他们的出现会干扰我的体验。后来，我感觉无所畏惧。

一旦你开始沿着路径行走，慢慢地且专注地，你就会改变。突然间，你感觉屋子里只有你一个人，你的精神平静下来。声音停止。清除杂念。然后，你进入这个迷宫的中心，你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一种深切的平静状态。我在这个中心站了几分钟，感受着这种绝妙的体验。然后为了他人能够继续前进，我沿着路径走出去。

一旦你走出去了，离那个“神圣的中心”越来越远，你会感觉自己恢复到正常状态，即跟平常一样正常的意识状态。离开这个迷宫之后，你感觉到精神得到了恢复。这真的是一种行走冥想法。

我在几个月前还走了另外一个迷宫，在山顶上的探索天堂修养所（Questhaven Retreat）里，它是隐藏在森林里的一个神秘的基督教休养所，位于北部圣迭戈郡乡村地区的圣马科斯（San Marcos）。这是一个露天的迷宫，是由小的白色鹅卵石组成的。踩上去嘎嘎作响的小石子，和美丽的山顶景色，真的产生出了一种神秘的体验。在这个中心，我感觉到了一种扩张的可以称之为“销魂”的感觉，此外，随着我走回起点处，我感觉到我的脑波改变了，我的意识进入到了比平常更低的一种状态。我强烈推荐大家来走一走。它真是一个极好的、能够体验不同意识和现实层面的方式，并且不用脱离地表。毕竟，我们脚下的土地也是神圣的。



或许这能够帮助我们以一种更形而上的方式来看待网格，因为没有这种精神连接的话，网格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有点遥不可及。

网格就像是一个现实的矩阵，我们在其中生活、运动。而其他生命体在他们的矩阵中也是如此。我们一次只能待在这个众所周知的洋葱的一层里，有时候我们也会一瞥其它的层面。但是我们很少能够持续地待在那儿。然而，我们仍知道那些不同的层面是真实存在着的。我们的灵魂和意识都这样告诉我们。而当它们在意识中成长、扩张时，我们甚至能够得到更多的网格内部的体验。



图11-1 位于加利福尼亚圣马科斯探索天堂山的白色鹅卵石迷宫。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因此，如果说现实，或者网格自身（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的现实）与意识的进化有关，那么，现实就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改变、成长和扩张进程。没有恒定不变的真理。一切都是不固定的，不停变化着的。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可能性解释，但它们的基础（因为观察者仅仅通过观测为依据而产生出不同的结果）都是相似的。其中一个假说是由德克萨斯大学的乔治·苏达珊（George Sudarshan）和白蒂安·米斯拉（Baidyanaith Misra）设想出来的，即量子芝诺效应（Quantum Zeno effect）。这一效应是说，如果连续观测一个不稳定粒子，这个粒子将永远不会衰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量子物理学教授亨利·史戴

普（Henry Stapp）在2007年的书《有意识的宇宙：量子力学和参与的观察者》（Mindful Universe : Quantum Mechanics and the Participating Observer）中，认为量子芝诺效应是精神支撑处于注意力集中状态中大脑重叠的主要方法。他进一步说道，这个现象是意志力引起变化的主要方法。它可能是精神身体二分法的解决办法。还记得那句古老的格言吗，“一个被盯着的水壶总也不开？”这种观察的概念是基于一个自助的增权场中的、不断增加的共振运动。

最终，如果一个概念对具有人类体验的我们来说没有价值，我们就不能充分使用它。它可能是一个能够驱动科学法则的概念，也可能产生出关于进化的或者宇宙的创造性力量。但如果我们不使用它，就会失去它。共振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价值，它能够塑造和引导我们的独立现实。这不是科学，而是一个新的基于振动的心理学，这一振动能够提升意识，使其与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生命的本质——网格相匹配。

你是否开始产生出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大多数我们所感知到的和我们所显示出来的，或许都是我们内部状态的结构。如果说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过去的岁月，你显然一直生活在洞穴中。如浪潮般袭来的书本、电影和电视节目，更别提一系列的学术演讲、网站，或者是你能想到的其它任何媒体，它们都在专注于“引力法则”。这个法则的核心正是对共振的基础性使用，从而使意图和思想一致。专注意图的目标就是将现实塑造成存在，让目标显示出来，促使事物产生。是振动波通过“暴风雨”使整个世界运转。

当这本书出版发行的时候，毫无疑问的是，将会有很多在日常生活使用这个“吸引者要素”的新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这当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已经在宗教传统中出现很久了，“你应该接受你心中所相信的。”在更近代的流行文化中，出现了一些书如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的《通过思考你就能成为富翁》（Think And Grow Rich），前面提到过的朗达·布莱恩的热门畅销书《秘密》。人们集中于对共振、振动和意识的使用，想要通过它得到生活的体验。流行电影和随后发行的书《你到底知道多少！？》（What The Bleep Do We Know!?!）让人们重新开始探索，我们的精神拥有何种创造力。

如果说零点网格是一切物质、形式、思想和行动的容器，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寻找生命本源的必去之处：思想成为实物。灵感成为发明。所有物质的东西都起源于思想——甚至连生命本身也是如此。连生小孩儿都必须要先想做爱！量子物理学的引力法则是建立在各个因素的

连接之上的。当两个粒子“相遇”时，它们会产生瞬时的接触，不管它们相隔多远。但是它也来自于能够阐明一切的振动和粒子二元性，而处在一种重叠的状态下。直到我们通过观察行为将这个振动作用瓦解，使得某些事物变成“真的”、稳定的。

因为所有的事物都在一种重叠的状态下，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是我们的意识将振动的作用瓦解。我们的思想则以某种方式推动着意识，它取决于我们意图的振动本质。如果我们有强大的、积极的意图，想要寻找我们的车钥匙，这个意图的共振就会促使我们将振动作用瓦解掉，并低头朝地上看，就会发现它藏在沙发底下。好吧.....这有点过分简单化。但想想威廉姆·提勒（William Tiller）所说的：“我们所操控的全息甲板，它具有灵活性，你能想象出来的任何东西它都可以为你创造出来。你的意图能使所想的事物物质化，只要你足够清醒并学会了怎样使用你的意图，你就会学会控制意图。”

或者是如阿米提·高斯瓦米（Amit Goswami）博士所说的：“在这种新观点里，数学能够给我们一些见解；它给我们一个可能性，即所有的运动都可以呈现。但是它不能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体验，即我们能够在自己意识里体验到。我选择那样的体验，从而就能毫不夸张地创造自己的现实。”

让我们来看看人们关于使用共振的方法来集中思想、改变振动速率、使意图显示这个主题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有趣的是，这些观点很多都来自科学领域。

◆ “很多人都不明白思想是一种频率。我们能够测量思想。”——约翰·阿斯拉夫（John Assaraf），《秘密》（The Secret）

◆ “存在着一个产生出一切的思想物，它的最初状态就是渗透、扩散、填充宇宙之间的空隙。”——W.D.沃特斯（W.D.Wattles）

◆ “精神的振动力量是最强的，并且是现在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查尔斯·哈内尔（Charles Haanel），《万能钥匙》（The Master Key）

◆ “量子物理学已经指出这一发现，那就是在你的思想进入宇宙以前，你不能真正拥有一个宇宙，正是思想塑造了所感知的事物。”——弗雷德·艾兰·沃夫博士（Dr.Fred Alan Wolf），量子物理学家和作家。

◆ “每个人都是被一个思想氛围环绕着……通过这种能量我们既可以吸引又可以排斥。我们所吸引的正是我们头脑中所想的。”——恩斯特·福尔摩斯（Ernest Holmes），《头脑科学》（Science of Mind）作者。

◆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反光镜，反映给人的就是他自己的脸。”——威廉·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 “量子机械论和量子宇宙学论都证实了它，即我们的宇宙实质上产生于思维，我们周围所有的物质都只是思维的沉淀。”——约翰·海格林博士（Dr. John Hagelin）。

◆ “人类即思维。人类拥有普遍的智力，人类通过‘材料飞机’将自己表达出来，它建造自己的居所，思维就是其建造者。”——E.H.安德森（E.H. Anderson），精神科学家。

◆ “我相信现实是一个巨大的想象构造的一部分，我并不是以一个物理学家的身份这样说或者完全意识到在那一学科前沿正发生着什么，但是我认为我们拥有一种能力，即使用十分原始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世界。——生物学家，莱尔·华特森（Lyll Watson），《超自然》（Supernature）一书的作者。

◆ “物质是母亲，是接受原理（阴）；形式是父亲，是主动原理（阳）。所有这些原理都是意识不同的表达方式，而意识本身则超越了差别。”——贝德·格林菲斯神父（Father Bede Griffiths），圣本笃修会修士。

◆ “宇宙中充满了巨大的、活跃的如蜘蛛网般密布的能量交换，它拥有一个基本的基础结构，包含所有可能的物质和形式。自然不是盲目的、机械的，而是一个开放的、有智慧的、有目标的、能够利用信息的聚合性学习和反馈程序，并反复地将其提供给所有的有机体和环境。它们统一的物理过程，不是一个幸运的错误，而是每时每刻，被编译和传输出来的信息。——琳恩·麦塔格特，《疗愈场：探索意识和宇宙的共振能量场》。

◆ “人类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然而在宗教中却只是一个孩子，当一个人达到一种高远的灵性状态，他就能理解，天堂王国实际就在他心里。”——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

◆ “人类寻找天堂的第一步，应该就是达到一种安静的、稳定的精神状态。然后这种来自天堂的影响就会倾注进去，对人进行重塑，通过它来拯救人类。”——怀特·伊格尔（White Eagle）。

◆ “我可以给你通往天堂之国的钥匙，你在地球上拥有的一切，也应该带往天堂；你在地球上放开的一切，也应该在天堂里放开。”——《马太福音》（Matthew）16：19，《詹姆士王圣经》（King James Bible）。

◆ “自然法则就是我们自己的法则，如果我们跟太阳不一样，那么我们就不会感知到太阳。”——罗兰·菲斯切（Roland Fischer）。

来自各种不同来源的这些引文，都指出了一点，那就是现实是建立在思维、振动、意识之上的，并且在这个场或者“王国”中所有的相互作用都是具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不管是使用思维来协调具有意图性的物体振动，还是作为观察者来使振动作用瓦解，所有的三个元素都是使现实变成存在的基础。振动是具有创造力的共振频率，意识是这种振动力量的工作方法，而零点网格就是创造一切可能性的水池。

分析心理学之父卡尔·荣格（Carl Jung），他也相信诺斯替教创造神话的宇宙进化论，即存在着一个产生出所有现实的基态本源。佩雷若玛（Pleroma）既是虚无也是一切。永恒地、无限地没有特质，又拥有一切特质。跟零点网格类似，佩雷若玛既是空的又是满的。其中充满了被宇宙包裹的无形状态的物质。这个宇宙又是产生出秩序、生灵的世界。荣格的宇宙论是思维和物质，包括了从这个二元领域中产生出的世界的生命力。佩雷若玛中，既是空的也是满的，里面没有区别。既是所有又是一无所有。全有全无。充满了多种双重性，光明和黑暗，空虚和满溢，正义与邪恶，唯一和许多，在其表面领域出现，在现实中显现，都是从感知这一简单行为产生出来的。

古代的宇宙观中，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都是彼此的反映。“如上而下”则道出了更多。它也发生在亚原子世界一个大范围的反映中，甚至是在我们自己的意识里。就好像我们是无限之神身体里的细胞。或者说一个巨大机器里的独立部件。网格将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可以进入到里面存在的可能性之中。但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使意识的频率和网格的振动频率产生一致的重要性。我们能够通过如创造般容易的毁灭来做到这点。通过自由意志，给了我们单一的选择。如果没有这种选择，我们就会迷失在不和谐和混乱当中，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不正确。

或许当耶稣告诫他的追随者们“施于人”时，他也在想着共振，怎样将我们的能量传播给别人，然后将这种能量反射回来。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我们所施予的。《量子学的成就：令人震惊的关于健康和幸福的科学》（Quantum Success: The Astounding Science of Wealth and Happiness）一书的作者桑德拉·安·泰勒（Sandra Ann Taylor）谈到了我们人类的发出和接收的共振能量：“宇宙中充满着具有生命力的能量：一切都依赖它而存在，你看到的一切和很大部分没有看到的都充满了波和振动。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你都在持续地发出和接收能量，你一直都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振动的汇流中。”

我们通常只希望发出这样的能量，即一种能够带回给我们真正想要的体验的能量。我们最不希望发出的负面的能量，就是会返还给我们更多的负面能量的能量，这种能量通常是通过“夜间的邮件”传递！你将永远不会停止接收那些你不想要的能量，除非调整你的频率，改变你的思维，并将你的频率调整成你想要的事物那样。这就是关于个人能量和自我增长运动最好教学方法的核心。

我们不停地发出共振频率，这种频率能够返还给我们跟我们发出的频率一样的能量。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说，正是我们发出的能量的顶点。它发生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甚至更早之前。我们是我们自己命运的发生器。

我们的振动和我们的意识，它们之间的联系创造出了我们想要从网格中显示出来的：信仰、思想、物体。我们发出的能量产生出了与之相应的事物。还记得那句古老的、儿童做游戏时的歌谣吗？“我是橡胶，你是胶水，无论你说的什么都会从我身上弹下来，粘在你的身上。”即便是小孩，也明白这个道理。

共振是一种相匹配的振动，一种同步的频率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引力，能够产生出或者显示出之前并不存在的事物。无论是一种不同状态的意识，或者是“鬼魂”或者实体从某个地方冒出来，又或者是千里眼感受到了未来的某个事件，总之，之前不存在的事物的确在这个网格里存在了。共振是寻找它们的钥匙，是能够让它们幻化成真实的秘诀。

语言拥有能量。话语和声音通过它们的频率，就能拥有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当事物的频率“同步”，生活就会很精彩。而当事物混乱、不连贯、不协调，像“白噪音”一般，那么就会一点也不开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诸事不顺的时候，怪罪到“水星逆行”上。然而事

实上水星只是一个可怜的小星星，而我们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罪到它头上。

相比较而言，我们也有生活过得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成功地完成了某事。每件事情似乎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我们觉得自己像是麦得斯王（King Midas），我们碰到的每一件事物都变成了金子。我们所经历的就如同沙滩男孩（the Beach Boys）唱的那首歌一样：

我感觉到了美妙的振动

她令我血脉喷张

我感觉到了极好的振动

她让我激动无比

然而，只有一个问题，除非这首沙滩男孩唱的歌跟你在一个振动层面上发生共振，否则这些沙滩“小兔”的歌唱一定会匆匆离开，跑去振动别人的频率了！

共振在自然界和科学界中，在力学中和音乐领域中，在电子技术和医学领域中都可以产生作用。但是，除非我们理解它也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否则它对于我们来说，仍只是模糊的概念。当提到，为什么我们不是生活在我们梦想的生活里，共振或许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所有的一切都始于我们的思维，是思维产生了我们的行动，而行动又转而以一种能量形式进入到世界中，它反过来又送回同样的思维和行动，尽管它是来自于其他人的双手。而受害者理论则可以说是我们跟现实毫无关联：事情直接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先发制人。我们自己并不是我们所经历的幸福和痛苦的一部分。

我们只是对世界传递给我们的做出反应，就好像我们手中没有自己的牌，或者不能自己选择出哪张牌。共振告诉我们不仅能够选择我们手中的牌（即使是在玩扑克你也能抓一张新牌啊），还可以决定出哪一张牌。这都可以归结到我们能量的层次——意识、身体、情感、精神上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喜欢自己发出的“电波”，我们可以完全改变其形式。如果我们“广播”的声音不够大，我们可以改变其频率。我们并不是受害者。我们有自己的“广播站”，能够掌握我们所播出的内容。我们是节目主持人，可以决定是播放乡村音乐、老歌金曲还是高科技舞曲

（techno-pop）。

我们由能量组成，都是由于能量的刺激。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自己的频率范围内不停地振动着。找到它们并与之同步就可以产生出新的频率和新的经历。我们还可以选择是好的频率，还是坏的频率。一切根本的现实结构和本质就是，它产生于网格中。其中让我们产生刺激的一切能让我们感到幸福快乐，让我们更加有活力。而不能对我们产生刺激的，则会让我们感到消沉、疲惫、不合拍。

土著文化和传统相信这个世界产生于他们祖先的歌唱。歌声和声音是具有创造力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颗行星，每一颗恒星和每一个人都是从歌声里显示出来的。就像土著在大地上徜徉，用声音和和声给他们看到的每一件事物起名。他们直观地理解为，是他们歌声的能量以某种方式产生了世界上的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唱出”了我们自己的世界，通过我们的振动加上我们的意识，和网格中能产生一切的东西发生相互作用。是共振将一切“粘”在了一起。有先贤比我们更先了解这一点，智者老子在《道德经》（the Tao Te Ching）里面说到了所有生命能量在空旷空间里的散布方式：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

渊呵！

始万物之宗。

锉其锐，

解其纷，

和其光，

同其尘。

湛呵！

似或存。

吾不知其谁之子也，

象帝之先。

在神秘的犹太教传统卡巴拉（Kabbalah）里我们读到：“我们不能识别所有生灵丰富的生命力，包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或者包含在无生命的物体中隐藏的生命力。所有的事物都在持续地流动着、振动着、渴望着。我们也不能估量自己内部的丰富的生命力。我们内部的世界是密封的、隐蔽的，跟某些隐藏起来的東西联系在一起。一个我们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它没有被感知到，也没有被探测到。一切都充满这丰富的能量。一切都渴望升华，渴望净化。一切都在歌唱着、颂扬着、服务着、发展着、进化着、上升着、渴望着被整理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此外，关于是什么使我们上升，是什么产生出我们存在的振动，将我们与宇宙自身的本质产生一致，在祖先的智慧当中都有所体现。将水酿成酒，依靠信念移动大山，救死扶伤，用五块面包喂饱贫苦大众。所有的宗教神话中的元素都指出了—个结论，那就是，一旦我们理解了创造奇迹的原理，就可以拥有创造奇迹的能力。在这个能力之后有一个“科学”的背景，能够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然而，我们才刚刚开始重新发现这种科学，承认这些原理。

埃及的赫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神（Hermes Trismegistus）的智慧经典，被称为《赫墨斯》（Hermes），成书于公元前3000年，被认为是深奥的、来自于神性灵感的知识，道出了阿托姆神（Atum），我们的精神和意识，以及我们所处的统一的网格之间的联系。

阿托姆无处不在。

精神不会被封闭。

因为一切都存在于精神之中。

没有什么如此快速有力。

看看你自己的经历。

想象你远在他乡，

你就会马上到达！

一想到海洋，你就会立刻出现在那里。

你虽没有跟随事物移动，

但你仍在旅行的路上。

飞向天堂吧——

你不需要翅膀！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

哪怕是太阳的灼热，

或者是旋转的行星。

继续，飞到世界的边陲。

你是否想要逃脱

越过宇宙的边缘？

为了你的精神，那是可能的。

你能感觉到你拥有的力量吗？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切，

那么你的创造者又是谁？

试着理解阿托姆就是精神。

这就是他怎样承载宇宙。

所有的事物都是思维

创造者作如此想。

——选自《赫莫斯：失落的法老智慧》（The Hermetica: The Lost

Wisdom of the Pharaohs），蒂莫西·弗雷克（Timothy Freke）、皮特·甘迪（Peter Gandy）。

另外还有来自印度文化的《薄伽梵歌》（Bhagavad-Git），它是印度文化的重要经典，成书于公元1世纪：

整个宇宙都弥漫着
我未显的形式；
所有的生灵都存于我之内；
但我却不存于它物之中。
这个地方包含着伟大的元素，
个性，理解，
未显本质，十一种感觉，
和五感之界。
超越这个未显本质
是另一个未显宇宙，
当所有的生命凋零时，
它也永恒不灭。

这些祖先们没有望远镜或者电脑，不能用他们来观察宇宙内部是怎样运转的，更别提观察宇宙外部的运转了。他们没有一种能够看清亚原子世界的机器，也没有一个数英里长的地下管道，能用来观察高速粒子对撞的结果。然而，他们却知道存在于之下之上或者事物之间的、他们能够看见和感知到的东西。并且知道无论那是一种什么东西，它都是无所不能的。的确，他们能比我们更加理解真理和现实，而我们虽拥有如此的技术和进步，却无法做到。

有时候，最伟大的旅程和最惊人的发现来自于内部深处，而不是来

自于数百万英里远的星系之外。合著者玛丽一直都很讨厌魔术。不是因为那些表演魔术的人看上去像拉斯维加斯的蜥蜴，而是无论她多么想知道，她都不能穿过幻象看透这个魔术到底是什么原理。我们都不想看见我们不能充分理解的东西，即使我们相信这个幻觉。尽管魔法看起来很真实，一个人被切成两半也还活着并能说话，或者是一块石头能够在两片玻璃之间移动。尽管这些都只是戏法，但我们还是觉得很真实，看完后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因为我们不能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做到的。

然而，还存在一个能够表演魔术的科学。如果它们不是魔术，它就永远不会起作用。并且，大卫·布莱尼和克里斯·安吉尔（David Blaine and Chris Angel，著名魔术师）都会从电视节目里消失。因此，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现实看做是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科学结果。如果说那些魔术师都能够糊弄我们，那宇宙为什么不能？现实或许是最厉害的魔术师，它藏在幻像的面纱之后，期待着那些能够找到新的能看见它的方法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某种向导看透这一幻想，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把超自然的现象，未解之谜，以及这些神秘事物看成是平常的东西（当然，那会给我们增添很多生活的乐趣！）。

现实是投射到网格上的精神、思维、意念和能量，产生出了所有的形式、物质和表现——正常的和不太正常的。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所期望看见的，当然不是每时每刻。当我们的共振频率正确时，我们就能看见我们以为永不会看见的东西，一个新的期望产生。这或许能够解释改进、新观念、新发明和新范式的产生原因。如果说现实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将永远不能创造出新的事物。如果感知完结，我们将永远不会看见闪耀着新光辉的事物、新思维，或者是突然想出一个绝妙的新认识。一切都将会是是怎样就怎样。

然而在一个更深层次的、更具直觉性的层面，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生命改变，潮起潮落，水流变幻，通常都会反应在我们的信念、思想和愿望中。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跟我们所希望的、所期待的和所要创造的产生了共振。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而是一个古老的智慧。只不过是用新的方式来描绘它，新的语言来表达它。我们振动着。我们意识清醒地感知着。我们在这个网格中行走着，且最酷的事情就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意识，增强

我们的共振，然后进入到网格中的一个新的部分，大步行走。

那么，这与你产生共振了吗？

【关于作者】

玛丽·D.琼斯的大部分时间都参与到对科学、玄学以及超自然现象的研究之中，这也使她对量子物理学特别着迷，并且写出了评价很高的畅销书：《PSI状态：为什么量子物理学的新发现和新科学可以用来解释超自然现象》（PSIence: How New Discoveries in Quantum Physics and New Science May Explain the Existence of Paranormal Phenomena）和《2013：世界末日还是新的开始？》（2013: End of Days or a New Beginning?）。玛丽和她的父亲，地球物理学家约翰·圣威诺（John Savino）一起合著了《超级火山：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灾难性事件》（Supervolcano: The Catastrophic Event That Changed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她也和拉里·弗拉克斯曼合著了一本畅销书，即《11：11，时间的暗示》（11：11—The Time Prompt Phenomenon）。

玛丽对超自然现象、自然科学以及玄学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基础。1980年到1990年，玛丽在洛杉矶（Los Angeles）和圣迭戈（San Diego）的MUFON（共同的UFO网路）里工作，担任一名实地调研员，并建立了MUFON北方县，现在她作为特殊工程主管，服务于ARPAST，即阿肯色超自然现象和异常现象研究小组。

当玛丽还是一名青少年时便已开始大量写作，那时，她主要是给全国性的杂志写影视评论，写一些短小的故事，包括在小型出版社和文艺杂志上获奖的科幻小说和推理小说。现在她已经是一名出版很多书籍的著名作家。

玛丽的第一本非小说类写实作品——《在错误的地方寻找上帝》（Looking for God in All the Wrong Places），被畅销书书评网站RebeccasReads.com评选为“2003年最佳精神 / 宗教书籍”，并且，这本书在MyShelf.com上被评为“2003年十大优秀书籍”。玛丽也在国际出版社（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 新季节（New Seasons）上与人合著过关于玄学的书籍，包括《〈圣经〉里令人着迷的100个人物》（100 Most Fascinating People in the Bible），《生活改变祷告方式》（Life Changing Prayers），《上帝对难解问题的解答》（God's Answers to Tough Questions）。她的散文、论文及小说也刊登在《心灵鸡汤之白领丽人的灵魂》（Chicken Soup for the Working Woman's Soul），《心灵鸡汤之鼓励妇女》（Chicken Soup to Inspire a Woman），《如果妇女统

治世界》(If Women Ruled the World)，《上帝允许调头》(God Allows U-Turns)，《UFO杂志》(UFO Magazine)，《透特之书》(The Book of Thoth)，《超自然现象研究杂志》(Paranormal Magazine)，《光连杂志》(Light Connection Magazine)，《交流现实》(Alternate Realities)，《联合杂志》(Unity Magazine)，《人生》(Whole Life Times)，《精神科学杂志》(Science of Mind Magazine)以及其他许多杂志上。她同时也给一些网站写流行书的书评，如BookIdeas.com和CurledUp.com。

玛丽在娱乐业有超过15年的工作经历，在华纳兄弟唱片公司(Warner Bros.Records)担当促销助理，同时也担当过电影制片助理以及各种电影和电视公司的脚本朗读。此外，她还是一名剧作家，并写出了几部全国性的音像版节目，包括获奖的儿童故事书录影节目。

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作家和研究者，玛丽出席了许多重要的会议，包括CPAK和“玛丽女王周末猎鬼”(Queen Mary Ghost Hunting Weekend)。她被邀请参加超过100次录音访谈节目，包括“跟乔治·诺瑞一起畅谈”(Coast To Coast with George Noory)、NPR、KPBS录音节目，“梦境”(Dreamland，现在玛丽是该节目的主持)，以及“莎莉·麦克琳秀”(Shirley MacLaine Show)。她也被全世界许多报章杂志和在线出版社作为专题人物采访报道。她现在和她的儿子马克思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圣马科斯。

拉里·弗拉克斯曼积极投身于超自然现象研究已超过12年，所有研究他都亲自调查实验，他将技术、科学，以及他所搜集到的资料严谨地结合在一起，对各种异常现象进行科学客观的解释。他于2007年2月创立了阿肯色州超自然现象研究小组(ARPAST)，是该组织的主席和主要研究者。在他的领导之下，ARPAST已经成为最大的且最具活力的国际性超自然现象研究组织之一，全球有超过150多个会员致力于采用最严谨的科学方法，对超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如今，ARPAST已是大西洋超自然研究协会(TAPS)中令人骄傲的一员。拉里指导的成员都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管理着价值超过25万美元的尖端仪器。拉里能够适当地利用设备和技术来进行正确的调查，这也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同时，拉里也是我们国家几个超自然现象研究群体的技术顾问。

拉里也被众多媒体采访，包括当地和地区报纸、杂志，以及网上出版物的特辑报道采访，如《异常现象》(The Anomalist)，《时代先驱报新闻》(Times Herald News)，《杰克逊维尔的爱国者》

(Jacksonville Patriot), ParaWeb, Current Affairs Herald, Unexplained Magazine, 以及 The Pine Bluff Commercial。他接受了一些当地和地区新闻电视台的采访, 如“Ozarks First”, 这是一个国际有限电视, 拉里最近参加了MudTruck电视台关于ARPAST制作的两个特殊部分, 并被邀请参加了许多录音访谈节目, 包括“和乔治·诺瑞一起畅谈”(Coast to Coast with George Noory), “The Jeff Rense Show”, “X-Zone, Radio,” “The Kevin Smith Show,” “Ghostly Talk,” “Eerie Radio,” “Crossroads Paranormal,” “Binall of America,” “Encounters Radio,” “BBS Radio,” “World of the Unexplained,” 以及“Haunted Voices.”

拉里出版了几部关于科学和超自然现象的书籍, 他也是《超自然意识》(The Paranormal Awareness Society Newsletter) 的定期专栏作家。同时, 他还是ParaExplorers.com网站的共同建立者(和玛丽·D.琼斯一起建立), 致力于探索古代和现代未解的神秘现象, 并出版了一些相关的书籍, 研发了一些相关的产品。此外, 他也是ParaTracker软件程序的开发者之一, 该软件能够用来为超自然现象调查研究提供数据。他自己的ARPAST网上研究资料库系统, 即SOCIUS, 被认为是在超自然研究领域里最全面的系统之一。他对自然领域的教育和培训热情, 也使他受邀参加很多特别的事件和研讨会, 包括穿过南方时在闹鬼的地方进行的慈善调查, 在Breckenridge Movie Theatre chain, 以及Teen Technology Night at the Nixon Library. 做的关于超自然意识的讲座。

拉里还跟玛丽合著了《11:11时间的暗示》(11:11—The Time Prompt Phenomenon)。

拉里现在还在为法律施行 / 信息技术公司 (law enforcement/information technology) 工作。他也结婚了, 生活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 (Little Rock)。

关于作者

About the Author